

426

AUG 21 1944

8

國內各報章雜誌
中華書局出版
第一種新開張號



留日同學會季刊

蘇體仁題



禮
年
八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錢稻孫先生譯釋

「櫻花國歌話」

中國留日同學會叢書第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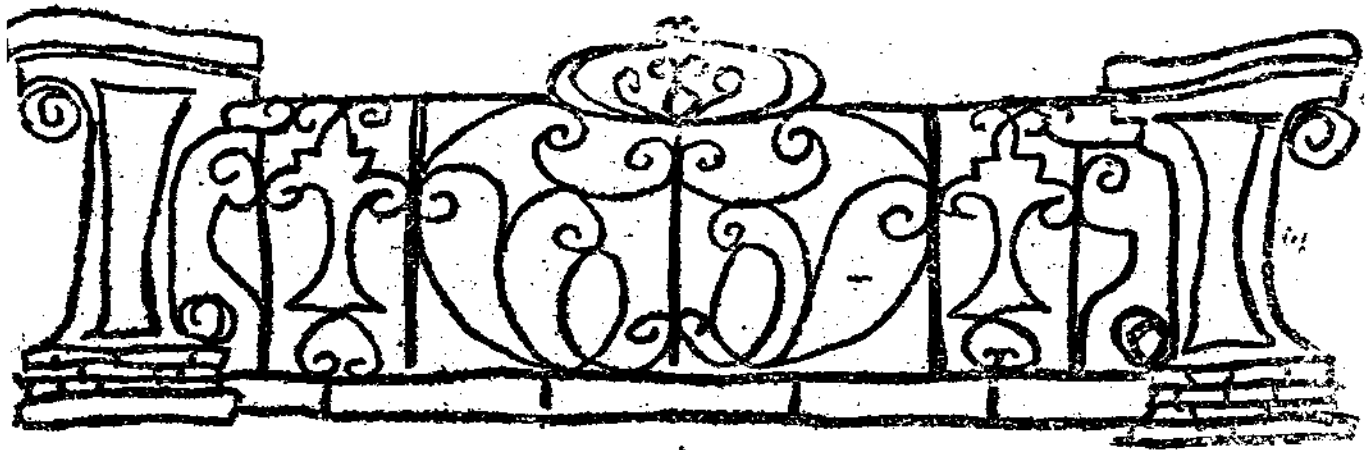
四六版一冊·價二元三角

和歌爲代表日本國民精神之文學，翻譯亦最難。本書爲日本新選「愛國百人一首」之漢譯，所收皆扶桑家弦戶誦膾炙人口之作。全書漢和對照，前有引言，後有跋語，並附作者小傳本事考據及歌詞解釋。周作人先生謂：「關於日本詩歌之鑒賞解說翻譯，爲事擇人，無過錢先生者。」又謂「此譯根據彼邦學者公選定本，古用古語，今從今體，達旨造詞，備極美善。」日本當代歌宗佐佐木信綱氏亦謂「作者小傳與詩歌批評皆極適切，蓋譯者深解和歌又洞澈日本國民精神，故能爲此佳譯。」錢先生昔年譯意大利但丁神曲，論者以爲騷體詩意逼肖原作，今則才華益老，下筆益慎，可謂擅信達雅三長，爲外國詩歌漢譯樹一楷模。

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

第三卷第二期通卷第八號





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

第三卷 第二期
通卷第八號

金 秋 史 蛻 庵 (一)

滿洲語の話 今西春秋 (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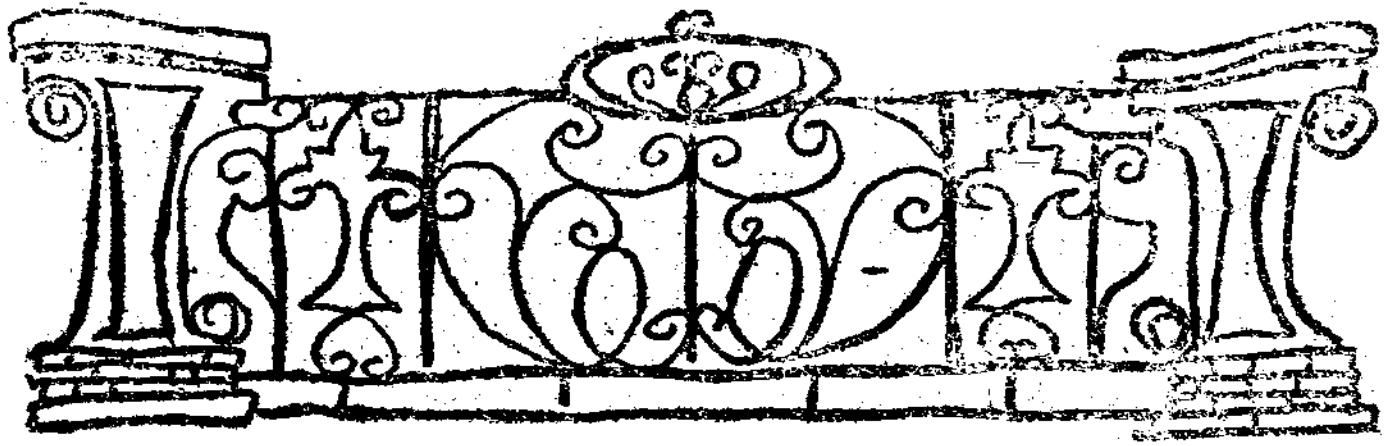
法國漢學概述 鮑 文 蔚 (四三)

共生と生物進化 理博岸谷貞治郎 (三六)

明代贖刑考 (續完) 孫 容 軒 (五九)

閑情賦讀後感 識 因 (六七)

說鴟尾——中國建築上圖騰遺痕之研究 孫 作 雲 (二五)



夏目漱石的現實唐木順三著……………尤炳圻譯(五四)

莎翁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小泉八雲著……………李忠霖譯(七二)

零在數字中間的重要性吉田洋一著……………維錚譯(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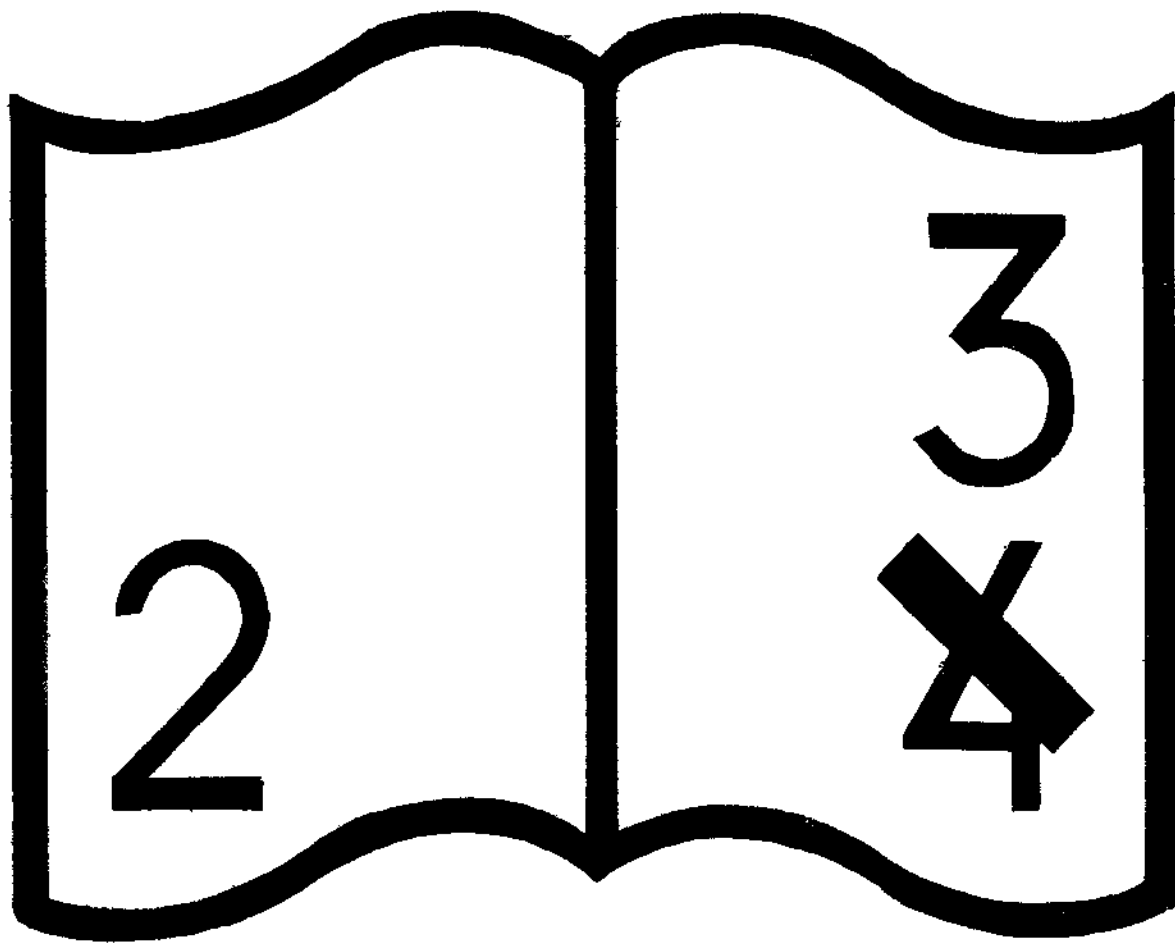
茶之書岡倉覺三著……………魏敷訓譯(八二)

土佐日記 紀貫之著……………聶長振譯註(八五)

本會會務事業進行概況……………(八九)

編輯室之話……………雲(五三)

屏繪 插圖……………末田利一教授作



应为 β_3

梁盛志先生著

「漢學東漸叢考」

中國留日同學會叢書第二種

四六版一冊·定價五元六角

梁盛志先生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多年，每有論述，中外注目。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懸賞論文氏以「日本文化之特質」一文入選，極受東國學者好評。今又出其前所譯著之論文十六篇，彙為一編，由本會出版，以饗士林。現本書已全部印竣，關心漢學東漸史者不可不入手一編也。目錄如左。

一、唐秘書監晁衡事輯

二、空海入唐求法記

三、日本最古之漢詩集

四、讀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

五、五代日僧巡禮五臺之遺物

六、宋末李竹隱海外講學考

七、元代日僧邵元在華所撰碑

八、朱舜水與日本文化

九、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譜補正

十、陳元贊評傳

十一、明季兩戴笠事蹟考

十二、隱元隆琦與日本文化

十三、山井鼎與七經孟子考文

附錄譯文三篇

一、由歸化人所見之中日關係

二、秦民族對於日本文化之貢獻

三、大日本史與中國史學

金 秋 史

說 庵

清乾嘉之際，海內經師文豪逐漸凋落，寢假而在位達官以學問文章主持風會者亦相次殞謝。後輩異軍則尙未露頭角。惟翁學士以宿齒繫朝野望，而阮太傅盛齡峻擢，隱然接武朱紀之後，而承學之士得所景附。此二者，誠有清學術上肩荷繼往開來之責者也。金秋史爲箕封俊流，瞻儀上國。適與二公馨欬相接，而備致傾倒。乾嘉絕學由此而東。不特爲勝緣嘉話，抑亦近世學術史上之重要資料也。前朝鮮京城帝國大學教授藤塚鄰氏紀載此事至爲詳盡。茲述其梗概以見文化交流之蹟焉。

(1)

金秋史名正喜，於正宗十年（丙午）六月三日生於忠清南道禮山郡新岩面龍山月宮。曾祖漢蓋字幼輔，尙英祖弟二女和順翁主，封月城尉。持身恭謹嚴正，不異寒士。和順翁主亦性仁孝淑貞，漢蓋卒，竟以身殉。英祖嘉其貞烈，特親書旌閭爲樹碑石。無子，以其兄子頤柱爲後。頤柱第四子真敬字可一，號酉堂，於純祖五年（嘉慶十六年）文科及第，官至戶曹判書，娶杞溪俞駿柱（進士郡守贈吏曹判書）之女，生三子。長卽秋史。秋史幼異群童，每於日夕眺望龍峯山容，煨煉身膽。嘗往鸚鵡峯之華嚴寺訪僧誦經，有超世脫塵之致。漸長去鄉里居於京城壯洞之邸第，研經學親書法，爲楚亭朴齊家所賞識。楚亭爲當時最有達識之士，曾三至中國，邃於漢學。常以所得傾注之。秋史於中國文化造詣之深，實發軔於此。故金秋史雖屬東人，夙已脫離東俗習氣。且曰我東無

可交之士，將交中國名士以效古人爲情而死之義。嘗有詩云，『慨然起別思，四海結知己。如得契心人，可以爲一死。日下多名士，艷羨不自己。』其志願可以見矣。

朝鮮純祖九年（嘉慶十四年）十月冬至兼謝恩正使判中書朴宗來副使吏曹判書金魯敬兼掌令李永純等連袂來華。秋史乃隨父同行，時年二十四歲。秋史初到燕，即欲求交碩學鴻儒以償夙志。時朴楚亭柳惠風所交往之諸名流留居京師者極少。紀曉嵐羅兩峯洪稚存朱芝山江秋史等已歸道山。孫淵如陳仲魚黃蕘圃等悉已南下。僅翁覃溪猶矍鑠健在。鐵冶亭李墨莊法梧門曹玉水諸人亦無恙。而阮芸台亦于是歲北上留京。是諸人者，夙由楚亭惠風諗聞企慕已久，乃歷訪諸家傾盡全力。其首先往訪者爲曹玉水。

玉水名江號石谿，上海人。其父錫寶字鳴書，號劍亭，晚號容圃，爲乾隆進士官陝西道御史。至乾隆末葉因劾大學士和珅家人奪職留任，尋復原官。嘉慶六年贈副都御史。其名聲已由使臣傳播於朝鮮。玉水美姿容，性好客，有父風，學於唐采江（名晟）以蔭生補官，授大理評事，姻族多名流。嘉慶六年楚亭惠風入燕時，與玉水會談於正陽門外蔣家胡同雲間會館。酬應頗多，臨別玉水贈惠風一詩云

奇緣萬里種，握手一歡然。雅望中朝佇，新詩古驛傳。投情縞紵外，歸路海雲邊。縱復來持節，相逢已隔年。（縞紵集）

此外添贈劉石庵唐采江書聯。其後嘉慶十年玉水寄楚亭書札，計告母喪，並告陳仲魚王萍溪等消息。嘉慶十二年，南公轍充冬至正使入燕時，聞玉水聲名，以詩文乞序，欣然應之。今載於南公轍之金陵居士文集卷首。玉水與朝鮮人士之往來金秋史久已耳熟。玉水亦聞秋史來而喜曰，東國有金正喜先生字秋史，年今二十有四，慨然有四方之志。嘗有詩云，慨然起別思，四海結知己，如得契心人，可以爲一死，日下多名士，艷羨不自己。

其趣尙可知。與世寡諧，不作功令文字，放浪形骸之外，能詩能酒。酷慕中州，自以爲國無可交之士，今方隨貢使入燕，將結交天下名士以效古人爲情死之義云。（據原蹟）時玉水年二十九，比秋史長五歲。此兩少年常於五柳居書肆或法源寺等處論學談藝，相得極歡。故秋史歎曰，名家子弟曹玉水，秋水爲神玉爲髓。迄後歸東猶函問不絕。

秋史在燕都最傾倒感激者爲翁覃溪與阮芸台二大經師。覃溪對之亦極爲懇切，並開石墨書樓之寶庫供其恣覽以慰其好學之心。

初楚亭於乾隆五十五年夏，嘗隨進賀使黃仁黈副使徐浩修前往熱河。適覃溪與祝德隣（號芷塘）因校正文淵閣四庫全書事來奉天。覃溪自五月一日至七月九日滯留奉天，八月二日始還北京。故楚亭未能與會。至嘉慶六年第三次入燕時始於石墨書樓晤及，爲翰墨因緣，楚亭和覃溪落葉詩卷曰，『愛汝題詩不減紅，多情還是各西東，何由化作王維石，吹落扶桑萬里風。』又於燕京雜詠有寄懷翁覃溪羅兩峯孫淵如洪稚存四人詩曰，『金石正三翁，丹青羅兩峯，清修此部衍，鉅麗北江洪。』楚亭歸東後又屢寄懷覃溪，如『蕭然金石出風塵，落筆長歌句有神，不覺清談高一格，蘇齋門下瓣香人。』如『覃溪洪趙流，金石窮鑄鍊，丑月日十九，瓣香祭髯蘇，引我上清閣，高會參文殊。』如『覃溪學士癖於蘇，燕處長懸笠屐圖，宛轉人行金石裏，恰如九曲蟻穿珠。』可見一斑。

(3)

秋史於嘉慶十五年正月因覃溪門人徐星伯之介，得訪覃溪於保安寺街。時覃溪已七十八歲，秋史才二十五歲。覃欣溪欣然出迎，謂秋史爲東坡化身，且極似東坡，項左有瘤隆起，亦與東坡相同。與之談論經義翰墨。覃溪驚其造詣之深，喟然而歎曰，海東猶有此英物邪。遂折紙書經術文章海東第一之句以與之。秋史亦感激相

與訂忘年交。

覃溪雖短視，目力却強。每歲元旦必在一粒胡麻上書天下太平四字。因時值新正，即舉以示秋史。秋史異而記之。秋史屢訪覃溪，遂得觀其寶藏。舉其尤者如

(一) 宋拓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乾隆四十四年秋，覃溪爲江南鄉試副考官，與正考官謝朓同至南京，西人汪中(其子喜孫後與秋史結深交)來謁，並呈篋中所携碑帖，且曰吾揚州有化度寺舊拓二本，一爲真本，一爲宋翻本，真本爲蔣愚學舊藏，宋翻本爲馬半捷舊藏。覃溪意大動，因既假裝啓程，未及一觀。然是冬儀徵江德量(字秋史，乾隆進士，精於小學，好藏碑板名書古畫古錢。)於應試之便，携拓本二件北上，以真本贈覃溪，以翻本贈朱竹君。覃溪因獲此本，喜不自勝。即仿范氏賜書樓之名冠石墨二字以名其書齋而珍藏之。嗣嘉慶間楚亭於覃溪之蘇米齋中屢與江秋史論學，及化度寺碑，且借觀其所携元祐名賢尺牘二卷。楚亭有句云，『復愛江秋史，名賢手蹟香。』楚亭歸東後，又常寄懷江秋史云，『自信胸中考古圖，愁看贗帖遍街衢，丁寧寄語江秋史，元祐人書再覩無。』又云，『昔與江秋史，數晤覃溪室，奇文與僻事，十徵不一失。』又云，『姓字翩翩夢筆餘，詩書十七二泉如，收藏擬續思翁跋，鑒定鵝溪兩世書。』

金秋史於此帖久聞楚亭稱道，今儼然在其眼前，因自喜墨緣不淺，藉以玩味歐法。覃溪借得陸謹亭藏臬州第二本馬半捷謝金圃陳伯庵三家收藏初翻宋本加以校訂，乾隆五十七年在山東濟南使院模刻，以此本寄贈金秋史。秋史東歸後於帖後跋曰：

歐碑今海內見存惟七，此其一也。但原石已佚，此本爲翁覃溪老人合校書拓諸本摹刻於濟南學院者也。常見成親王所臨一本較此本殘字多少不一。成親王所臨卽南海吳氏本也。此本合校時似未及並收矣。

歐法易於方勁。此本最得圓神，非老人深於歐法無以有此，尤可寶重也。東人最重歐法，自羅代至於麗中葉，皆恪遵勃海遺式矣。麗末暨本朝初專習松雪，轉失書家舊法，不知歐書之爲何樣。其後又高自標置，乃家家晉體，戶戶鍾王，童而皆之者皆樂毅論黃庭經遺教經，外是輒卑而不顧。未知其所習樂毅黃庭遺教竟是何本邪。樂毅真本已自唐代難得，黃庭非右軍書，如遺教卽唐時經生書也。是以趙子固云入道於楷僅化度九成廟堂三碑，趙之距今已六七百年矣。六七百年之前，僅以此三碑爲楷法章程。子固豈不知有樂毅黃庭如是立說也。樂毅諸法書訛失難據，惟此三碑尙存原石，可以溯源晉人，此由唐入晉之正軌，舍是無適也。近又東人一書家拈出萬豪齊力一語，迷誤諸人，不講懸腕，不講擲壓鈞揭，不講九宮間架，以此萬豪齊力一語欲了書法，多見其不知量也。既拈萬豪齊力一語，又何不更拈其上句之熒深色濃邪，不覺放筆一笑。禮堂學人漫書於燈影庵中。

又秋史於純祖十一年（嘉慶十六年）因其友申緯（號紫霞）入燕，臨行時修書介見其師覃溪，並有詩句云「巖塔嵩陽括一義，都從襖帖瓣香添。」可見其佩挹之深。

（二）東坡真蹟天際烏雲帖。烏雲帖爲覃溪在乾隆三十三年廣東學使任內因閩人鄭潤字雨亭者居間，以千金由湖南吳氏購獲。紙質古厚，雖有擦損，仍無破爛，如舊楮幣已不辨爲粉紙矣。覃溪得此海內無二珍品，喜不自禁，卽將書齋題曰蘇齋。於每歲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辰必將此帖供於東坡笠屐像前與同志祭奠。又關於本帖覃溪尙有題跋，詳爲考證，（復初齋文集卷二十九）又有蘇文忠天際烏雲帖歌，（復初齋詩集卷三）及再題天際烏雲帖（同卷六）詩九首。

（5）
金秋史見此真蹟後，感歎不已，歸東後遍告同志，遂將此事傳播於半島騷壇。適申紫霞入燕，秋史贈以

絕句云，『樓前山日澹餘紅，快雪紛箋說異同，萬里許君青眼在，曾於扇底覓春風。』自注云，余嘗摹畫嵩陽帖詩意於扇頭，布置頗難，爲紫霞所點定云云。紫霞亦於後年由秋史介紹而得謁覃溪，覃溪卽出示烏雲帖屬書跋文。

(三)宋槧注東坡先生詩殘本。此書爲宋吳興施元之字德初吳郡顧禧字景繁所注，吳興傳穉字漢孺以歐法書之，於嘉泰二年刊行。明末遞傳於錫山安氏常熟毛氏，及清康熙間歸商邱宋舉牧仲。迄乾隆三十八年覃溪因黃易小松之斡旋購得之。卽題其室曰寶蘇。每值東坡生辰，將此書與烏雲帖同供東坡像前。金秋史久聞此書，心儀者十年，今始得飽眼福，感歎不置。故秋史後年贈申紫霞有句云，唐碑宋槧萃英華，蓋指此書與黃山谷陳後山二集而言。而紫霞亦因覃溪出示施顧注卽於卷末書跋之，此書內以覃溪之題記爲最多，尙有其他乾嘉以來名流題識，如閔貞華秋岳朱畦雲等所繪東坡肖像，覃溪四十歲肖像，顧南雅泥金梅花，何子貞小楷七古一章，東坡生日圖東坡消寒圖等。

(四)蘇東坡像。覃溪供奉東坡三像於寶蘇齋，每歲生辰卽將烏雲帖及宋槧蘇詩陳列像前，與同志祭奠。一李龍眠畫東坡金山像，一趙子固畫東坡硯背笠屐小像，一唐伯虎畫蘇文忠公笠屐圖。秋史觀於蘇齋者，卽坡像雨雪詩本，坡像杖策本，(覃溪題有九霞洞開策杖聲來之句)陸謹庭有顧右忠本。(覃溪定爲真本)故秋史贈紫霞詩云，『百摹雨雪總塵塵，又一九霞洞裏春，顧右忠傳松下供，何如子固硯圖真。』秋史又獲得康熙甲子吳漁山畫東坡笠屐圖，手自摹之，其題贊曰，東坡有吳下所傳真影顧忠本，有李伯時磨石節杖醉態本，有趙子固硯背笠屐本，此皆有據者也。此本出自賈春波，以爲七百年前神韻。蘇齋題訂耳硯圖庵書(兩圖皆黏背房之進氏收藏)東坡像爲朝鮮學者所珍重，由秋史門人許維(號小癡)描畫友人權致仁(號彝齋官至領議政)題贊。

(五)唐刻孔子廟堂碑。黃山谷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在宋時已爲希世之寶。迄至清代，如何義門輩雖以博聞精鑒著稱，然皆未能目覩唐刻。然覃溪竟收得之。(有元康里氏印周伯溫印)秋史於石墨書樓得而心賞。秋史贈紫霞詩唐碑宋槧萃英華亦指此而言。

(六)陸放翁書詩境刻石拓本。南宋方信儒孚若愛放翁所書詩境二字，屢爲刻石。一刻於韶州武溪，(嘉定四年)再刻於道州窳尊，(五年)三刻於臨桂中隱山北牖洞，四刻於臨桂龍隱巖風洞。(七年)覃溪在廣東學使任，拓得韶州武溪石刻，還都時卽懸齋壁。(見詩集卷十五)又乾隆四十五年桂林石刻亦入手，(見詩集卷二十)秋史親見之。故贈紫霞詩有詩境軒中風雨驚之句。今於龍宮里鸚鵡峯岩壁中尙存有秋史自刻詩境軒三字，傳其當年餘韻。

此外秋史觀漢畫武梁祠石像有漢畫尤堪對客誇之句，又觀王漁洋秋林讀書圖有三百年來無此翁，石帆亭上聞宗風之句，又觀趙松雪完壁帖(江秋史留贈覃溪者)有江秋史去留完壁之句，又展玩宋本黃山谷集，宋本陳後山集，各種蘭亭帖與無盡之瓊寶以爲稽古證今之助，而得賞奇折疑之樂焉。

秋史得覃溪學問之益非僅在風雅而已。治學宗旨覃溪亦欣然指誨，不倦。故秋史句云，『漢學商量兼宋學，崇深元不露鋒尖。』自注云，覃溪經學以不背朱子爲正軌。覃溪所著有儀禮今古文考，春秋注補杜氏長歷諸書。秋史句云，『已分儀禮徵今古，更證春秋杜歷添。』此時覃溪所著經議考補正十二卷已於乾隆五十八年刊行，此外多未發表，知者甚少。秋史得見極爲歎服。此外著有蘇齋筆記十六卷，仍在篋藏之中。而秋史以得先覩爲快。歸東後屢屢懇求，而覃溪亦喜其篤學深思，淨寫若干以贈之。其餘則於覃溪歿後由門人葉志詵東卿寄贈。

秋史與覃溪子樹培樹峴兄弟交歡，於樹峴交尤厚。樹培字宜泉，乾隆五十二年進士授檢討。博雅好古，能

傳家學，尤明錢法，凡古刀幣貨布皆能辨識其字。宜泉即取義於潘毅堂所藏天泉五十錢范底文字宜泉吉利之意，所著泉幣彙考十六卷，精博宏富，遠過洪遵之泉志。行住坐臥刻不離手。秋史亦同此癖，故與宜泉交歡，出入於蘇齋。及與金秋史交，出示古錢百萬，摩挲展玩，盡其共賞之歡。故秋史有句云，翁家兄弟聯雙璧，一生難遣愛錢癖也。

樹峴字星原，又字學承，號紅豆山人。資性敏達，工文善書，夙有父風。嗜金石，好藏書，博訪廣求，維日不足。於蘇齋與秋史論海東金石，意氣投合，且爲丙午同庚，其交益深。取秋史之秋字別號星秋，後因秋史介紹而又識申紫霞柳貞碧二人，又將霞碧兩字合前者自署星秋霞碧之齋。後又託秋史蒐集朝鮮古拓，又由秋史而識朝鮮諸名士，託以廣收博采，如是者數年，而海東金石拓本遂得集於蘇齋矣。覃溪所著考證跋文皆取材於是。如跋平百濟碑跋新羅婆藏寺碑殘本跋新羅雙谿寺碑跋高麗靈通寺大覺國師碑跋高麗重修文殊院記跋高麗金通寺大覺國師碑皆是秋史東歸後星原爲蒐集古碑拓本，致秋史長牘不下數十通，現藏於藤塚氏望漢廬之原蹟有十數通。

秋史之於阮芸台也，以嘉慶十四年。初乾隆五十五年，柳惠風朴楚亭兩人自朝鮮入燕，時芸台與結學緣，其所著考工記輪制圖解無意中爲惠風所見，大加贊服。（見柳得恭著熱河記行詩注）是以二十年後，秋史仍因楚亭惠風之介紹得謁芸台之門，以償其多年之素願。是年九月二十三日入覲，寄居於太僕寺街衍聖公第。秋史往訪時爲嘉慶十五年正月，芸台時年四十七歲。延之於泰華雙碑之館，欸以稀代之名茶龍團勝雪，極爲歡洽。勝雪之名在北宋慶歷間，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時，始製小片龍茶，進呈朝廷，其品絕精，稱五小團，（歸田錄卷二）迄宣和二年漕臣鄭可簡創爲銀線冰芽製成方寸新鑄，其上蟠以小龍，始號龍團勝雪。（潛確居類書）此茶

由宋廷錫之高麗，商賈亦通販賣，載於高麗圖經，由入宋之義空指空等僧似曾攜帶歸國，然此珍品至入李朝乃寂無所聞。（李朝末期大院君由德山縣高麗古塔發見龍團勝雪四鎊，其一爲李尙迪所得，見於恩誦堂續集卷四。）品茶之風幾廢，只有僧侶間尙存此風，秋史夙解茶道，且喜勝雪之風味佳絕，因自號勝雪以期永志弗忘。歸東後四十年，曾致其友權彝齋書曰，茶品果是勝雪之餘馥勝香，曾於雙碑館中見如此者，東來四十年，再未見之。秦華雙碑之館係芸台寄居衍聖公邸內所命居室之名。內有泰山石刻殘篆，乾隆三年燬於火，其拓本原爲顏運住（崇禎）所贈。又芸台所藏漢延熹華山廟碑傳本三種，其四明本在嘉慶十二年浙江巡撫任中以二百金由錢東壁購得，十四年於此一碑外又加以三國吳天發神讖碑，屬吳門吳國寶摹刻，以此三碑置於北湖祠塾，著北湖摹碑圖以詩紀事，又著華山碑考四卷。（阮亨瀛洲筆談卷十二）

芸台又由揚州江氏之隨月讀書樓購獲日本山井鼎物觀合著之孟子考文補遺二百卷，（日本原版）嘉慶二年在杭州小琅嬛仙館翻刻巾箱本三十二冊，校字者爲江鏐趙魏陳文杰三人。芸台自序顛末，出版後嘉慶五年洪頤煊書跋，此書之翻刻於經學影響甚大。秋史以在燕都始得見此名著，芸台示以翻印本歎爲精詣，其喜可知。秋史後年有詩曰，『七經與孟子，考文折縷細，若見阮夫子，嘖嘖歎精詣，隨月樓中本，翻雕行之世。』朝鮮學者觀此名著當以秋史爲嚆矢。此書於其舊學研究上大有裨益，固無待言。

林述齋搜集佚於中國存於日本之古籍編佚存叢書十八種三十冊，附以寬政十一年自序，文化年間以木活字版印行，此叢書早已流入中土，爲德清許周生（名宗彥）收藏。芸台見之大喜，編四庫未收書時由此中采選珍本十種，一一附以提要。此項未收書初編珍本六十種，嘉慶十一年校寫，翌年進呈御覽。又十三年十四年續寫十四種亦附提要進呈。秋史既得見未收書提要，並閱佚存叢書之珍貴，更知日本爲古籍之寶庫矣。遂賦詩曰，

『隋唐殘本書，中國之所遺。並收佚存中，片羽亦珍奇。嗟哉孝經注，同歸梅頤爲。』茲所謂孝經注即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已入佚存叢書第一帙卷首，此書不待佚存叢書之編印，太宰春臺校刊單行本早已流入中土，四庫全書已著錄，又知不足齋叢書亦收入，清儒既有疑之者，林述齋亦認爲僞，但以古來傳本而收載之耳。

秋史展觀四庫未收書提要中有元朱松庭世傑所著四元玉鑑三卷，此本久佚，由芸台發見購獲者。然朱氏於此書外尙有算學啓蒙未見附入，故芸台歎曰，今啓蒙一書不可復見矣。而秋史一見即言此書早已在朝鮮印行，易於購得。芸台大喜，及秋史歸東後即寄贈此書，求與新刊四元玉鑑交換。

芸台於以上各書外，又展示所携珍品。

(一) 唐貞觀造像銅碑。此碑以建初尺度之，長二寸寬八分厚二分，其碑額蟠螭中題阿彌陀佛四字，碑面塗金，銘文七十九字，碑末署貞觀二十一年正月八日，文辭駢麗，傳爲初唐遺物，小楷字法極似褚遂良書。芸台嘗訪蘇齋以示覃溪，齋中名流均有詩，張船山亦爲賦詠。秋史有句云，七華不蝕貞觀銅，腰間小碑千年古。自注芸台佩銅鑄貞觀小碑。

(二) 南宋尤延之本文選。屬嚴厚民校訂卷首作畫象銘。

芸台又贈新著數種，一、經籍纂詁，二、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三、羣經室集。

芸台既偏錄十三經經郭，又兼任國史館總纂，編儒林傳，係由各書中選出百數十人爲之作傳。至十七年秋，此書將近完成，適拜漕運總督之命離京，稿本留於國史館。其後即以此爲底本，將原稿中刪去十數篇，其未刪者於篇句中亦略有增減，於體裁次序亦多加以修正，始得完成。此書在後年由汪孟慈贈與秋史。

芸台謂聖人之道譬如宮牆，文字訓詁爲其門逕。門逕苟誤，跬步皆岐，豈能升堂入室乎。學者求道太高，

卑視章句，譬如翱翔天際，如在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與之間仍未窺實地也。或僅求名物不論聖道，是又終身寢饋門廡而不知有堂室者也。（擬儒林傳序）乃教秋史以研究經學之方針，授以實事求是之要指，與其議論南北書派，皆秋史所樂爲傾聽。至歸國二十年後，芸台徧纂皇清經解千四百卷百八十四種，由其子常生寄贈於秋史。秋史既得芸台之知遇，又與其子常生等神交，文籍之贈答不絕。

秋史於交歡覃溪芸台及曹玉水外，江南諸名流慕海東之儒雅，常以使臣之媒介書札往來，論經談藝，舉其著者，得數人焉。

（一）李墨莊。墨莊名鼎元，取白香山竹解虛心是我師之義，又號師竹齋，四川綿州人。爲李雨村調元之從弟。乾隆四十三年三甲一名進士，乾隆六十年，登泰山，屬黃小松作登岱圖。嘉慶五年爲副使，與正使趙文楷同赴琉球，著有奉使琉球圖使琉球記一卷琉球譯一卷。六年還京復命，適於琉璃廠之五柳居遇朴楚亭柳惠風二人，遂與陳仲魚錢既勤等談論經道，燕士海客同徵逐於文酒之間。而墨莊與楚亭同庚，乾隆十四年生，故楚亭懷墨莊詩云，『墨莊吾同庚，才過強壯年，白雲世間事，漸覺不如前，不驕亦不媚，行藏隨自然。』秋史訪李墨莊於法源寺時，年六十二歲，出示黃小松所繪登岱圖，談論當年嘉會韻事，因秋史而連想及於海東故人楚亭家有墨莊寄贈之獨行小照。後年秋史爲楚亭之季子小菴題此照云，『獨行忽忽將何之，涉海登山無不宜，萬里蒼茫雲水際，鐘聲落月夢還時。墨莊師竹君師墨，墨是墨莊竹底爲，竹義從君無覓處，空諸所有是吾師。』又由其友權彝齋贈伊墨卿秉綬手書隸體岱境二字，因追憶此圖有詩云，『登岱圖餘又此書，碧霞殘石當車渠，墨卿隸古西京法，借勢秦松漢柏於。』自注李墨莊登岱圖，曾於法源寺中看過，碧霞廟秦碑殘字爲余所藏，伊墨卿岱覽二字甚奇古。

(二)吳蘭雪。蘭雪名嵩梁，江西東鄉人，乾隆初召試博學鴻詞不第，未幾舉於鄉，官內閣中書，爲覃溪得意門生。所著香齋山館詩鈔，與覃溪之復初齋詩集中具載兩人關係。秋史與蘭雪之神交尤爲近密。秋史爲蘭雪書蓮花博士梅隱中書楹聯，並繪蘭雪圖以贈之。又寄題九里梅花村舍圖，圖中特建一龕，供蘭雪詩龕外，皆種梅花。又爲蘭雪六十初度作紀游十六圖，並爲題句，蘭雪亦酬以詩，錄其二首如後。

朝鮮貢使金秋史殿撰以手書蓮花博士梅隱中書楹聯見寄未及報謝今始補爲此詩。

鑑湖曾現夢中身，歸臥桐江亦外臣。蓮葉四邊宜縱飲，梅花九里是香鄰。放翁天上官銜舊，嚴子祠前釣侶新。安得君來持使節，冰綃添書鶴城人。

朝鮮金秋史閣學屬題蘇齋圖臨本。

負笈蘇門久，賡酬四十年。誰知東海客，家奉北平編。三島雲蒸合，千潭月印圓。清風餘笠履，中外瓣香虔。

昨接蓬萊信，天涯德未孤。梅花吟入卷，蘭雪寫成圖。詩夢參禪夢，香蘇即寶蘇。與君期得髓，一笑認衣珠。

(三)朱野雲。野雲名鶴年，江南泰州人。寒士，有任俠風，爲嘉道間畫壇名家。常出入蘇齋，與秋史相識，遂成投契。野雲贈畫甚多，秋史嘗爲題畫云，『十載胸中邱壑情，野雲墨妙自天成，一琴一鶴還多事，五馬惟須載畫行。』此畫爲日本鮎背房之進收藏。秋史又有寄野雲詩云，『古木寒鴉客到時，詩情借與畫情移，煙雲供養知無盡，笏外秋光滿硯池。』申紫霞入燕時，得與野雲交契，全由秋史介紹，紫霞之警修堂全稿記其事甚詳。野雲又於秋史生辰必瀝酒致賀，並寫圖以贈之，及野雲歿後，秋史偶值生辰，愴然賦詩云，『天涯涕淚畫圖新，

六月初三倍愴神，政憶擬陶詩卷裏；遙飛一瑾作生辰。」

(四)金宜園，近園兄弟。秋史最後往訪之人，爲刑部尙書金蘭畦與其子宜園近園兄弟，相交甚歡。蘭畦名光悌，乾隆進士。其子宜園之名不詳，近園名勇，舉人，宜園之弟載園他適未晤。其邸宅在宣武門外米市胡同。園池風景最佳，爲文士觴詠名所。內有攬輝亭蓮池南舫琅嬛洞紫雲山房葆春軒寶儉堂清玉山堂誦芬書屋諸勝，全景詳楊立人道生近園詩序。(有不爲齋詩鈔)秋史於清玉山堂晤宜園近園兄弟，主客情款，詩文酬酢，斐然可觀。後又介從申紫霞往晤近園，叙仰慕之忱。

(五)法梧門。梧門居室詩龕及梧門書屋珍藏法書名畫甚多，其積水潭日中雅會爲當時著聞，亦詩壇雄鎮當代名家也。覃溪女婿梁左田爲法梧門手書西涯詩卷，其書法大有覃溪風致。秋史見之題詩云：

左田西涯卷，優入覃溪室。爲其甥館故，頗能學法律。濃麗則具足，但少蒼而適。覃溪眞天人，坡公生今日。平生所爲事，一與坡公匹。運會反復過，瘦銅解匪溢。以至相貌末，蓋瘦衣領闊。筆硯發瑞光，手鑑影集一。時帆外國人，敬爲瓣香爇。蘇門稱弟子，知伊是後佛。潭上茶陵宅，文彩尙未沫。風荷一萬柄，青林映翠樾。十友圖中像，笏脯詩龕設。考辯甚宏博，溪橋剖舊失。選日招勝流，儼然竹溪逸。作爲西涯圖，翁公主文筆。昔登文殊會，妙旨參纖悉。惆悵半畝園，雪窗憐臥疾。萬里照青眼，夢想長交臂。異苔今同峇，綠業知有結。

秋史入燕僅三四旬，所見名士以覃溪芸台二公爲始，歷訪各方碩學，叩問經義，談論文學，窺覽法書，玩賞奇籍，滿其積年素願。及歸期既迫，慨然賦詩。詩曰，

我生九夷眞可鄙，多愧結交中原士。樓前紅日夢裏明，蘇齋門下瓣香呈。後五百年惟是日，閱千萬人

見先生。芸台宛是畫中觀，經籍之海金石府。土華不蝕貞觀銅，腰間小碑千年古。化度始自墮轉齋，攀躄緣阮並作梯。君是碧海掣鯨手，我有靈心通點犀。野雲墨妙天下聞，句竹圖會海外見，況復古人如明月，却從先生指端現。翁家兄弟聯雙璧，一生難遣愛錢癖，靈芝有本醴有源，爾雅跌宕高一格。最憐劉伶作酒頰，徐邈聊復時一中。名家子弟曹玉水，秋水爲神玉爲髓。覃門高足劇清真，落筆長歌句有神。却憶當初相逢日，但知有逢不有別。我今旅踵卽萬里，地角天涯在一室。生憎化兒弄狡獪，人每喜圓輒示缺。煙雲過眼雪留爪，中有一段不磨滅。龍腦須引孔雀尾，瑟瑟相應蕤寶鐵。黯然消魂別而已，鴨保江水中渴。

秋史以嘉慶十五年三月歸國，自是魚雁常通，每話中土友朋之樂常不勝其慨想也。

以上爲昔年友人楊君恕齋所譯，示爰隱括其大要，潤色而傳之如上。前又檢復初齋文集中有答金秋史一書，備言以治經期秋史之意，足徵秋史已頗能傳乾嘉經師之學矣。書云：

省手札具叩諸經義，蓋意在欲治儀禮，甚善。所說鄭注未剖晰處，此須通徹詳之。當東漢時古籍尙有存者，如王居明堂禮諸條，鄭所見必有足資考證者，顧未及詳微耳。且如周官大司樂注既以祭天祭地皆謂之禘矣，而祭法泰折條下不言禘也則何以取信。近乃有主張鄭說以爲禘是祭天者，其可從邪。鄭君所著禘祫志亦散見於注疏，意宜據注疏所引諸書分條鈔爲一編，則可通徹觀古人之用心矣。抑愚有說焉，治禮經者但當纂言不當纂禮。項明府嘗謂以某經證某經之條豈有如醫家成方以攻補並用，此言深可味也。所以愚意在纂言者，經語之詰訓則宜精核也。如燕禮聘禮皆云賓爲苟敬，鄭注苟且之敬小敬也，此復成何說乎。此苟字卽說文苟字，從个頭，急救也，與苟且苟字從艸頭迥別，言其急加敬也。詩無易

由言無曰苟矣，亦卽此字，謂不可籍口出言之急也。凡鄭君之讀某爲某有不可，且如小雅斯干似續卽頌之似續，而鄭於斯干箋云讀辰已之已，其可信乎。鄭康成後漢大儒，嘗以禮堂寫定諸經，欲整百家之不齊，而豈知鄭說之不齊宜整核乎。宮室衣服諸制有宜精審者，有不必傳會者。且如明堂與路寢同制，此禮注語，渾而未折，焉知其中某制相同，而張惠言必謂明堂卽是路寢乎。楊信齋儀禮圖每條具載經文所以足徵，若張惠言之圖不載經文，全以己意爲圖，竟若條條得之目覩者，有是理乎。凡讀全注必以經爲主，慎無舍經以從傳，如春秋傳趙盾弑其君，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此乃左氏補此筆以足上太史氏之文，非謂其越境則可以不討賊也。而杜注誤解聖言，後人反因以議左氏，此條非孔子語，則傳注之爲害滋甚。杜注此等處尙多，惜服虔注不傳耳。兄如有意欲筆錄前人之說，卽如鄭君魯禮禘禘志之類，可先一一鈔核成帙。但宜審其注疏上下文句，勿若輯鄭氏易注者從劉達吳都賦鈔撮鄭語乃至併劉達語亦算入鄭語，則不可也。兄之好學深思，而又有閑暇餘力，年富才敏足以濟之。其臻大成可必也。鄙人之說雖積成卷帙，但出副稿者止此一本，其原底則草草塗改過甚，須再謄一本乃可奉寄。然亦頗欲商諸知好謀所以次第付梓者，來知果此願否。若兄手輯諸注疏之條果能成帙，便中寄示，必有所以奉報者耳。

秋史與覃溪唱和往復郵筒不輟，茲從復初齋集中檢錄以見一斑。

朝鮮金進士以寶覃名其齋索題因賦此兼示介亭椒石和之。

蘇潭二鶴肯盟寒，松扇清風韻未闌。敢詡文章傳海島，每懷風雨夢江干。雞林紙價爭真否，蠻布琴囊媿借看。他日蘇門添故事，謝家草茁碧琅玕。

野雲摹坡公真像以贈金進士題此卽以送別

磐石節枝醉態真，誰從燈影見精神。匡廬四萬八千偈，正要吾齋舉似人。

寄題金秋史禮堂

木其帶草積經春，手寫羣經對榻心。漢宋訓箋川湖海，異苔得味本同岑。

寄題秋史吉祥堂

虛白光中妙吉祥，心齋正復坐難忘。篆迴蘇室盆銘字，秋史蘭卿合瓣香。（自注適爲蘭卿題所摹妙吉

祥館雪浪石盆銘箋卽以此箋附寄）

寄金秋史兼贈趙雲石

秋史遠懷我，扁以單名室。何異蘇齋榻，晨夕來促膝。積水萬里外，情難尺絨悉。豈惟晒雲樹，馴應馳聲律。古人重交友，所貴名副實。淵乎真性情，必驗於經術。有來雲石子，誼與秋史匹。歟戶印精微，今古遙相質。漢學與宋學，問律途則一。盡掃門戶見，方憑義琉櫛。詰訓考訂家，同此汲綆出。百家富羸糧，寸心程得失。大海涵鏡中，相觀斂於密。索我經劄記，慎擇難殫述。重盟金石諾，補我跋尾帙。客有樓拜經，笑理古文忝。（自注君之友柳詠芝山拜經樓詩草有徐生只是秦方士那得舟中載古文二句極有味）語及吾兒笈，淚灑哀遺佚。遠致撫秦篆，尙歷徐鄭筆。冰融壽藤硯，星指歸帆吉。湖言孤島篇，思倍王摩詰。

寄金秋史

書來慰我寂寥間，寶室名單正惡顏。豈有津源窺大海，敢希楚望答東山。（自注來書以趙汭春秋學爲

況)鏡奩更顯形容老，蟬楮多憐目力艱。欲效棖歌朱集後，卽憑烏信附詩還。(自注竹垞棖歌爲友人作而未嘗遠寄耳)

朝鮮金進士得余舊作拜坡公生日詩草裝冊名其齋曰寶覃并寫坡像於冊屬題
便作龍眠小軸觀，藤枝磐石氣蒼寒。蘇齋一榻烏雲夢，星斗光芒大海瀾。

又寫予小像於冊後屬題

籟笠焉能效寫真，瓣香未敢許知津。只應月照松窗影，蘇像筵前執役人。(或欲作仿坡戴笠像予謝不敢)

題朝鮮畫雁

價倍淮南邊壽民，嘴藏半翅更傳神。水光不借葦蘆秋，意對詩奩得句人。(詩奩金進士別號)

x

x

x

本老檔

滿洲語の話 (三)

今 西 春 秋

七

今日、滿洲語で書かれた最も古い、その上最も重要な文献と云へば先づ第一に滿文老檔を推さなければなるまい。清朝創業期の史料としては勿論、滿洲語を言語學的な見地から研究しようといふものにとつても恐らくこれは不可缺の資料であらう。

始めて本老檔を發見し、その貴重な價值を認めて學界に紹介せられたのは故内藤湖南博士である。明治三十八年日露戦争の終つた後、滿洲に史料探訪の旅に出られた博士は、奉天故宮の崇謨閣中で、其他數々の重要な史料と共に本老檔を發見されたのだつた。

本老檔が太祖・太宗二代の事蹟を詳細に書き留め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は前にも記したが、その記述法は所謂編年體日記體式である。但し今傳はるところは完全なものでなく、冒頭は太祖丁未の年即ち明の萬曆三十五年に東海瓦爾喀部を討伐して引き上げ來る記事の中途から起り、末尾は太宗の崇德元年十二月に終るもので、この間三十年、この中にも太宗の天聰七年八年九

年の三年は缺け、又太祖の天命七年下半年同九年下半年も缺け、其他にも處々殘缺の部分がある。然しこれらだけを記述したのが全部で百八十冊巻百八十、その記述の詳密なことは到底實錄などの匹敵し得るところでない。

この老檔はもと、原の物があり、それを寫し直して作つたのである。即ち滿文老檔に對して滿文原滿又は原滿文老檔と呼ばれてゐるものがそれで、このものは右奉天故宮の老檔が発見されてから後、北京宮の清史館内で発見されるに至つたのである。その経緯は知らないが、内藤博士の記に「大正六年、余は北京にて趙爾巽氏の厚意により清史館の史料を一覽した際に、滿文老檔の原檔が猶保存されてあつたのを見ることか出來た。しかし近年になつ清史館にあつた史料が往々散佚して賣物に出るのを見ることがあるから、その原檔が猶今日保存されてあるや覺束なく思ふ(昭和三年十二月記)」讀史叢錄とあるのによると、多分民國の始め清史編纂の業が開始された頃に見出されたもので、もあらうか。この原檔は博士の案ぜられたやうに賣物に出るやうなことはなかつた。清史館が閉鎖されて後は故宮博物院文獻館の保管に移され、支那事變前にまで至つてゐた。然るに事變前南遷してからは獲國に渡つたとか獲國に持ち去られたとか噂ばかりで全く行方を失つてしまつた。遺憾千萬な話で私など實はこの原檔が見たいばかりに北京に留學させてもらつたものは、こちらへ來て始めて始めて行方不明の事實を知らされ、當時は少なからず落膽した。この原檔を改寫して出來たのが滿文老檔であるとして、滿文老檔自體には、何時頃誰が改寫したのか、その種のことは一切記されてゐない。内藤博士はその體裁から見乾隆の頃の改寫だと推定しておかれたが、果してそれが乾隆四十年乃至四十四年頃の改寫に成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先年歴史語言研究所内で見出された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日付の大學生舒德等題辦老檔奏本」といふものと、又故宮文獻館檔案庫内で見出された「内閣滿文堂々諭檔」といふものによつて明かにされた。前者に言ふ所は「本年二月十二日、奏して内閣大庫恭藏の無圈點老檔三十七本を國史館の纂修官等に渡し、圈點を加増して改寫し陸續進呈しつゝはあるが、何分にも原檔は三千餘篇の大部のものである。今それら頁を分つて撥當し改寫しつゝはあるが、無圈點改寫本の他に加圈點改寫本も作つてゐるのであるから、全部の頁數は浩繁なもので、どうしても時日の選れるのを免れ難い。原檔はさきに一度表装はしたが、何分にもぼろ／＼に傷んだものである。若し何時迄もかゝつてゐてはすり切れてしまふ恐れがある。必ず速かに業を終つてしまは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ふのであつて、これによつて乾隆四十年に重鈔に着手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は明瞭になつた。奏文中に無圈點老檔三十七本と云つてゐるのは言ふ迄もなく滿文原檔のことであるが、原檔の全部が無圈點字で書かれてゐたわけではない。有圈點字が工夫された天聰六年を境として原檔は無圈點

半楷か有圈點半楷に變つてゐるのであるが、全體から云へば尙その大半が無圈點半楷なので、一口に無圈點老楷と言つたまである。重鈔時には、この原の體裁を少し變へて、始めから終りまで無圈點字で通したものと、又有圈點字で通したものとに別した。そこで今日の滿文老楷は内容は全然同一でありながら有圈點半楷と無圈點半楷との二部ある次第で、實は滿文老楷といふ稱呼も原物そのものには何處にも書いてない、「圈點なき文字の楷子」と「圈點を置きし文字の楷子」といふのがその題名である。原楷には何と書いてあつたのか今詳らかでないが、恐らく「何年何月から何年何月に至る楷子」といふ風に毎冊の表に書いてあつたものだらうと思ふ。老楷の百八十卷百八十冊も改寫の時に原の三十七本を適宜分制したものである。乾隆四十年に改寫に着手した老楷は其後間もなく業を終ると共に之を北京の宮中に存置した。民國十五年の頃、その全部の無事に傳存することが確かめられ、今は故宮文獻館の所藏品となつてゐる。尙記録には現はれないが、右兩部老楷他に、草寫本老楷といふものがあつて、これも有圈點半楷と無圈點半楷の兩部から成つてゐる。亦文獻館の保藏する所である。内藤博士が奉天で發見せられたのは、北京の老楷が出來て後、もう一部同様に寫しなして北京から送附したもので、上記する所の滿文堂と論に「現在旨に導つて今一部の老楷を作り、これを盛京に送るのであるが云々十月十五日」とあるのは即ちこの次第を語つたものである。この堂論には年次の記入がないが、この堂論の前に乾隆四十三年六月の堂論一件、そして後に同四十四年一月の一件がある。この堂論の十月十五日は乾隆四十三年にかゝることが推定される。奉天老楷の一部といふのも有圈點本と無圈點本の兩種から成り、内藤先生の發見された當時には兩種共確かに揃つてゐたのだが、その後無圈點本は或る者に盗み出され、今の奉天故宮には有圈點本だけしかないとのことである。奉天の老楷は、發見されて後七年、明治四十五年、内藤博士・羽田博士等が非常な苦心のもとに四千餘枚の寫眞に收めて日本に將來された。(但し有圈點本だけで無圈點本には及ばれなかつた)この原板は今も京都帝大文學部の圖書室に保存されて尊てい學界の記念塔になつてゐる。

奉天の老楷も北京の老楷も、もと／＼忠實に原楷を重鈔したもので、内容には何の變りもない。たゞ北京老楷には奉天老楷にない語注を具へてゐる。これは乾隆改寫當時已に舊語として解し難くなつた語に注したもので、その注は當該語の上部欄外に小さな黃箋を貼付して書き込んである。左程意味のある注ばかりでもないが、一應は役に立つ。但し内容本文は、奉天老楷の方が後に出來ただけに、語の寫し方や句讀點の切り方などに此さかなながら北京老楷より好いところがあるやうに見受けられる。然しこれも大したことでなく、要するに何れも同じだと思つてよい。

老楷の編纂由來は明確でないが、太宗實錄天聰三年夏四月丙戌の條に「文人を分つて兩班の職掌とする。大海榜式に命じ

て明朝の古書を翻譯せしめ、筆帖式の剛林・蘇開・弧兒馬弘・托布威四人がこれを助授する。庫里纏榜式は本朝往來文移及び得失の事蹟を記し、筆帖式の吳把什・加素哈・胡丘・詹巴の四人がこれを助授する。云々」とある、内藤博士はこの記事を以て滿文老檔の由来に就いて知り得べき唯一のものであるとされ、「これによつて天聰三年以後に記録の事職があつたことは知られるが、其以前のことには明白な記事がない、但し現に老檔の存在する處から考へると、太宗が滿洲字を創立した後、間もなく記録は已に始まつたらしく、天聰三年には、殊に其の翻譯職と記録職とを分任するまでに進歩したものと思はれる」と述べられた。讀史叢錄 一四四頁博士の意は蓋し老檔の源流は太祖の滿文創立後間もなくにあつたとせられるものである。滿文老檔卷四乙卯年十一月の條に太祖が種々制度を樹てたことを述べた後に「淑勅崑都爺汗(太祖のことである)の樹てた凡ゆる種類の書き道を、額爾德尼巴克什は記して書にした。額爾德尼巴克什の勤め謹み記憶よく聰明なことは誰人も及ぶところではなかつた。この書を心して書き始めておいたこと又亦天晴なことである。」とあるが、この額爾德尼は、先に太祖から、噶蓋と共に滿文の作制を命ぜられたものである。當時下命の直後偶々噶蓋は他事によつて法に伏したが爲、滿文の作制は獨り額爾德尼の手に出たと言はれるが、彼は自らの工夫になる滿文を以て心して太祖の行狀を書き留めてゐたわけで、そしてそれがこの書即ち老檔の書き始めになつたといふわけである。内藤博士の推考は誤つてゐない。かうして額爾德尼が書き起し書き留めておいたものを、後に太宗の時になつて補足したり整理を加へたりして出来だめが老檔の太祖紀の部分だらうと思はれる。然しそれにしても太祖紀は全部無斷點字で記されてゐるのだから、天聰六年以前に作つ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は確かだと見られる。多分天聰三年に記録職を明制した、その時分に作つたものであらう。そして又この頃同時に庫里纏等が記録していつたものが老檔の太宗紀に相違あるまい。太宗紀が太祖紀に較べると余程その體を成してゐるのも、始めから用意してかゝつたからだと思ふ。太宗實錄天聰五年正月二十五日の條に、太宗が文館に幸して庫里纏巴克什が書物を作つてゐるのを見、何を書いてゐるのかと問ふと、庫里纏は對へて「實錄でございます。上の行はれる所を記してゐるのであります」と云つた、すると太宗は「その様なものならば、予は見る可きであるまい」と云つたところが載せてある。これは唐の太宗が史館に幸して史臣の修めてゐる起居注を見せよと迫つたが、史臣はこれを堅辭して書じなかつたとのことが資治通鑑に見えてゐる、それをもじつて太宗の明君であることとを諷刺した語であるが、さきに命を承けた庫里纏が忠實に其職に務めてゐたことがこゝに示されてゐる。それから更に天聰六年には、太宗に仕へた漢人の楊方輿といふ者が時政を論じて上つた條疏の中に「我が金國(當時滿洲)は金若しくは銀金を國號としたは巴克什が書房の中に務めて日記を作つてゐるが、その日記は皆金字ばかりで漢字がない、皇上は金漢の主である。行

はれる所を金人に知らせるだけではよくない。漢人にも知らせなくてはなりません」との意味を述べてゐるが、さきの實録といひ、(實録は皇帝の薨後に修め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呼稱は適當でない。日曆若しくは起居注など、いふべきであるが實際の内容は何れも殆んど異同がないので、かうした混稱が行はれたのである)この金字の日記といひ、これが滿文老檔であることはまづ疑ひを容れまい。老滿文原檔にはところ／＼に漢譯が付してあつたといふが、或ひは右の如き上疏によつて試みたことだつたかも知れぬ。

滿文老檔(嚴密に言へば滿文原檔であるが)は大體この様な經過によつて作られたものと推測されるが、然しこれは結局草稿として作られ存せられたものである。原檔の用紙には明代の公文書や高麗紙が利用され、従つてその紙幅も大小まち／＼で、故宮文獻館の原檔整理記文獻特刊二九頁によれば、最寬のもの四十七種、最窄のもの二十四種、最長のもの六十・六種、最短のもの三十六種、又毎冊の紙數も最も厚いものは五百葉餘りに達し乍ら最も薄いものは僅かに二葉に過ぎないとある。これを以て存貯すべき記録にしようとしたのでないことは推定し得よう。存貯すべき記録は別に實録として編纂したのであつて原檔は要するに實録の材料、實録の底稿として使用され、それで終つたのである。然しかうした性質のものであるが故に史料としては最も高く標價される所謂根本史料である。實録などでは到底知ることの出来ない幾多の史實が載せられてゐるのであるが、たとひ實録と同様の事實を記述しても老檔は遙かに詳細で、その上虚飾らしいものは殆んど見られぬ。滿洲族特有の社會制度や風俗習慣、例へば狩獵の制、八旗制の淵源、部族聚落の構成、刑罰の方法、莊園の構造などを究めるのには、老檔を措いて他に史料はないと言つても過言でない程その方面の資料を豊富に含んでゐる。太祖がその弟と長子とを幽殺した経緯、太祖房中の女が姦通したこと、姦通した女を處罰すると陰部を刺したことなど秘事に屬すべきことも少しも忌む所なく記録してゐる。さきに記した達海の女事件といふのは、達海が太祖家の奥向きの女中と乳くりあつて太祖の怒りに解れ死刑に處されようとしたが、達海が居なくなつては漢文書の取扱ひが出来なくなつてしまふといふので丸太木に縛りつけられて許されたといふ事件である。このことは老檔の秘記で、滿洲名臣傳や清史稿列傳等には絶えて言つてをらぬ。これらの書物には後世達海を滿洲聖人として崇めようといふ議があつたとき、反對があつて取止めになつたと言つてゐるが、その反對といふのが何の理由によつたものか、蓋し老檔秘記によつて推察に難からぬものがあるやうに思ふ。この種の例は枚舉に遑なく、實際老檔に當つて見れば汲めども盡きぬ泉であることは一見明瞭である。老檔こそは、その稚拙な行文の間に滿洲族の思想感情生活一切のあ

り方を盛つたものである。今日老檔を措いて清史の研究、滿洲族の研氣は不可能に近いと言はなければならぬ。

乾隆改寫の滿文老檔が原老檔の忠實な寫してあることは、上述するやうな記事が憚りなく載せられてゐること、女眞國・金國・建州など乾隆時の通例修本ならば當然刪除校改せらるべき文字も留められてゐること、毎所「原檔殘缺」の貼紙をして文意の續かない個所もその儘殘されてゐることなどから推測に難くない。だから老檔依據したゞけでも充分ではあるが、然し尙原老檔そのものゝ文字び原老檔の塗抹文字や刪改文字の何であかつたかは詳細適確に老檔を究める上からは是非知つておきた宮ことであつた。行方を失ふ前にこの種の工作の施されてゐなつたことは殘念である。往年北京東方文化研究所の橋川氏は故い側と協議の上原檔全部の影印刊行を企畫し、熱心に奔走せられる所あつたが、つひに實現を見ないで終つた。まことに惜しみても餘りある次第である。

尙滿文老檔には上述したもの、他、天命九年・天命六年・天聰九年三檔冊の發見が前引文献特刊の整理記に報ぜられてゐる。該記に「均しく未だ表裝を加へず。その字體及び記事體裁は表裝濟みの老檔（即ち原檔）と頗る似てゐる。同類のものに相違なく、乾隆時表裝を加へたときには未だ見はれなかつたものだ。」とあるから乾隆時重鈔老檔に洩れた分のことに相違ない。但し天六年份は重鈔老檔にも完全に具つてゐる。天聰九年份は老檔に無く、天命九年份は下半年だけが無いこと前記の通りであるから、軋れ重鈔老檔の缺を補ふものであるとして天聰六年份はどのやうな内容のものか。整理記にはこの點に就いて何の記述もなく、現物は亦已に前遷して消息を絶つたのだから今は確めやうがない。文献特刊は民國二十四年秋の刊行、整理記に右三冊は最近の發見とあるから二十三年の頃に發見されたのであらう。ところでこゝにもう一檔冊、恐らく右三檔冊の發見後に引續き發見されたものらしく整理記には記載のない崇德三年分の滿文檔冊がある。これも現物はないが、その青字具本が北京圖書館の滿蒙資料室にあり、それによつた私はかういふ物のあることを知つたのである。崇德三年正月から十二月まで安全に具つてをり、亦重鈔老檔にはない分である。京都大學ではこの青寫眞による寫真本一部を作つた。今日些さかでも原檔の佛を偲び得る唯一のものである。

老檔の翻譯には今日迄二つの試みが行はれた。一つは中國の徐世昌・金梁氏等の監修になるもので、その極少一部は金梁氏の「滿文老檔秘錄」二本として刊行され、全譯の原稿は今故宮文獻館に保存されてゐるが、相當無責任な翻譯で、少し難解な個所は盡く翻譯してないかゴマカスカしてあるので到底信據は出來ない。今一つは日本の故藤岡勝二博士の譯業であるが、博士十年に苦心にも拘はらず、つひに業半ばにして亡くなられたが爲、その塗抹甚しい遺稿が影印刊行されるに止つた。一應

全部に亘つて譯出されてはゐるが、尙遺憾な點が甚だ多い。參考資料の充分でない當時のことゝて已むを得なかつた次第とは言へ、博士のため痛惜に耐えない。最後に不肖自らも亦翻譯に着手し、目下些さか梓に上せつゝはあるが、前途の程はこれまた逆視し難い。

以上を書き終つたところへ、滿洲の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から同處の刊行に係る「舊盛京內務府藏順治年間檔」といふものがとゞけられた。題名通り舊盛京內務府に所藏されてゐた順治年間の檔冊の謂ひであるが、これが全部滿文で、後代のものゝやうに漢文などは付いてゐない。順治年間といつても順治年全部には亘つてゐない、順治四年から同八年までの五ヶ年に亘るもので、その間に於いて盛京內務府と北京朝廷の各部衙門との間、並びに盛京內務府と盛京各部衙門との間に往復された文書凡て七十一件を手控えた冊檔で、量から云へば左程大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が、内容的には清初滿洲の政治・經濟・制度・社會などの實情を徴すも上に甚だ貴重な史料である。盛京內務府といふ職域の限られた衙門の文書であるため、上述の「滿文老檔」程には廣般多岐な内容を有つてゐないが、代りには盛京內務府といふ特殊な衙門制度に關する重要な史料を成してをり、且つ年代的にも滿文老檔以後の順治年の事を扱つてゐるのだから、滿文老檔とは自から亦別個の價値を具へるものである。今般刊行されたものは、原冊檔の影印本一冊と別に戸田茂喜氏の苦心になる解題・和譯一冊とから成つてゐて學界を裨益すること蓋し尠なからぬものである。戸田氏によれば、この種の滿文檔はなほ引續き刊行されるものゝやうであり、學界の期待は甚だ大きいのであるが、それにつけても思はれるのは、この地北京故宮内に藏された莫大な檔案檔冊類のことで、そのうち內務府子冊中の順治年間檔だけを採つて見ても、その量は遙かに奉天檔のそれを凌ぐものである。奉天檔同様この時代のものはまだ滿文だけで認められてゐて漢文のものはない。未だ誰人によつても讀解されず、私自身もかね／＼一閱の希望を有らながら今日に至るまで一指をも深め得ない有様なのであるが、戸田氏今回の奉天檔の譯業から推しても、一日も早くこれを然るべき形で學界に公示提供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ものと考へる。「滿文老檔」は單に「滿文老檔」として太祖太宗の二代限りに終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の種の滿文檔が一切整理統合されて始めてその全き姿を具へ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ある。

(未完)

說 鴟 尾

——中國建築上圖騰遺痕之研究

孫 作 雲

一

我這幾年所作的關於中國古代圖騰制度的研究，主要的是從圖騰制度的遺痕(Survival)①諸方面下手。因為這些遺痕一一皆有其前身：若無前身，不會有這些遺痕，若無遺痕，我們便無法求其前身。所以這種遺痕的研究，在我看來是非常重要的。我所作的遺痕的研究，大概可以分爲三方面：一是書本上的，二是實物上的，三是風俗上的。書本上的遺痕又可以分爲三種：即語言文字、歷史記載、神話傳說。實物上的遺痕也有三種：即實物形態、圖案花紋、裝飾美術。風俗上的遺痕也可以分爲三種：即民間信仰、風俗制度、民間藝術遊戲。我幾乎每作一個題目無不從這三方面觀察研究，每提出一個說法總想在這三方面求其融會貫通，即在論證上求其互相調和而不矛盾。

對於本問題，我還想用這老法子，從建築遺痕上一考其圖騰的痕跡。

在說到本文之前，我先介紹兩位日本學者對於本問題的研究，然後再略申鄙見。

第一位是原田淑人先生，原田先生在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作論鷓尾②根據匈牙利人斯坦因（A. Stein 1862）在敦煌千佛洞所發現的佛畫中所畫的鷓尾（原物現藏大英博物館），參以德國人 T. 009 在中央亞細亞貝最克利克地方佛寺廢墟中所發見的壁畫③上的鷓尾作鳥首之形，參以日本唐招提寺的鷓尾作反羽狀因而推測鷓尾（一作鷓吻）即「鳳凰」，又引唐劉肅大唐新語曰：

「則天造明堂，於頂上鑿鐵爲鷓鷦，高二丈，以金飾之。軒々如飛。數年，大風吹動猶存其址，更鑄銅爲大火珠，飾以黃金，煌々耀目今見在焉。」④

又引說文：「鷓鷦，鳳屬，神鳥也」，禽經：「青鳳謂之鷓」，及唐才子張鷟故事以爲證，說此鳳亦即「鷓鷦」。後來，鳳凰的原義失掉，因其形似鷓鷦之尾遂呼曰「鷓尾」，又音變而爲「祠尾」，「蚩尾」。宋人以來始以鷓尾爲魚形更附會於漢柏梁臺災，越巫壓勝之事。雲按原田先生說鷓尾爲鳳鳥之首，用考古學上的實物作證明，誠爲言之有據。但竊意鷓尾之作鳥首者，乃鷓尾形態在後代的演變，不足以以此概論鷓尾皆爲鳥首，更不能以此推求鷓尾之起源。我們知道鷓尾的形狀不一，除作鳥首之外亦有作反羽形者，⑤有作魚尾上翹者，如日本城樓通常所見之鷓尾⑥有作獸頭形者，明周祁名義考說：「皆以意爲之，非其本則然也。」，然則，作鳥首者殆亦是以意爲之。考鷓尾二字本作蚩尾，（說詳後）到後來「鷓尾」譌爲「蚩尾」以後，恰巧鷓尾的鷓字爲鳥，蚩尾之形又翹尾上舉如鳥羽形，後人不明本訓，因緣附會遂以蚩尾爲鳥形，更作其形爲鳥頭或反羽，唐蘇鸞演義說，「今世人（雲案鷓爲光啓進出土，光啓爲僖宗年號）多作鷓字，見其吻爲鷓鷦，遂呼之如鷓尾」，可見這種錯誤的由來。唐會要也說「時人或謂鷓吻非也。」我們從這里瞭悟一種事實，就是西域佛畫及日本建築的蚩尾，大概是唐時蚩尾譌作鷓以後，遠方匠人見其字作鷓，遂以意爲之而作鳥首或鳥羽之形。這祇能說是蚩尾形式在後代的演變而不能認爲是蚩尾的本來形式。況且屋棟上作蚩尾的動機是爲了避火的，如屋頂上的藻井同，營造法式卷二「闔八藻井」條引風俗通義：「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厭火。」沈約書：「殿屋之爲闔泉方井兼荷華者，以壓火祥。」注：「今以四方造者，謂之闔四。」蚩爲水蟲，故作其尾以壓火災，

「作鷓鴣字，即少意義」（蘇鷓鴣語），不用說在形制上作鳥首或反羽之形更無意義的了。

第二位是松本文三郎博士的鷓尾考①松本博士說鷓尾仍是魚虬而非鳥類，他更進一步地指定這種魚虬即是海中的鯨魚，梵文名 Makara，中國人音譯爲「摩伽羅」或「摩竭」，並引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曰：

「摩伽羅魚亦云摩竭魚，正言摩迦羅魚，此云鯨魚，爲魚之王也。風土記云：海中有鯨魚，長數千里，穴處海底，出則潮下，下則潮上，入出有時，故有上下。」

祇於爲什麼說鷓尾就是鯨魚呢？因爲宋彭乘墨客揮犀說：「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於屋以禳之（火災）」，張師正的倦遊錄上也說：「天上有魚號鷓星，宜爲其像冠於屋以禳之」，松本博士說此處的「魚尾星」，「鷓星」就是「魚尾宮」，而「魚尾宮」在印度叫着「摩竭宮」，意即鯨魚或鮫魚，所以中國建築上的鷓尾所取象者即此摩伽羅魚。因爲摩伽羅魚其尾上翹，故鷓尾亦上翹，因鯨魚能噴水，故置屋頂以壓火災。鷓尾既爲鯨魚的象徵故鷓字乃「蚌」字之誤，蚌字即摩竭之對譯，其後更音變而爲鷓，祠、蚩皆同音假借字。我們看這種解釋亦言之成理。但是我們首先懷疑人間的鷓尾是否即天上的魚尾宮或鷓星，是頗有問題的。即使是的話，中國的魚尾宮是不是就是印度的「摩竭宮」（即摩伽羅魚星座）也有問題的。並且，據松本先生說「摩竭宮」原爲黃道十二宮之一，黃道十二宮是從巴比倫發生，傳入埃及，希臘以入印度而至中國者。但此宮在西洋叫着 Capricorn，Capri 即山羊，Corn 即角，拉丁語之義爲「山羊角」，如何從山羊角一變而成印度的「摩伽羅魚」呢？並且松本博士說黃道十二宮在印度語中多是直譯希臘文之名，如獅子宮之 Leo 在印度名 Simha（獅子），處女之 Virgo 在印度名 Kanya（處女），雙魚宮之 Pisces 在印度名 Mina（魚）等皆是，獨此「摩竭宮」不用希臘文的山羊角的本義而用印度原有的名詞，其故殊不可解。並且人間建築上的鷓尾不一定非和天上的星座發生直接的關係不可，我想這是兩個問題不必黏合在一起，因而從天文星座上推測鷓尾的本義爲印度的鯨魚，其說殊嫌迂迴。恐怕中國不等印度鯨魚之來，是早已經有了鷓尾了。並且在所有的關於蚩尾材料之中，竟無一條言及鷓尾與印度有關之事，這一點我們也不能不予以注意。我們如其在異域中爲鷓尾求其「前身」，倒不如在中國本土中爲蚩尾尋其傳統。以下略述愚見以求正於諸位先進。

三

中國古書中關於鷓尾的起源皆說是始於漢武帝柏梁殿災，越巫陳方以厭火祥之事，考其事在武帝太初二年十一月乙酉，史記封禪書曰：

「上還，以柏梁殿；故朝，受計甘泉。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廣袤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瀾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靈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殿，并幹樓，度五十丈，蓋道相屬焉。」
此文中雖不言建鷓尾，但後世諸家皆言鷓尾從此起。



明彩釉正吻摹寫圖

一、唐蘇鶚演義云：

「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世人多作鷓字，蓋其吻如鷓尾，龜厚之如「鷓吻」。顏之推亦作此鷓。劉孝標事始作此。⑩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鷓寫字，即少意義。」⑪

二、唐王叔弼炙子雜錄：

「漢柏梁殿災，越巫獻其術，取鷓魚尾置子殿屋以厭勝之。」⑫

三、太平御覽卷一八八引唐會要云：

「漢柏梁殿災，後越巫曰：海中有魚虬，尾似鷓，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祥。時人或謂鷓吻非也。」

四、宋李誠營造法式卷二：

「漢記柏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鷓，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祥；時人或謂之鷓吻非也。譚賓錄：東海有魚虬，

尾似鵠，鼓浪即降雨，遂設象於屋脊。」

五、宋黃朝英細素雜記卷一「蜚尾」條：

「蘇轍演義云：蜚者，海獸也。……（案見前引）古老傳云：蜚，蜚尾出於頭上，遂謂之鵠尾，顧氏家訓云：東宮舊事呼鵠尾為「鵠尾」，蓋張敞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遂鄉俗訛謬，取吳呼蜚為祠，遂為祠尾。⑩又俗間呼為「鵠吻」見其吻如鵠吻，遂以此呼之；自後蜚字，因有作此者。余按倦遊雜錄云：「雲案倦遊雜錄為張師政撰」：「漢以宮殿多災，術者吳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于屋以避之，今亦有。」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鵠吻，狀亦不類魚尾。又案陳書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置鵠尾。後注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訶開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鵠尾。⑪又北史宇文愷傳云：自晉以前，未有鵠尾⑫。用鵠字，宋子京詩云：「久叨鵠尾三重閣」，兼撰新唐書，皆用鵠字。⑬又江南野錄云⑭：「初殿臺閣，各有鵠吻，自乾德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遷復用，至是遂除。」此又用鵠吻，竟未詳其旨。」⑮

六、顧宋彰飛墨客揮犀：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于屋以避之。今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鵠吻，狀亦不類魚尾。」⑯

七、宋吳處厚青箱雜記：

「海有魚虬，尾似鵠，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柏梁臺災，越巫上厭勝之法，大起建章宮，遂設鵠魚之像於屋脊，以壓火災，即今世之鵠吻是也。」⑰

八、明周祁名義考：

「輿圖雜記，鵠吻形似獸，立於屋角上。又云鵠吻似龍，鰲魚亦似龍，皆立於屋上者。今殿庭曰吻，衙舍曰獸頭，大抵皆蜚也。殿庭為鵠吻，衙舍為獸形，或為魚形，以別於宮殿，皆以意為之，非其本則然也。」⑱

九、明張璠疑耀卷三「蜚尾誤作鵠」條：

「今宮殿尾之屬，非闕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柏梁殿，恐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滄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作鷗，殊誤。」

十、清高士奇天祿識餘卷四「魚尾」條：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於室以禳之。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尙有爲飛魚形尾指上者。」

同書蚩尾條曰：

「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鷗字。劉孝孫事始云：蚩尾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

古老傳曰：蚩尾出於頭上，遂謂之蚩尾。」

以上十條皆言蚩尾的造作始於漢武帝時柏梁臺災，故文選卷二張平子西京賦曰：

「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

封禪書和西京賦雖未明言越人勇之獻方作蚩尾，但蚩尾一定也是勇之所陳的諸方之一，不過事情瑣碎，封禪書和賦中不便記載而已。並且我們更以此事爲線索，知道在柏梁臺災之前是早已有蚩尾了，且其盛行之地在東南之越。果然，我們在後漢趙曄的吳越春秋裏找到了文獻上的記載。吳越春秋二闕間內傳曰：

「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亦越屬於吳也。」

這雖是吳王闔閭所設置的一種制勝的巫術，但是我們看「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以象龍角」，知道當時城門上原有龍角，且其數爲二，這不是和後代的蚩尾一樣的麼？吳越時代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分期，我們從這里知道至少在那時候已經有了蚩尾了。我們在此處所最關心的倒不是鷗尾的時代的早晚，而是鷗尾的盛行地方在越這一點上。我們雖不能說越地是鷗尾的發源地，但至少可以說越地盛行蚩尾。所以越人勇之尙保存關於蚩尾的較原始的傳說和意義。爲什麼偏偏在越地盛行這種建築裝飾呢？我想這或

者與越人的宗教迷信有關——即與越人最初所崇拜的圖騰有關。我們知道越人自稱爲大禹之後，夏后帝少康的庶子，封於會稽以奉禹之祀^①而我說夏禹是蚩尤之後，其民族以蛇爲圖騰^②那麼在屋頂上所建置的兩龍角不是和他們所崇拜的圖騰有關係麼？這種在屋頂上特有的建築裝飾其先或立於門前類似北美洲印地安人的「圖騰柱」(Totem Pole)，其後才移於屋上，以爲裝飾，兼取其水火相勝之意，以避火災這樣便構成後代蚩尾的意義了。



(清勞吻以)上採自支那工藝圖鑑

以上是關於蚩尾的初義的推測；今更詳論蚩尾爲水蟲這一點。說蚩尾是海獸，爲水精，爲魚虬，爲飛魚，爲魚尾，似龍，除去書本上的證明以外，又可用常識來判斷。鷓尾之鷓即「鷓鴣」俗呼爲「貓頭鷹」，古今中外多以此鳥爲不祥之物(莎翁戲劇中稱之爲 Evil Bird，中國人不會把這種不祥之物放在屋子頂上的。且就蚩尾的形態來說，侈吻，巨目，翹尾，有齒，也絕不會是貓頭鷹。且作蚩尾的動機是爲了避火災，「作鷓鴣字，卽少意義」(蘇鸚語)。因其本名爲「蚩尾」而蚩卽蛇，蛇爲水蟲，故置屋上以厭火災，正是當然的事。鷓尾之鷓本作蚩，我們又可以從楚辭天問中得其證明，天問云：

「鷓鴣曳銜，蘇何聽(聖)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我在蚩尤考中證明「鷓鴣曳銜」卽漢畫像石、漢瓦、漢墓壁畫、漢碑之中所常見的龜蛇交尾之玄武圖，此處的「鷓」卽蚩，亦卽蛇，非鷓鴣，更非有角之龜。天問之「鷓鴣」若爲「蚩龜」，那麼，鷓尾當然也就是蚩尾了。

蚩(鷓)尾既是魚龍水獸，則「作蚩尤字是也」。劉孝孫事始和蘇鸚演義真可以說是先得我心了。可惜他們不知道蚩卽蛇，

蚩尤卽以蛇爲圖騰者，故又引後世曲說以蚩尤爲猛獸，牛角牛耳，可以說是交臂失之。我們在這里不但知道鷓尾應作「蚩尾」，蚩尾之形狀爲龍魚，寫作「鷓」乃是音誤，形作鳥首或鳥羽者皆以意爲之，更藉此可以推知蚩尤必爲水蟲，卽以蛇爲圖騰，因爲蚩

尾的建築是取蚩爲水蟲這一點上；偶爲世尤之後，而懺人又爲偶後，故越地盛行蚩尾，故蚩尾最初建築的意義是爲了圖騰崇拜。我們從建築裝飾之中尋求其圖騰的意義，真是一件非常有意義而且有趣味的事。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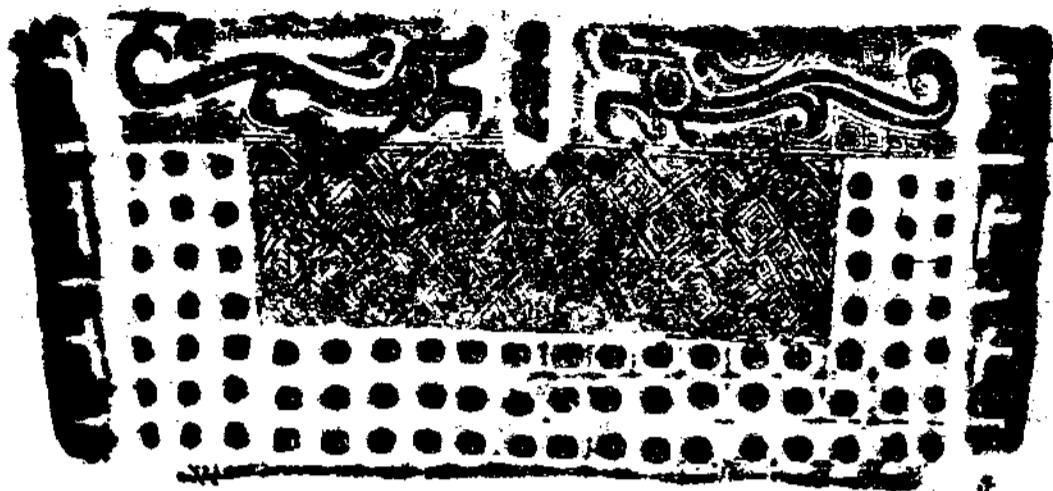
最後，我們再對蚩尾的形態作一番推測。蚩尾的形狀據舊書所載既爲魚虬似貌，現在就我們在北京所見到的蚩尾其形作怒目，侈吻，露齒，尾作騰躍上舉之形，使我們馬上發生一種相識之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使我們不禁想起在銅器上所常見的「饗饗紋」和「夔龍紋」^②。銅器中如容庚先生武英殿彝器圖錄頁十四商器「饗饗鼎」上的饗饗紋，及同書葉一亞方鼎的夔紋，皆側面，侈吻，上唇翹起，下唇下伸，其尾上翹，兩尾相對，與屋棟兩角上的蚩尾，使人起一種相識之感，其實，我們可以大膽地說蚩尾即饗饗之變形。

我們又就蚩尾的頭部作怒目，侈吻，露齒之形這一點上，使我們覺得這種形式很像饗饗紋，饗饗紋的特徵亦在怒目侈吻露齒。而蚩尾因爲限於屋角上地位的狹小，所以有首無身，與呂氏春秋先識覽所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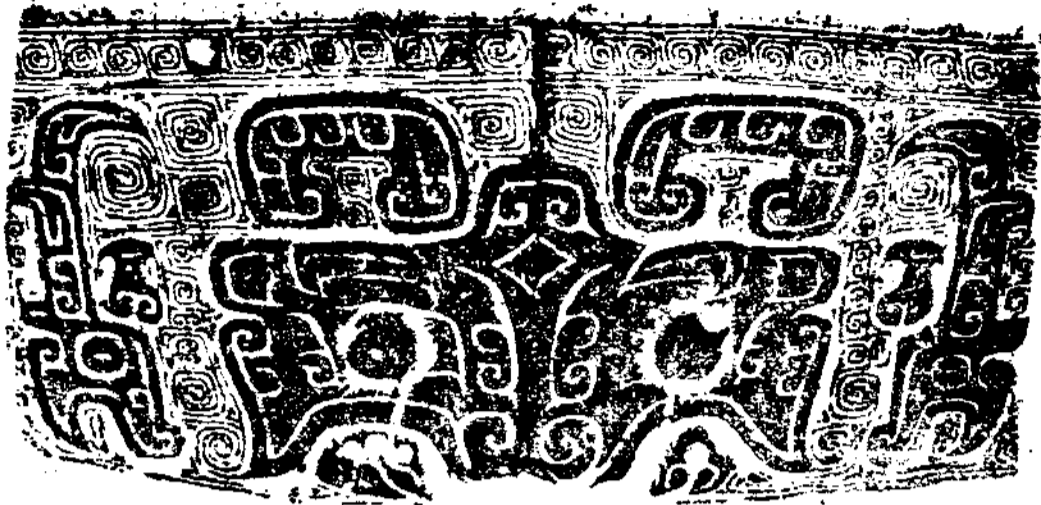
「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這一點尤其是相合。所以我們又可以說蚩尾亦即饗饗紋的演變。

我在饗饗考中說饗饗紋與夔紋皆取象乎龍蛇，饗饗紋爲正視形，夔紋爲側視形，其初皆爲夏人之圖騰。夏人鑄鼎象物，即所以象其圖騰；而蚩尾之物亦爲龍蛇，其初相亦爲圖騰崇拜，亦若合符節，所以我們說蚩尾是饗饗紋與夔紋的演化決非無因的。



武英殿彝器圖錄所載亞方鼎



武英殿樂器圖錄所載鸞尾圖

蚩尾因為限於屋角上狹小的地位，乃不得不將其身體縮短，僅剩了巨口和翹尾，故世人或名之曰「鸞吻」，或名之曰「蚩尾」，皆就其首尾部份的特徵而言。又因其形似獸頭，故又呼之曰「獸頭」，與鸞紋亦呼為獸頭紋者完全相似。但匠人自有其藝術上製作的傳統，惟恐後人們不知其原物為龍，乃於尾上空隙之地別所小龍以實之，以着實地證明其物之原為龍，我們從匠人這種苦心之中，更可以證明蚩尾即龍之變形。

最後，我們再看現在浙江省古越地的蚩尾完全作二龍之形，有首、有身、有尾、且有爪作捕捉之狀，體上翹作騰躍之狀，如木村貞吉支那建築上所載的浙江紹興禹王廟及浙江天台縣天台山真覺寺大殿上之鸞尾②，及伊東忠太支那古建築裝飾上所載的杭州海潮寺山門的蚩尾即是。安南西貢附近廟宇上的蚩尾亦然③，更可以確信蚩為龍蛇之象徵，其初非鳥首鳥羽矣。

五

蚩尾一物也像中國其他文物一樣，隨着政治勢力的伸張與中外交通的發達，由中原而傳播到四裔。我們看東自日本，西至中央亞細亞，南至交趾，北至塞外，無處不有這種建築上的裝飾物，以示其為中國文化圈之一環。我們說這話並不是夜郎自大，而實在是根據實物來說的一種常識的話。日本與中央亞細亞的鸞尾已見前，茲不贅，塞外的鸞尾我們可以拿北魏所開鑿的大同雲岡石窟所雕刻的鸞尾為例④南方可以拿安南西貢附近廟宇上的鸞尾作代表，可見這種建築裝飾物流傳之廣。松本博士在鸞尾考文中引水經注林邑國條曰：

「其城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飛觀鷓尾，迎風拂雲。」

而歎息著說：「我們實在不得不驚歎於其範圍之廣大」，洵可味之言也。

我們從以上所論，不但明白鷓尾之起源，——鷓尾原爲蚩尾，初爲越人之俗；更可推知其原形，其初爲圖騰極醜，其後變爲壓勝之物；至今日完全成爲裝飾性質，即其壓勝之用，亦不爲人所知了。我們從這裏可以得到一條教訓，就是研究上古史或古代神話，絕不可限於一隅的，要注意於多方面，往往在無關聯之中找到關聯，因而可以得到意外的收，獲對於問題的解決有很大幫助。這原因是因爲古代社會和我們距離太遠了，時代更易，人文進步；地域阻闕，民族歧異；所以一種風俗，一種制度，一種迷信，往往在表面上消滅，而實際地却轉變成另外一種形態，如建築、雕刻、繪畫、文學、俗語、俚諺之中，隱隱約約地在那里潛藏着。此即我所說的「遺痕」，亦我所最致力的地方。我們研究古代神話，古代史，古代社會，推而言之，凡研究一切古代事物，必須把這些隱藏之迹，發覆燭幽；使之聲息相通，互爲證明，則一切問題皆可以應刃而解了。

〔注〕

①英國 Sir Edward Tylor (1832—1917) 在所著原始文化

(Primitive Culture) 中主張民俗學是研究遺留 (Survival)

的學問，其後 Andrew Lang (1840—1930) 亦主張此說。

現代英國民俗學權威 Sir J. G. Frazer (1854—1941) R. R. Marett (1866—) A. Haddon (1855—) Sir G. L. Gomme (1853—1916) 皆擁護此說。此說雖不免將民俗學所研究的範圍

局限過狹，但研究古代信仰、風俗、傳統之遺留於現代的痕跡確爲民俗學中重要之課題。

②原田淑人博士「鷓尾について」原載東洋學報第十四卷第一

號今輯入東亞古文化研究，昭和十五年東京座右實刊行會出版。

③見原田先生文引，圖象見原田先生東亞古文化研究圖版第五十七。

④劉肅大唐新語凡十三卷，有說郛本(不分卷)神海本，唐人說舊本。

⑤反羽鷓尾見日本正倉院所藏之玉蟲厨子及法輪寺所見之鷓尾，參看原田先生書圖版第五十六。朝鮮之鷓尾亦多作此形，見濱田耕作新羅古瓦之研究。

⑤見田邊素博士所編之日本建築城郭篇日本彦根城、松本城、

高梁城、岡山城、大山城、九龜城之「天守」(城樓)，

及特別建築物篇之關谷巖柱門，昭和十六年彰國社刊行。

⑦見東方學報京都第十三冊第一分，昭和十七年四月出版

⑧在宿曜經以前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婆羅門天文經，婆羅門天

文說，應登伽經說星圖，二十八宿十二次等，但俱佚。總

之十二宮傳入中國之時代難相當的早，但與鷓尾似無

關。

⑨劉孝孫隋唐間人，名存，事始三卷，有說郭本。

⑩清李爾元函海輯本，宋無名氏紺珠集卷十一引此較略。

⑪此據宋高承事物紀原卷八及林光華輯稽古彙編三引。

⑫見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鷓

尾爲鷓尾？答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遂

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爲鷓祀，故以祠代

鷓。」又東宮舊事者張敞，據松本博士考證云爲東晉末

元與前後人。

⑬案見陳書卷三十一蕭摩訶傳：「舊制三公黃閣應事置鷓

尾，後主特賜鷓尾開黃閣，門施行馬，應事寢堂，並置鷓

尾。」

⑭見北史卷六十字文愷傳，乃愷對隋煬帝關於建明堂之奏

文。

⑮新舊唐書五行志記載鷓尾之材料甚多，有作「鷓尾」，有

作「鷓吻」，松本博士云唐代是中國鷓尾的最盛行期，其

說甚是。

⑯江南野錄宋龍哀撰，有說郭本及五朝小說本。

⑰清康熙時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卷三十五

「宮室總部」全用此文，無他材料。此據清曹溶學海類編

本引。

⑱案王國維續墨客揮犀跋云此書爲兩宋間人撰，見殷禮在斯

堂叢書內。

⑲見唐宋叢書本，碑海本。

⑳見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二十一「宮室類」引，案椒園雜記

爲明陸容作，此條在卷二。

㉑見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句踐世家及吳越春秋。

㉒見拙著蚩尤考，本書第一篇。

㉓關於鷓尾紋及鷓龍之發生及其演化請參看拙著鷓尾考，本

書第二篇。

㉔見木村貞吉支那建築圖版三十六及二二九，昭和三年

日本建築學會出版。

㉕見伊東忠太支那建築裝飾第一卷圖版八、九、



共生と生物進化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理學博士 岸 谷 貞 治 郎

偕て今或る動物體內に細菌が侵入した場合、その動物は細菌侵入の影響によつて或る種の變化を來たすであらう。その變化にも囊に述べた二つの場合がある。例へばチブス菌が我々の腸内に侵入した場合、防禦に關係を有する我々の體內のあるゆる組織や器官は、全力を擧げて此のチブス菌の撃退に當るであらう。而も不幸にしてその防禦力がチブス菌の増殖に及ばない時、終に敗北してチブス即ち傷寒に罹るのである。然し兩者の戦はこれで終つたのではなく、實は長期戦に入つたわけで、我々の體內では全細胞を動員して、チブス菌

の排出する毒素を中和し、これを無毒なものになす處の抗毒素や、チブス菌を溶解する處の溶菌素などを製造し、これによつて病氣が恢復する。即ちチブスに對して免疫となるのである。心臟が弱いか出血の量が多いとかの爲に不幸病中に斃れることのない限り、チブスは必ず恢復すべきものである。偕て恢復した人は其の後數年間チブスに對して免疫である。即ちチブス菌侵入といふ外界影響によつて免疫といふ一種の獲得性をもち得たのである。此の獲得性は然し其の個人の一世代の間さへも保たれず、數個年で消失するくらゐのもの

であるから、勿論子孫に遺傳するものではない。處が麻疹のやうな濾過性病原體による疾患の場合は、普通その免疫は一生の關係される。幼時一度これに罹ると再び罹るといふやうな事はまづない。然し此の免疫も子孫には遺傳しない。嬰兒が生後一ヶ月間ほど麻疹に免疫なのは母の胎内に居る時、母體から受けた免疫抗體が暫時残つてゐる爲で遺傳したのではない。病原菌侵入といふやうな外界影響は一時的のものであり、其の影響は直接の結果として免疫といふ獲得性を得させるだけで、生殖細胞の遺傳質に何等の變化も起さないのであるが、動物の生活に利益を興へるやうな細菌が侵入して來た場合は如何であらうか。斯様な細菌は終生その動物體内に共生するであらうから、細菌自體も多少の變化をなすであらうし、動物の方も亦その影響によつて變化を起すであらう。細菌が侵入した事が動物にとつて一つの影響であると同様に、動物體内に入つた事が細菌にとつても一つの外界の影響であるからである。さて此の影響が兩者の遺傳質にまで及び、これに變化を興へるであらうと言ふ事を否定する根據は存在しない。その影響は直接のものでない場合の方が寧ろ多からう。共生細菌が先づ直接に作用して動物體にAといふ變化を起させる。此のA變化がB變化を誘發し、此のBが更にC變化を起させ、此のC變化が遺傳質に影響して之れを變化させると言ふ事は想像できる。斯様な場合、今日有する我々の知識では此の過程を追跡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い爲、簡單に「未だ

不明なる内因によつて」といふ言葉を用ひてゐるのである。この所謂「未だ不明なる内因」によつて遺傳質の變化することは一般に承認されてゐる處である。

粒線體の共生微生物である事は既に述べたが、此の粒線體の遺傳に關係する事に就ては數々の事實が知られてゐる。鼠の精蟲の螺旋絲が粒線體より移變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や、粒線體或はその形成した物體が精蟲と共に卵細胞に入る事は既に證明済みの事實である。卵細胞は細胞質を多量に含んでゐるので粒線體は其の本來の形態の儘で、その内に留まつてゐるが、精蟲のやうに細胞質を殆ど含有しないものに於ては、粒線體は螺旋絲とか副核とかの形をとつて入つてゐるのである。斯様に卵細胞にも精蟲にも核の外に粒線體が存在するといふ事は、粒線體の遺傳に關係ある事を示すものであると云つてよい。海鞘に就ての研究結果によれば、此の動物の卵が受精すると未だ分裂を起さない前に、卵に三つの層が現はれる。上層は透明、中層は黄色、下層が灰色を呈するが、後その各々から外胚葉、中胚葉、内胚葉が生ずる。而して上の三つの層は粒線體の分布の相違によつて生ずるものである。今日の遺傳學者乃至細胞學者の多くは遺傳問題に關しては、研究の對象として唯染色體にのみ主眼を置き、これによつて凡てを解決しやうとする傾向がある。これも一つの道ではあるが、唯一の道であると考へるのは誤りである。海鞘類に於て受精卵が分裂前に、粒線體の分布相違によつて三層に

分かれ、將來各種の器官や組織を形成する處の、外、中、内の胚葉が此の三つの層から發達すると云ふことは何を意味するか。染色體は生物の種の特質を保ち、これを遺傳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は何人も否まない。然し同じ形と同じ數の染色體を有する細胞の中の或るものは皮膚を造り、或るものは筋肉となり、或るものは骨を構成することは如何に説明されるべきか。我々は斯くの如き細胞の分化は粒線體によつて起るものであると解する。人間の染色體はその皮膚、筋肉、骨などが、すべて人間の皮膚、人間の筋肉、人間の骨などであつて、決して犬や馬のそれ等ではない事を決定するであらう。然し同形同數の染色體を有する細胞をして、皮膚、筋肉、骨等のそれぞれの異なつた細胞に分化させるものは粒線體でなければならぬ。而して其の粒線體は既に繰返し述べたる如く、細胞内に共生する微生物である。

粒線體が或る時期に融解して細胞質内に消失することのあることは屢々觀察報告されてゐる。斯様な場合に粒線體自身の有する遺傳質が、其の共生主細胞の核内に侵入し、共生主の遺傳質に合同する機會がないであらうか。若し左様な場合があるとするれば、粒線體は完全に共生主細胞の遺傳質に成つて了つたのであつて、その粒線體はもはや共生の域を通り越したものであり、亦共生の痕跡も残つてゐないから、斯様な過程によつて生起した形質は共生に由來するとか、しないとか言ふ事は思案による以外證明の仕方がないやうになつて了

ふ。即ち二種の生物が完全に融合して了つたのである、斯くの如くにして共生進化説は現代の遺傳學乃至細胞學の理論と一致し、矛盾する處がないのである。

以上筆者は數個の實例を擧げ、これに科學的の推理を加へ、以つて異種の生物が相倚り相合して新種を生じ、以つて生物が進化する所以の過程の概要を述べた。然し此の論の最も本質的なもの、即ち如何にして或る生物が或る他の生物と共生するか、如何なる性質或は力によつて異種の生物が結合するかに就ては未だ一言も觸れる處がなかつた。以下此の方面に就て考究してみたいと思ふ。

今日知られてゐる元素の種類は百餘に上るが、これ等の元素が相結合して、色々の組合せによつて多數の簡單な化合物を構成し、この簡單な化合物が更に結合して夥しき數の物質を形成してゐる。然し之れ等の元素或は化合物は唯だ勝手氣儘に結合すると言ふものではなく、元素と元素との間にも、亦化合物相互の間にも結合し易いものと結合し難いものがある。所謂化學的親和力と稱するものは斯様な結合性を指すものであつて、AとBとの間に親和力があると云へば其の結合し易い事を意味し、親和力が無いと云へば結合し難いこと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る。今日行はれてゐる學說に據れば、元素は其の中心にある陽電氣核と、此の陽電氣核の周圍を廻轉する電子とから成るものであり、元素の種類は電子の數及び其の配列状態によつて生ずるものである。或る元素と或る他

の元素との間に親和力が有るとか無いとか言ふことは、恐らく元素の斯様な構造に由来するものであらうし、化合物と化合物との間の親和力も亦それ等の構造に歸因するものであらう。生物體は種々の物質より成るものであるが、それ等の物質は構造の極めて複雑なものであり、且つこれ等の物質が有機的組織の下に集合してゐる事故、或る生物と或る他の生物との間に於ける親和性の機構と言ふやうなものは、容易に窺知することの出来るものではない。此の點に於て筆者は免疫學上の學說、側索說(側鎖說)を茲に引用することの必要を感ずるものである。

我々が傷寒に罹るのは腸内に侵入繁殖したチブス菌の排泄する毒素に中毒するからである。幸に死を免れて恢復した人は、その後數年間は、たとへ再びチブス菌の侵入する事があつても傷寒に罹るやうなことがない。即ち傷寒に對して免疫となつたのである。それは此の人の血液中にチブス菌の排出する毒素と結合して之れを無毒なものに變化させる處の抗毒素が産生されてゐるからである。何故に一度傷寒に襲はれた人は斯様な抗毒素をもつやうになつたか。側索說は此の間の機構を次のやうに説明する。我々の原形質をつくる分子の構造は、中心にあつて人間特有の機能に與かる處の作業核と、其の周圍に附着してゐる多くの側索とから成る。側索には種々の種類があるが、其の中にチブス菌毒素の附着簇に相適合する處のものがある。毒素は中毒作用の直接原因となる處の

毒作用簇と、附着簇とから成つてゐる。そこで今チブス菌の排泄した毒素が運ばれて原形質に觸れる時、先づ其の附着簇を以つて原形質分子の相應側索に結合し、然る後毒作用簇が其の作用を原形質に及ぼし、茲に原形質の中毒が起るのである。即ち我々がチブス毒素に中毒するのは、我々の原形質の構造がチブス毒素と結合し易いやうに出来てゐるからで、これを端的に言へば、チブス毒素との間に親和性を有するからである。儲て罹病に際し、原形質分子の有する側索のうちチブス毒素に適合するもの、即ち對チブス毒素相應側索の全部がチブス毒素と結合し盡くす時は、原形質は其の生物的特性によつて對チブス毒素相應側索をほとんど再生補足し、遂には此の側索が原形質分子から離れて血液中に遊離し出るやうになる。これが即ちチブス毒素に對する抗毒素である。それで斯様な抗毒素を有する人に於ては、再侵入のチブス菌から排泄される毒素が組織に運ばれる迄に、血液中で抗毒素と遭遇し、結合中和されて了ふので、中毒作用が起らない。即ち傷寒の症狀が起らないのである。傷寒に罹る時には抗毒素の外に、チブス菌を凝集させる處の凝集素、或は溶解させる處の溶菌素等も生じ、抗毒素と共同してチブス菌の害を防禦するのであるが、これ等の抗體も亦抗毒素と同様の機構によつて生成されるのである。

以上は側索說の概要をチブスの場合を例として述べたのであるが、此の學說は總べての他の病原細菌に原因する傳染病

に於ける免疫についても同様にあてはまるのである。側素説に従へば、我々が傳染病に罹り、その病原菌の種類によつて夫れ夫れ一定の症状を現すのは、それ等の病原菌の排泄するそれぞれの毒素に對して適合する處の側素を原形質分子に具有する事に歸因する。大腸菌の如きは腸内に常住してゐるのに、これによつて病氣の起ることのないのは、大腸菌の排泄する物質に對して適合する側素が我々の原形質分子に缺けてゐる爲か、或は左様な側素があつて之れと結合しても、大腸菌排泄物質の作用簇が原形質に害毒を與へるやうな性質のものでないためであらう。更に側素説を營養の問題に推擴めて考へて見やう。例を蛋白質にとることとする。我々が肉類その他蛋白質を含有する食物を攝る時、其の中の蛋白質は胃液や唾液の消化作用によつて、アミノ酸に迄分解され、血液中に吸収され運搬されて組織に達する。組織の原形質分子には此のアミノ酸と適合する處の側素があり、ためにアミノ酸は原形質と結合し、此の際は毒素に於ける如く中毒が起ることなく、原形質の營養となるのである。斯様に我々の生存に對して有害な中毒と、有益な營養とが共に同一の原理、即ち物質間の親和性によつて起ると言ふことは注意すべき事である。物質間の親和性、それは恐らく物質の化學的乃至物理的構造に由來するものであらう。側素説は此の構造と之れに由來する親和性をモデル式に示したものである。物質、特に生物體を構成するやうな物質は極めて複雑である故、營養や中

毒の現象を闡明することは、科學の今日の水準を以つてしては多分不可能であらう。然し、たとへば其の機構が明かでないにしても、兎に角、生物體と他物質との間に親和性の存することは事實である。生物體と生物體との間にも親和性の存在するであらうことは想像に難くない。之れによつて異種の生物が結合して一體となると我々は解する。而して此の親和性を假に筆者は生體親和性と呼ぶこととする。

毒素は我々の生活に有害なものであるが、その毒素と我々の原形質との間に親和性が存在すれば、互に結合して中毒を起し、亦假に非當に營養價の高い物質があるとしても、若しそれと我々の原形質との間に親和性が存在しない場合には何等營養の効果が無いわけである。元來親和性は物質の構造に由來するものであり、それが我々に利益を齎すか害毒を及ぼすかは結合の結果によることである。だから結合の結果が有害であるから、親和性があつても結合しないと云ふやうな隨意的なものではない。物質が化合し、結果として沈澱を生ずることもあるれば爆發を起すこともある。同様に異種の生物が結合した場合にも、其の結果が兩者或は一方の絶滅を來たすやうな場合もあれば、亦共に利益を享受するやうな場合もある。例へば寄生の如きは前者に屬し、共生の如きは後者に屬する。營養と中毒とが同一原理によつて起る如く、共生と寄生も亦同一の原理によつて起るのである。

病原菌の毒素中毒によつて年々多くの人が斃れてゆく。然

し幸にして或る期間、即ち免疫抗體の生成される迄の期間を堪へ得た人々は恢復の喜びを迎へることが出来る。免疫抗體の生成は病原菌侵入に對して人體が現はした一つの適應現象に外ならない。共生の程度に種々の段階があるが此の段階は共生當事者間の共生に對する適應の程度によるものである。一概に寄生と言ふが、これにも亦種々の段階があり、從つて寄生生物の寄主生物に及ぼす害毒にも、極めて輕微なものから、甚だ著大なものに到る迄の種々の程度がある。今寄生の害毒の最も輕少な場合と、共生程度の最も低い場合とを比較するにその差は正に紙一重である。而して此の紙一重の中間に寄生とも言へなければ共生とも呼べないやうな中間の場合が存在する。我々の大腸内に於ける大腸菌の居住の如きはこれである。よつて思ふに、寄生と言ひ共生と言ふも、それは要するに、異種生物結合の一條の連鎖の部分に過ぎない。此の結合を生起するものは生體親和性であり、結合に寄生、共生の別を分つものは結合兩生物間の適應程度である。寄生は結合兩生物間の適應が未だ現はれてゐないか、或は例へて現はれてゐても、未だ結合による有害作用を抹殺するに十分なる程度に迄發達してゐない場合である。生物は其の特性として適應性を有する。故に今日寄生と呼ばれてゐるものも、幾千年幾萬年の後には共生と言ふ名で呼ばれるやうになるであらう。チブス菌が永劫に人間を斃す性質を變化せず、人間が永劫にチブス菌に斃される性質を變化しないなら

ば、地球上の横目縦鼻は悉く絶滅するであらうし、亦此の殺人者チブス菌も其の生活の據點を失つて臆て同じ運命を辿るであらう。これは人體にもチブス菌にも適應性が缺けてゐる場合のことである。げに地球上に生命の現はれて以來、結合の結果として破滅を導くやうな呪ふべき親和性のために絶滅した生物も、過去に於て或はあつたかも知れない。然し絶滅したものは進化の圏外に出たもの故、我々は茲にそれに就て老慮する必要がない。現存する生物は總べて祝福される可き親和性によつて結合し、共生によつて互に生活上の利益を與へつつ生活し、終に一體となる迄に進歩發達して來たものである。

以上極めて概括的ではあるが、從來の進化學說の成立し難い所以を述べ、それ等に代るべき新學說として、共生進化説を提唱した。現在生存しつつある生物界に共生によつて新種の造成されつつあること、粒線體は細胞内共生の細菌に由來すること等を證明して、生物は共生によつて進歩發展するものなることを推論し、且つ此の理論の現代の遺傳學と相矛盾しないことを明かにした。共生進化説の他の進化説に比して合理的であり、その可能性の最も大であることは、以上によつて略ぼ諒解されるであらう。此の說の根本思想は生物間に於ける親和性、即ち筆者の所謂、生物親和性の存在である。此の親和性によつて甲生物に乙生物が結合し、乙生物に由來する新しい形質が甲生物に加はり、ここに甲生物に變化を生

ずる。斯くの如き變化が屢々行はれて新種を生じ、生物の進化が起る。雜種形成や突然變異によつても新種を造成するやうな變化は起るであらう。然し斯様な變化によつては、今日我々の眼前にあるやうな系統的な生物の進化状態が起り得ない。新種造成と生物進化とは同義異名ではない。生物の進化を伴なうやうな新種の造成は唯共生によつてのみ起り得るものである。而して共生は生體親和性によつて起る。生體親和性は生體間の結合を起すものであるが、かやうな親和性といふものは獨り生物間のみある特異的な存在ではなく、生體と生體以外の物質との間にも存在し、以つて免疫や營養の基礎をなし、亦生命無き物質相互の間にも存在し、以つて物質變轉の基礎をなしてゐる。所謂化學的親和力なるものがこれである。生體親和性といひ、化學的親和力といふも、共に物質の化學的乃至物理的構造に由來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名は別であるが、結局一つのものである。物質の變轉、生物の交替、皆これによつて起る。實に親和性こそは萬物流轉の根源である。百餘種の元素が様々の組合せによつて無数の物質を形成し、其の無数の物質が整然とした系統によつて分類される如く、生物も亦多くの單位生物の結合共生によつて、無数の種を生じ、而もそこに整然とした系統を見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ある。

共生進化説に就いては猶詰すべき多くの事項が残つてゐるが、紙面の都合上、これを割する。筆者は本稿の初めに於

て共生進化説より導き出される思想について論じた。今本説を終るに當つて重ねて簡單に述べて置きたい。人類も亦生物界の一員である。故に個人も民族も社會も國家も、皆生物界を支配する理法によつて律せら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る。故に親和性と適應性に富んだ個人は、民族は、社會は、國家は益々進歩發展する。弱肉強食は生物進化の原動力でない如く、人類進歩發展の原動力でもない。共存共榮が生物進化の基調である如く、亦人類進歩發展の基調である。

法國漢學概述

— 鮑文蔚 —

歐洲人士對於中國作科學的研究，當推十八世紀的法籍耶穌會教士爲最早，其時歐洲正在啓明運動中，一般學者漸能擺脫傳統思想的籠罩，對於遠方事物感到興趣，當代的巴黎，又隱然是全歐學術的中心。這些教士在法國先已受有充足的學術上的訓練，來中國後，寓居北京，一住數十年，潛心力學，所著成績，斐然可觀。今可得而述者：如一七二八，馬若瑟（一）神甫 le Père Premare 用拉丁著了一部中國文法，名漢文指南 Notitia linguae sinicae（二）此書一世紀後，方始付印出版，但出版之前，已有抄本行世，歐洲學者藉此首先得見中國文字和語言的機構；一七三五，杜哈爾德神甫 le Pere Du Halde 發表中華帝國及其韃靼領地的地理歷史紀年政治彙誌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de la l'Empire de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rs；一七三九，專治歷史的宋君榮神甫 le Pere Gaubil 發表成吉思汗及元代全史 Histoire de Gentsiscan et de toute la dynastie des Mongous；一七五三，發表大唐史略 un Abrége de l'histoire chinoise de la grande dynastie des Tang；他又譯了一部書經，至一七七〇，吉尼 de guignes 代爲付印出版；一七七七至一七八三之間，馮秉正神甫 le Pere Mailla 發表十二冊中國通史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Kang-Mou（該帝國編年史譯自通鑑綱目）；一七七六至一七九一之間，浩瀾的中國之歷史，學術，技藝，風俗習慣，等彙誌，les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出版，共十六大冊，其中推錢德明一稱王若瑟神甫 le Père Amiot 的作品最爲出色；氏先已有中國兵法考 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 一種，一七七二出版；前述爲宋君榮印行書經譯本的吉尼本人亦著有匈奴及土耳其起源考 Mémoire historiqu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 於一七四八出版。這些著作形成當代『中國學』的淵庫，中華民族的各種方面自此逐漸在歐洲人目前展開，並且給他們一種極大的衝動，蓋自十七世紀中國傳教會發生典禮爭執 querelle des Rites 以來，中國問題即已引起歐洲人的極大好奇心。上述各種著述應正是應時而起，供給他們所需要的讀物，它們所引起的反響，可說毀譽各半，譽的方面，如服爾德，在他的哲學論著中，每喜提及中國，頌揚備至，藉以譏評法國的社會和政治，毀的方面自然也大有人在，不必細說。縱觀數百年來，歐洲人對中國的意見，毀譽兩方，互爲消長，可說直至今日，餘波猶然未息。

當然十八世紀這些耶穌會教士所見到的中國，還不過是其皮相，他們的研究，大半缺乏批評的眼光，只知根據官書逐譯一起，然而其數量之巨，與範圍之廣，亦着實可驚了，先進之功是不可磨滅的。嗣後不久，至十九世紀初年，中國方面，嚴密約束傳教士的活動，並時常加以遣斥出境等處間，於是法國人便首先在歐洲將中國學的研究列作大學課程之一。一八一五，拿破論下台之後，法蘭西學院設立漢滿朝韃語講座，聘阿倍兒萊繆沙 Abel Rémusat (一七八八——一八三二) 爲教授，是爲巴黎作有系統的中國語言文字學研究之始。一八二二，該教授的漢文啓蒙 *Eléments de grammaire chinoise* 編成，凡有志研習中國語文的人，至此始得着 一本條理清楚的文法書。萊繆沙研究滿蒙回藏各民族與中國之關係，著有韃語研究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 tartares* 與于闐城考 *Histoire de la ville Khotan* 兩書，一八二〇出版。他爲幫助此方面的研究起見，特將法顯佛國記譯爲法文(*Foe Koue Ki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一八三六出版) 由此發動了中國佛學的研究，後來法國漢學家在這方面接踵而起，發揚光大，佛學一門遂成爲法國漢學的專門研究之一。文學方面，萊繆沙曾譯過許多小說，其最著名的爲玉嬌梨 *Ku Kios li ou les deux cousines* 一八二六出版。

在法蘭西學院承繼萊繆沙的是法國當代第一漢學家斯坦尼斯拉叙利登 Stanislas Julien (一七九九——一八七三) 叙利登繼續作佛敎的研究，致中亞細亞與印度等故實而譯慈恩寺傳 *la vie de Hiouen-tsang* (一八五三出版) 大唐西域記 *Mémoires sus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一八五八出版) 兩書。他的譯筆信達明確，遠勝前賢。他將中國佛經中梵文的音譯舉出實例多條，歸納古人的譯法，爲自己逐譯法文之用，因此而成譯法 *Méthode* (一八六一出版) 可說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他雖未能每次都尋著梵文的原字，但已指出相當的途徑。他爲在法蘭西學院教學之用，做了一部語法新編 *Syntaxe nouvelle* (一八六九出版)，將中文裡一個單字在句中所佔位置的關係加以詳明的分析。一八七七，發表突厥史料 *Documents historiques sur les Ta-Kiue* 與前述的慈恩寺傳有密切的關係；他的中華帝國古今工業考 *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Empire chinois* (一八六九出版) 是一種對於中國本部研究的著作；他又用拉丁文譯了一部孟子 *Mencius* (一八二四出版) 用法文譯了一部老子 *Lao-tseu* (一八四二出版)，對於文學他亦感興趣，向來受中國文人輕視的小說和戲劇，他都加以研究。

叙利登講學達四十年(一八三三——一八七三)造成了不少弟子，其中最露頭角的是哀德華皮渥 Edouard Biot (一八〇三——一八五〇) 可惜死得太早，他的遺著中有中國教育史芻稿一種，對於這晦澀殘缺的史事作了一次整理的嘗試，直到今日還沒有第二個人敢繼其業；但是皮渥在漢學上的主要貢獻乃是周禮的譯本，在他死後一八五一出版，另有一個弟子巴桑 Bazin (一

七九九——一八六三) 接續老師文學方面的研究，專攻戲劇，作中國戲劇一部 *Theatre chinois* (一八三八出版) 選譯了許多元曲，並加介紹，或分析(四)與這兩人同時的，有巴濟埃 Pauthier (一八〇一——一八七〇) 著過一部中國文學史，出版年月待考。

叙利登死後，法國的漢學著述略見滯頓，就讓英國佔了領導的地位。法蘭西學院講座由哀爾維特聖端尼思侯爵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一八二三——一八九二) 繼任，但侯爵在漢學上的工作，重要者為唐詩的翻譯，*Poésie de l'époque des Tang* 一八六二出版(五)，他擔任這種講座，不免略見吃力，幸而其時中國海禁大開，外交家如台維列亞 Déveria (一八四四——一八九九) 殷博于亞爾 Jmbalt-Huart, (一八五七——一八九七) 等因職務的方便，得就地考察中國的語言和制度。台維列亞最好的著作是關於滇越邊境上民族問題的研究；殷博于亞爾則有中文編講，說到台灣島，太平天國和詩人袁子才等，都是很有價值的研究。

到了這時，法國耶蘇會教士忽然捲土重來，一方面在直隸河間府獻縣，一方面在上海徐家匯，立下了鞏固的地盤，重續他們前輩的遺業，先後發表巨大的漢學著述。一八二二，夏雷鳴神甫 le Père Havret 在徐家匯創立漢學雜誌，*Variétés sinologiques*，到現已出版六十五巨冊，對於中國文化的各種方面，加以廣濶的檢討，內容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其中如神甫 le Père Doré 的中國迷信考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十五冊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九出版，) 對於民間信仰，搜羅無遺，尤為可貴；夏雷鳴神甫 (1848—1910) 的西安府景教碑 *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nan-Faul* (一八九七——一九一二出版) 述景教碑如何在西安重被發現的經過；方殿華神甫 le Pere Gaillard 的南京通商埠 *Nan-king, Port ouvert* (一九〇一出版) 和南京一覽 *Nan-king, aperçu historique et géographique* (一九〇三出版) 描寫南京的今昔，都有相當的價值。同時北方獻縣的耶蘇會教士顧賽芬神甫 le Père Siraphin Couvreur (1835—1919) 戴遂良神甫 le Père Léon Wieger (1856—1933) 二人在漢學上的成績更屬偉大。顧賽芬的第一大著，在現在看來，當推他的華法大字典 *Dictionnaire classique chinois-français*，此書前後已經重印多次 (一八九〇初版，一九三〇最後一版) 至今歐人所著中國古籍字典可說罕能出其右者，其餘顧賽芬的貢獻可說完全在經書的翻譯，如四書 *Quatre Livres* (一八九〇年出版) 詩經 *Cheu King* (一八九七出版) 書經 *le Chou-King* (一八九九出版) 禮記 *Li Ki* (一八九九出版) 春秋左傳 *Tchouan Tsieou et Tso Tchouan* (一九一六出版) 儀禮 *Yi Li* (一九一六出版) 全都用中法拉丁三種文字對照，凡中文簡練的句法與法文相去較遠的，拉丁文譯來往往非常神似。顧氏讀經書，完全依照皇清經解，不參己見，只盡逐譯之責，就算完事；戴遂良則不然，他的方法是自出心裁，組成系統，每好以天主教徒的眼光，肆加批語，差誤誤解，當然難

免，氏著書的目的，本只在給教徒閱讀，他非所求也。他的中國史 *Textes historiques* (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出版)上起盤古，下迄近代，抽譯史籍，聯綴成篇，可稱中國通史；他的中國哲學編 *Textes philosophiques* (一九〇六出版)亦用同樣方法，分中國思想爲儒，道，釋三派，頗像一部中國思想演進史料；(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三出版)又作道教 *Taoisme* 和中國佛教 *Bouddhisme chinois*；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九，又發表了幾集民間故事，倫理，風俗及現代中國民間文學 *Narrations populaires, morale et usages. Folklore chinois moderne*。他用這種種研究，綜合起來而成他的大著中國宗教信仰及哲學思想史 *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一九一七出版)，另一方面他又搜求中國近年國民革命運動的直接史料而成現代中國 *la Chine moderne* 十六冊(一九二一——一九三二出版)關於中國語言，他也有兩種研究，一種是根據說文，解釋文字的構造稱字源 *Lecons étymologiques* (一九〇〇出版)，一種是檢討中國新文化運動後歐洲語言對中國文的影響，稱新語法 *Néologie* (一九二五出版)。

近幾年來，直隸教會亦異軍突起，桑志華 *le Père Licent* 和德日進 *le Père Teilhard de Chardin* 兩神甫的考古學研究，大著成績，一九二四桑氏在天津發表黃河及北直隸瀾諸水流域之十年 *Dix Années dans le bassin du Fleuve jaune et autres tributaires du golfe de Pei Tchou Li*；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的人種學雜誌上，德日進發表中國之古石器時代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證明亞細亞東部也曾經有石器時代的存在。我們試再調轉目光，看南方的外洋宣教會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也不甘示弱，一九〇九，鄧神甫 *le Père Vial* 於香港出版裸獮譯法語字彙 *Dictionnaire Français-lolo*；一九一九，李日爾神甫 *le Père Lietard* 於遠東學報上發表裸獮語割記 *Notes sur les dialectes lolo*；一九一六，沙維奈神甫 *le Père Savina* 於同一學報上發表法譯苗語字彙，研究中國西南邊壤蠻族的語言與人種，對於中國文化的來源上啓發了不少關連。

一八九三，哀德華沙腕(一八六五——一九一八)繼任法蘭西學院中國語講座，是法國漢學新時代的開始。沙腕學殖廣博，考古，歷史，佛學，文學，無不涉獵。他利用叙利崙以來文字學音韻學上種種新獲的成績，來研究中國學。他考據勤苦，方法謹嚴，復兼之以過人的工作力，不久即以漢學大師見稱。他曾屢次來華遊歷與中國學者往還，接觸到活的現實，由此得到種種材料，復用嚴格的態度，加以鑒別，這在法國漢學家中當推他爲第一。一八八三，他的兩漢石刻 *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n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出版，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陸續發表中國北部考古圖譜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這兩種著作，建立了法國漢學考古門牌銘學的基礎。先是英人斯坦因 *Stein* 於甘肅新羅發現流沙殘簡，携回倫敦，存不列顛博物院。沙腕閱讀這種殘簡，曾撰文記述，見

一九一三的牛津雜誌。沙氏的著述中，有許多是論到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關係的；如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通報上的許多關於西域諸國以及西歷第一二世紀中中國國勢向西進展等的論文；又如一九〇三，在聖彼德堡發表的西突厥考（即土耳其）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如兩種譯文，義淨的西域取法高僧傳 Memoire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e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一八九四出版）與百喻經 cing cents contes et apologies du Tripitaka chinois（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出版）又如與錫爾方萊維 Sylvain Levi 合著的十六護法阿羅漢 les Seize Archats Protecteurs de la Loi（一九一六亞細亞學報）或與伯希和 Pelliot 一同研究的中國重現之摩尼教考 Traité Mani-chien retrove en Chine（一九一一——一九一三，亞細亞學報），皆是。按自十八世紀以來，一般歐人認為中國文化的進展孤立立的，不受西方各國的影響，但此說現已戳破，而對於戳破此說的工作，上述沙氏的著作實有甚大的貢獻，但是沙氏在漢學上最大的成績乃是整部史記的逐譯，譯文之下，復詳加註釋，廣為考訂，其工力之巨，甚為可驚。可惜沙氏因別的工作太多，此書未能竟工，一共只出了五冊，（一八九五——一九〇五出版）譯完世家即止。他又有泰山考 Tai Chan 一篇，詳誌泰山的形勢以及歷代帝皇封禪的儀式極為博賅，附錄中並有社神一篇 le Dieu du Sol dans la Chine antique，論及中國封建時代的宗教。沙氏好奇心盛，對於晦秘難通的道教符錄，也要加以嘗試，在他死前，完成了一篇投龍考 le Jet des Dragons（一九一九東亞誌誌）可以說是關於道教研究極有興趣的一種著作。

亨利考狄 Henri Cordier（一八四九——一九二五）與沙氏同時，他對於漢學的貢獻是彙訂與輯集。他廣考歐洲各國學者論中國各方面的著述，全部加以編目，間有誌訂，遂成西人論中國書目 Bibliotheca sinica（一八七八——一九二四出版）共五大冊，內補遺一冊，一八九一，他重印渥陀立克特波爾特納的亞洲遊記 Voyages en Asie d'Odore de Pordenone，此後又重訂耶爾的兩種大著馬可波羅遊記 Marco Polo，和中國及赴中國之途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兩書都在倫敦出版，前一種一九一三，後一種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關於近代則有一八六〇至一九〇二中國與西方各國外交史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de 1860 à 1902（一九〇二出版）這些多足以證明考狄氏對於中國與歐洲間外交故實和史料考據得如何淵博而且精詳。

法國漢學之有今日當歸功於上述的兩位大師，而以沙氏之加為尤多。從此法國學人，翬然向風，法國的漢家，遂日見昌盛。一八九八，龍葛爾 Langles 在西貢創立遠東法國學校，（一九〇一遷至河內），學子復近處中國塞上，可以隨時入境內考察，對於中國的研究，便利更多。遠東法校的第一批教授中有伯希和 Pelliot，于貝爾 Huber 等。該校師生合作，建立了一部中

國圖書，已出版目錄兩冊(一九二九，一九三〇，河內)，其中主要的圖書即由伯希和一人所集。

根據了這一部圖書，伯希和作中國圖書小誌 Notes de Bibliothèque chinoise (一九〇二，一九〇九的遠東學報)其豐富與精湛，爲十九世紀所未有。他因久居越南，便中探研中國書籍中所見關於越南的記載，其文亦見一九〇二，一九〇三的遠東學報。一九〇四，復在同一學報上發表交廣印度兩道考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a la fin du VIIIe Siecl, 都是南亞古地理學上極可寶貴的材料。但是伯希和的成名之舉還在他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的中亞細亞考察。在這次考察中他在甘肅燉煌洞中發現巨量的古籍抄本，多一千年前物，他攝取洞中的壁畫及雕刻，製成燉煌洞圖影(六)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六大冊，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四出版。所得的抄本伯希和携歸巴黎，存在國立圖書館，與倫敦斯坦因的一部分互相輝耀，成爲中國學研究的無上珍品。一九〇八在遠東學報上伯希和發表考察的成績報告：甘肅重見中古時代圖書，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轟動了遠東學術界。這些古籍，現在歐洲及中國日本三方面的學者正在努力整理中。伯希和利用這些材料，重新研究了一次書經，即一九一六，亞細亞雜誌上的書經及尙書釋文 le Chou-King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因他發現燉煌叢書的之功，一九一一，法蘭西學院特設中亞細亞語言歷史及考古學講座，即請他擔任。但是伯希和對於中國本部的研究並不因此而中止，他早年便已注意到中國佛學，一九〇三，一九〇四，發表白蓮教及白雲教 les sectes du Lotus blanc et du nuage blanc. (遠東學報)一九一九又成牟子理惑論 Meou-tseu ou les Doutes leve's, 此外關於考古，藝術史，中古時代的中國，中亞細亞與歐洲的關係以及他所最熟悉的中國古圖書，亦有考証精湛的論著，大都見於通報。

一九二一，馬伯樂先生 Maspero 繼沙畹之後，任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馬伯樂的學殖亦極淵博，他一起始研究佛教初入中國的問題的時候(論著見一九一〇，遠東學報)即對於中國學者傳統的見解，取嚴格的批評態度。他有兩種語言的研究，一是中國口語古籍致，quelques textés anciens de chinois parlé (一九一四，遠東學報)二是唐代長安語考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一九二〇，同上學報)是關於語言史很重要的貢獻，他舉出書經裡的古神話，書經中之神話 Lé 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King (一九二四，亞細亞學報)與安南東京苦人民間保存的神話故事互相參証，指出中國自漢以來，學者用純理說解釋古書的錯誤。一九二五，他發表蘇秦小說 le Roman de Sou Ts'in(亞細亞研究)說明戰國時代蘇秦相六國這件事的純屬子虛；一九二六發表中國文化之起源 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見地理年報 annales de géographie); 一九二四年又發表他的畢生大著，新穎而精深的古中國 la Chine antique, 將

傳統的材料，加以精微而大膽的分析，由此尋出一個新的古代的中國。

一九二〇，巴黎大學設立高等中國學院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葛蘭言 Marcel Granet 先生任理事，葛蘭言先生以社會學方法研究中國的上古。他的中國古代祭祀與歌謠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一九一九出版)即捨棄了儒家的正統看法從東亞社會的各種方面，搜求古生活的遺跡，用比較觀，以觀照詩經中國風之一部分，給予一種新的意義，他的中國封建時代的媵娶制 La Polygamie sororale et le sororat dans la Chine féodale (一九二〇出版)和古中國的舞蹈與傳說 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 (一九二六出版)將素來無人注意的史實，照示出來，使中國古代社會的組織，宗教神話，完全呈出另一副面目。然而葛蘭言先生驚人的名著乃是他的三種綜合研究；中國人之宗教 La Religion des Chinois (一九二二出版) 中國文化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一九二九出版)和最後出版的中國思想 La Pensée Chinoise (一九三〇出版)在這三部大著裡，他充分發揮他對於中國事物獨具的明敏的直覺，和謹密的科學方法，因此，書中每一頁部都充滿著富于暗示性的卓識(七)

在中國書籍中作佛學的研究，是萊繆沙 Remusat 和叙利益 Julien 二人開的先河，繼起者有錫爾方萊維 Sylvain Lévi。十九世紀末年，萊維在巴黎講授佛學，沙腕的門徒多從之遊，沙腕本人關於佛學的著作，前面已述過，茲不復贅。萊維致力之點是中文書籍中所見的古印度，(其書如中國書中之印度 Notes chinoises sur l'Inde 遠東學報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及中國昔時的對外國勢(中亞細亞札記 notes sur l'Asie Centrale 亞細亞學報)或者探考佛經文字史上的種種問題(形成 Divyandoua (八)經之原素，El'ements de formation du Divyanadana一九〇七通報)他的弟子哀德華于貝 Edouard Huber (一八七九——一九一四)繼續攻研這最後一種方面，他的佛經文學研究 Etudes de littérature bouddhique (一九〇四——一九〇六，遠東學報)和楞伽經的法譯 Sutrelam kara (一九〇八出版)足以顯出他是一位天才的文字學家，但不幸早世。約翰弗爾西盧斯基 Jean Przyluski 是現在法蘭西學院中越文字及歷史教授，他從中文書籍中尋求佛教的初起；(其書如阿育王故事 La légende de l'empereur Acoka 一九二三出版)和佛教的來源(王舍結集 le Concile de Rajagrha 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出版)。遠東法校教授日本通諸埃爾貝列 Noel Péri (一八六五——一九二二)亦從中國書籍中研究佛經文學史(其書如世親年譜考 A Propos de la date de Vasubandhu 一九一一，遠東學報)佛敎古傳說(釋伽牟尼妻妾考 les femmes de Cakyamuni 一九一八同上學報)及印度或中國崇奉佛敎的實況(鬼子母 Hâritê, 一九一七，和韋馱菩薩 Le Dieu Wei-t'o, 一九一六同上學報)；關於伯希和和馬伯樂兩先生的佛學研究，前面已經述過。近今則保羅台密埃維爾 Paul Demieville 先生亦與他們一樣，特別喜歡研究佛敎流入中國以後的狀況，台

密埃維爾的作品有那先比丘經中文譯本考 *les Versions Chinoises du Milindapania* (一九二四, 遠東學報), 萊維與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 J. Takakuse 主編的 *法寶義林 Hobogirin,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 d'ap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 法文的部分即歸台蜜埃維爾編輯, 至一九三一止已出三冊。回教一門亦有亞爾諾爾特維西埃爾 *Arnold Vissière* (一八五八—一九三〇) 加以研究, 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之間, 出版 *中國回教研究 Etudes sino-mahométones* 二冊, 維西埃爾在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授應用中文, 垂三十年, 著有北京官話初習一種 *Premières leçons de Chinois, langue mandarine de Pékin*, (一九〇九至一九一四在荷蘭萊特出版)。

一九〇〇, 里昂大學設立中文講座, 由莫理斯古恆擔任。古恆先生著 *中國口語文法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一九一四出版) 是歐州中文文法最完善的一種, 他又著了一部 *中國古音樂歷史的研究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 (一九一二出版) 極足重視。

維克多賽格倫 *Victor Segalen* (一八七八—一九一九) 於一九一四年, 同都爾伯特符亞讓 *Gilbert de Voisins* 和拉爾狄格 *Lartique* 兩先生至中國西部作考古遊歷, 所得成績, 十分重要, 賽格倫死後, 至一九二四方始發表, 書名 *中國考古旅行 Mission archéologiques en Chine*. 關於安南的中國殖民史, 舊遠東學校的兩位教授馬伯樂和雷思奈爾溼盧梭 *Léonard Aurousseau* 曾發表過許多論著 (一九一〇至一九二三, 遠東學報), 梅斯志爾 *Mestre* 先生著 *中國楷書與小篆之比較 quelques résultats d'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Caracteres Chinois Modernes et les siao tchouan* (一九二五) 批評中國字體的傳統史, 洛貝爾台洛都爾 *Robert des Rotours* 先生專攻唐史, 譯有 *新唐書選舉志* (一九三二出版), 關於民國以來的政訓與時事亦有不少有價值的著作, 如杜巴爾比埃 *G. Dubarbier* 的 *現代中國 la Chine contemporaine* (一九二六出版) 與 *埃斯加拉 J. Escara* 的 *中國與國際公法 la Chin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一九三一出版)。

此外歐洲別國的學者, 研究中國學, 宜歸在法國漢學中, 而在此一提的亦屬不少, 荷蘭人居斯達夫許雷格爾 *Gustave Schlegel* (一八四〇—一九〇三) 與考狄 *Cordier* 共同創立通報, 厥功甚巨他的名著是 *中國天體論 Unanographie Chinoise* (一八七五萊特出版), 比利時原籍的意大利人拉法埃爾伯志路西 *Raphael Petrucci* (一八七三—一九一七) 專攻中國繪畫, 譯 *中國畫法全書 Encyclopédie de la Peinture Chinoise* (一九一八出版), 又特拉樊布讓先生 *M. L. de la Vallée Poussin* 譯學典名著世親的 *阿毘達磨俱舍論 Abhidharmakoca de Vasubandhu* (一九二三—一九三一) 和玄奘的 *成維識論 Vijnaptimratasiddhi* (一九二三—一九二九), 沙琬的弟子瑞典人語言學家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精通中國音韻學, 他關於中國

音韻的著作，大多用法文寫成，最著者爲中國音韻學研究 Etude sur la phonétique chinoise, (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一九一九，一九二六)，還有一位印度人 普拉鐸克巴啓 Pradock Bacchi 到巴黎 預備博士論文，作中國釋典的研究，成書後，由喀爾克塔 Calcutta 大學出版，編作中印叢書的第一種。同時中國人亦有精研了法國學術的方法，回頭研究中國學者，成績亦極可觀，如徐家澍 張璠 神甫的中西曆比較表 Synchronismes chinois (一九〇五) 與黃伯祿 神甫的中國產業考 Notices techniques sur la Propriete en Chine (一九二〇) 及中國婚制考 le Marriage Chinois an point de vue légal (一九一五) 徐勳 神甫的武學制之實施考 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 (一九一六) 都是上述漢學雜纂中出色的作品(十)。

一九四一大戰方罷，而法國政府鑒於中國學術之重要，復在北京設立中法漢學研究所，Centre franco-chinois d' Etudes sino logiques 由鐸爾孟 Andre' d'Hormon 先生任所長，杜伯秋 J.P. Dubosc 先生任理事長。集合中法學人，共同研究。工作着重中國思想文學名著之翻譯，以及研究工具書籍之編著。關於前一種者，不日將有雜誌印行名藝文叢譯，關於後一種者，已出版論衡通檢，風俗通義通檢，春秋繁露通檢，呂氏春秋通檢等。

就大體而論歐洲人士，研究中國，由來已久，其中各國人士都有，但是代有高人，隱然執歐洲漢學的牛耳者，似乎當推法國。一九一四年，舊金山開世界展覽會，法國政府爲宣揚本國文化起見，特約名家分撰各種學術概況，成法國學術 Science française 一書，送展覽會陳列，其中漢學一篇即出於當代漢學大師袁德華 沙腕之手。其後此書重訂，漢學一篇由台密埃維爾先生重寫一過，補入沙腕以後的漢家名著，今即參酌二文，復取日人石田幹之助所著歐洲人之漢學研究 (朱滋莘譯)，間出己意，互較而成此篇，文中所引書目篇名，不下二三百種，筆者識見淺薄，強半未登寓目，所譯名稱及內容按語，必難盡合，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文中關於徐家澍所出漢學雜纂的部分，蒙石虎胡同德勝院院長毛鳳池 神甫，准予借用該院圖書館藏書，得以畧窺各書的內容，或因此而減少錯誤的機會；又關於耶蘇會教士如 Doré 等中文名字及徐家澍 徐張黃三 神甫姓字，承 Henri Bernard 神甫慨予指教，方始覺得，在此合併申明，以誌謝忱。一：本文人名之邊譯，約可以分爲三類：一，本人自用者，如馬若瑟 P remare, 宋君榮 Gaubil 馮秉正 Mailla, 錢德明 Amyot 夏雷鳴 Havr et, 顧彥恭, Serap hin Couvreur (以上見西人論中國書目)，Amyot，一稱王若瑟，(見石田幹之助 歐人之漢學研究) 祿是道 Dore, 方殿華 Gaillard, 桑志華 Licent 德日進, Teilhard de chardin 鄧 (名未詳) Vial 戴遂良 Wieger 馬伯樂 Maspero, 伯希和 Pelliot, 高本漢 Ka gren, 等；二，前人譯出已見通行者，如沙腕 Chavannes, (馮承鈞譯書多用之) 考狄 Cordier (見文殿閣最近出版西人論中國書目)，葛蘭言

Granet (譯爾孟先生譯，葛氏採用者)；三，無可依據，筆者臨時音譯者，上述以外諸名皆屬之，其中或尚有諸人自用漢名，筆者未能尋出，讀者諸君，不吝賜教，無任感幸。

此外中國人如黃伯祿 Pierre Hoang, 字斐俱張璜字漁珊，齊亂字伯巖，特附於此，

- 二：法文指南係馬氏原用書名，
- 三：耶蘇會徒利瑪竇 (Mateo Ricci) 等初入中國，爲易達傳教目的，特準新教徒沿用祀孔祭祖等舊習，湯若望 schall 因之，一時天主教流佈甚速，致招別派傳教士之忌，聖多明我 (Dominicans) 會徒遂起而抨擊，訟之於羅馬教庭，一六四五，教皇依諾增爵十世 Innocentx 出旨書禁止，耶蘇會徒佯爲不聞，派員回歐活動，廣事宣傳，冀事通融，全歐爲之騷然，教皇亞肋山七世 Aléxandre VII 果爲所動，竟更依諾增爵十世前令，旋亞肋山七世派專員赴華調查，專員返羅馬，亦不直耶蘇會徒之所爲，然耶蘇會徒勢力甚盛，禁令阻不得行。嗣格肋孟多十一世 Clement XI 重申依諾增爵十世前令，一七〇三教庭專員羅鐸 Tournon 來華復叱耶蘇會徒之不當，耶蘇會徒仍不服，一七〇六，羅鐸親見康熙，旋被遣出退居南京，一七〇七，羅鐸佈告基督教徒，不得奉祀孔子，不得祭祖，並不得稱天主爲上帝或天，但羅鐸爲擁護耶蘇會徒最力之葡萄牙人所護，病死獄中。一七一五，格肋孟多十一世復申令傳教士，一律不得寬容中國祭祀舊習；但在華耶蘇會徒以康熙爲後盾，請求教庭重行派員調查，籍事延宕。雍正朝，全國嚴禁基督教，教士消聲匿跡，暫時息爭，延至一七四二，教皇本篤十四世 Benoit XIV 重申格肋孟多十一世禁令，命耶蘇會徒絕對服從教庭旨令，不得籍故橫生枝節，托辭違避，否則開除教籍，其事始定。此事詳細經過，可參看大百科全書 Grande Encyclopédie, Rite 條下或歐人之漢學研究 P.155—P.158
- 四：巴桑 Bazin 所評述有金錢記，鴛鴦被，賺刺通，來生債，薛仁貴等。
- 五：聖端尼思侯爵譯品中尚有離騷，詩經，及文獻通攷的四裔攷等。
- 六：Les Grottes de Touen Honang 石田幹之助譯爲千佛洞壁畫集存。
- 七：葛蘭言先生著述甚富，請參看北京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季刊第四期楊堃著葛蘭言研究導論
- 八：此經至今尚未完全譯爲中文 (王靜如先生說)。
- 九：Mission archaïque en Chine 石田幹之助譯爲中國西部考古圖說。
- A：里昂中法大學學生博士論文，已有一二十種，其中論中國文學，法制，經濟等，亦有頗具興趣之作。
- B：文中每提一種著作，必註其出版年代及地點，如屬短篇，則註其所

在之雜誌或學報，本文中以巴黎出版之著作爲最多，爲省便起見，此等著作，即僅註出版年代，巴黎二字從畧。

C：本文中所提及之各種雜誌或學報之法文名稱及其創辦年代出版地點畧誌如下：

- 1 亞細亞學報 Journal asiatique, 巴黎，一八二二。
- 2 通報 T'oung Pao 東亞歷史語言，地理，民族，藝術雜誌 archiv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langaes, la geographie l'éthnographie et les arts de l'Asie orientale, 荷蘭，萊特 Leide, 一八九〇。
- 3 遠東法國學校學報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簡稱遠東學報，河內，一九〇〇。
- 4 東亞學誌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巴黎金石文藝學院出版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一九一三。

編輯室之話

在「五月榴花照眼明」的一年之中最好的時候，我們把季刊的初校校完了，接着寫這個續貂的「狗尾」，其實狗尾巴滿可以不要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最聰明最好的辦法是不說話。然而，人太聰明了也會變成不聰明，所以一如一切人間的行事一樣，來這麼一個老套。

首先要報告諸位一點好消息的是本刊領到了配給紙，這給本刊一種生命的保障，我們值得稱幸的。因此我們預備在第十號出版一個「文史專號」，第十一號出版一個「社會科學專號」，以後還要計劃出科學專號，這年頭不能說得太遠，先說到這里再看。現在所要誠懇奉求的，就是希望在十一月十日以前能鑄大著，其範圍在文史各方面，當然以學術的論文與介紹爲中心，新刊書評尤佳。我們現在真要爲「大東亞」作一點事情了，發揚純正的，科學的東方文明不是天天在嚷着麼？

本期所載的文章，除去編者那篇拙劣的文章以外，皆各有千秋，值得一讀的。尤其是翟允之先生那篇金秋史的介紹，徵引之博，文筆之雅，無待介紹的。我們看罷以後，所感慨者是爲什麼東洋的古人，在昔時人情會那樣淳厚呢？「却憶當初相逢日，但知有逢不有別」，這種心境在現在的人能想像得出麼？「慨然起別思，四海結知己，如得契心人，可以爲一死」是如何偉大的胸襟與氣魄！這種東洋人的共有的崇高的精神，我們不要失掉它，而應加以保存發揮和反省。

夏目漱石的現實

唐木順三著
尤炳圻譯

一

無論什麼時候，一讀到在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的下面有夏目金之助(註一)的署名的『文學論』(註二)的序文，永遠覺得很沉痛。『過去在倫敦住着的二年，是最不愉快的二年。(註三)——當時的狀態，敢斷言說是成了五百萬粒油裏面的一滴水，做伴苟全了露命漱石以東洋一豎子似的，遺留給他周圍的英國紳士們那樣的話語之後，「恰如雁北歸」般，回到日本來了。歸國後的三年有半，也是不愉快的三年有半，然而我是日本的臣民，因為不愉快的緣故便要離開日本這種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由於這個關係，他努力在五千萬人之中作一個人，確立他的五千萬分之一的場所，「不逃避任何的不愉快」，便是他在浮世的入門處標榜的格律。於是漱石爲了自己的確立之故的戰鬥開始了。認爲把他看作神經衰弱，說成瘋狂的周圍的人氏是當面的敵人，而宣示自己的確實，正氣，則爲前述的格率的當然的使命。「只是由於神經衰弱由於瘋狂的緣故，得以草成了『貓』，出版了『漾虛集』，並公表了『鶉籠(註四)』想到這點，則我相信對於神經衰弱和瘋狂，應該深深表示感謝之意才是的。」漱石的創作，一方面是對於目爲神經衰弱和瘋狂的社會表示自我正氣的防禦戰，同時一方面也是摘發社會的瘋狂和不正攻擊戰。漱石的創作生涯，從那一點上出發，表現出自我漸趨明確的徑路來。漱石在『貓』之中，對於當時的資產級衝突了一陣，在『哥兒』之中，雖自稱不管三七二十一，但憑此唯一的武器，挺住了腰把。那即是藉正直與義理等貫繫起來的封建的道義感了。對於好物輩須加天誅，正義決不容許，這麼吶喊著離開了的哥兒的悲憤的凱旋之後，注意到好物輩依然在跳梁着的時候，才明白要想免去自己的不愉快，除了離開好物所住的社會之外，沒有別的法子。在『草枕』裏，舞臺是在山中，認定幸福的世界只有詩的世界。主張掃去利害得失的私念，處於第三者的立場的時候，幸福的世界才能出現，到這時節，已經非去追求將自己的愉快也以第三者的立場去觀察的更進一步的人生觀社會觀不可了。『野分』(註五)的主人公把愉快和不愉快拋在山裏，下至浮世。爲了入浮世而不污染之故，不能不準備好『解脫與拘泥』

的理論。「野分」的主人公爲那個人格論的著者，孤高自賞。閉居在他的崇高之中，睥睨着浮世。在「虞美人草」(註六)中，把第一義與第二義，悲劇與喜劇分說的漱石本身，不能不重新現實的地思索一番第一義的生活時常受着第二義和喜劇的壓迫的這個本來的問題了。所謂現實的地者，乃是指從孤高自賞的境地走了下來，作爲社會人之一，來和這個問題相對的意思。在「虞美人草」裏的「喜劇抽出道德」，而在「其後」(註七)之中，則變成了「社會抽出了道德」。當看出生活慾壓碎了道義慾，而且那是資產社會的必然的時候，當自己也因爲是社會之一員而自己也是置於那個影響之下的時候，則已不復能把那做爲喜劇，同時也無從再提倡孤高了。「其後」裏的主人公，對於詮論第一義的生活以及真實等等的父親，這樣述懷。「覺得自己不能做一個隱藏自己的偽君子，或是糊里糊塗的蠢物。」「人類不是全應該以熱誠處之的，人類不是永遠保有高尚的，直學的，純粹的動機以及行動等的東西，無寧說，要下等得多。如果把那些下等的動機行爲等等，也以熱誠去對待的人，則不是頭腦胡塗幼稚，便不過自街熱誠以圖擡高身價的詐欺漢而已。」這部小說的主人公的說話恐怕也便是漱石自己的一種反省罷。向着陷於這種樣兒的虛無冷漠之中，看取了社會一切規範裏的不純粹的利害之意念的主人公那方面，却有一股擋也擋不住的自然而然的熱情湧而去。漱石使之作爲天意接受了那種自然的情熱，將主人公按排進非常態的愛情之中去了。對於作者自身，那豈不是一條唯一的遁路呢。但竊進了那條遁路的漱石，却不能不再來批評一下情熱的本體了。「門」的出發便在這裏。於是情熱非爲天意，而是一種可怕的陷穽。罪惡的因果，正面向作中的夫婦襲來了。額上所受的烙印，一生不能消失。看去在「門」之中，是一條遁路也不存在的。

漱石寫完「門」才擱了筆，便害了重病。幸此給作者帶來了一種轉換的氣分。他得到了自己反省自己的餘裕，寫作了「行人」(註八)。那是一冊以那種辯喻爲業的自己的悽慘之反照的書物。在那書裡，反省嚙吮了反省，理智侵食了理知。然而在那裏面。理知却又是輕蔑社會的一個武器。也是使自己信賴的依據。自己的優越感是不能够搖動的。在「心」(註九)之中，漱石使這最後的一道受一大喝。把甜美的優越感踏得粉碎稀爛。「心」裏面的先生，已經是連自己都不能够信賴自己了。浮世也是敵人，友人也是敵人，就是自己自身也是敵人。而且還沒有把以自己自身爲敵人的另一個自己明寫出來。先生將自由，獨立和自己列舉爲明治的精神，而自己則作爲那種精神的犧牲而自滅了。

「心」裏面的先生和有產階級期的個人的自我(自由獨立和自己)一同爬到了竿子盡頭，完全失去了遁路，跌落到腳下來的時候一個預想不到的世界展現在眼前了。讀讀「玻璃窗之中」(註十)也好，看看「道草」(註十一)裏閃爍的微光也好。總之其中安排好了一種救濟。人類的運命是沒有法子結束的，說着這樣的話的同時，並不急急於把運命勉強結束到那一方面去。既是不把牠結束到那一方面去，自然只有對於兩方面的理論都首肯了。離開了固執一己的境地，便成了鐘和撞木相依的狀態。假如可能有則天

去私(註十二)的時候，那麼那也無非便是則天去私了。於此乃有現實家的誕生。

二

漱石的創作生涯已如上述，我們可以看得出每一部作品依次將自己的遁路予以否定的痕跡來。前作的結尾處，也便是第二部作品的開始之處，也可以說，前作的最後的境地，也便是第二部作品的最初否定的境地。作品之產生完全是由於自己期待。而那種期待和否定，幾將近於完璧這個事實，也便可以藉那足跡總是一直線地向前寫進着這點表示出來了。漱石的一生涯，是在每一部作品裏毫無顧忌地訴白自己，然後逐漸整理自己確立自己的記錄。而且在自己脫卻的最後的界限處，發現了一個別世界。

自然主義所曾標榜的標語之一，是如實地描寫，而所產生出來的，則為摘出了一向掩蔽起來的人生的黑暗面，和目和醜惡的人間本能的如實的肯定。作為一個自然兒，去主張，擁護，讚美自己的自然。那所謂如實，大抵乃是自己的自然之如實以自己的生存的秩序去向因襲的社會的秩序發動的一種戰鬥。

我想這樣說，在寫作了「心」之後的「玻璃窗之中」「道草」裏面，漱石才開始成一位現實家這裏所說的現實。家的意義是指寫着自己的生存的秩序，最後殺滅了自己的時候，才開始注意到了現實的廣大的秩序。對於現實的進向，只有取謙遜的態度了。而像這種樣子的如實的肯定，已經和自己的如實的肯定不同了。自身雖然死去，但現實的力量這一端，却還是要如實地加以肯定的。漱石是隔了玻璃窗子，聽到了這個現實的足音。漱石誕生為一個現實的同時，隱居在現實之風不透進來的玻璃窗子的裏面了。

追求合理的一切，和不合理的一切跳梁的世間，搏鬥這乃是漱石的一生。他的不愉快，他的神經衰弱，他的被目為瘋狂的停止，都是從那些地方生長出來的。而漱石之閉居在玻璃窗子裏面，去肯定現實，也無非是拋棄了他自己的合理辯。「人間世中可以結束得了的事物，幾乎連一件也沒有的。起了一個頭的事件，一直繼續下去至於無窮。只是形體變化得花樣很多，因而別人以及自己都弄不明白罷了。」——健三(註十三)的口調，苦痛得像是在喘息着的樣子。「(「道草」)「我的罪惡——假如那也可以稱作罪惡的話——乃是在單從明朗處着筆的緣故罷。在這點上有些人要感到不愉快也未可知。然而我現在自身，則跨乘在不快的上面，迴望着一般人類，一邊微笑着。把過去寫作些無聊作品的自己也以同樣的眼睛凝望着，帶着恰如凝望着別人一樣的感覺，依然一邊在微笑着的。」(「玻璃窗之中」)漱石成爲一現實家，這不啻同時便是說他自身的生來性格敗北了。他肯定了現實，則他要在中間立起玻璃窗子來，只好說是當然的舉動了。於是他成了一個觀照現實的人物。也無說他的一生，逐漸向着所謂純粹形相，把他本有的質量次第形相化了，到了最大極限的地方，反而發現了毫無渲染的如實的質量的世界。

於是我們想起來杜思退益夫斯基 (F. Dostoevsky) 在他的『加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 1879—1880) 之中，說過阿利育舍最是一個現實家的語句來了。在某種意義上，長兄德米特利，和次兄伊凡，也都是非把全世界按排入自手所創的秩序之中是不甘服的人物。然而阿利育舍則在一開始，就沒有他非要求，他非恪守不可的自己的的一種秩序存在。阿利育舍所師事的長老贈給他的一句話，是「假使一粒麥，落到地上而不死的話，則將單獨生存。死去的話，必將結成許多種子罷。」阿利育舍的一生，完全全是這一句話的實踐。於是自身是早已死滅了，但同時眼睛所看到的却並不是現實。因為阿利育舍的面目是在不能不感觸到各種方向的現實的極致這一點上，是比任何人更屬與現實家的緣故。

漱石逐步窮索着他自己的真實的經歷，在他的作品上面，逐次表示出他自己對於自己和現實的感觸的錯誤的途程來了。由於把自己放在現實裏邊去實驗的關係，看出了和現時的距離來；那個距離逐漸縮小下去，也是由於逐漸縮小下去的原故當面的間隙的密度越來越濃厚了。也可以說，到了最後在這個現實和自己的交叉點上，或是相切點上，將自我燒鑄入現實之中去了。這便是現實家的誕生點，同時也便是合理主義者的漱石的終末點。所謂追求自我這一件事情，在他則無非便是追求現實了。於是由追求現實者成爲現實家的時候，也可以說他的生活力已經燃燒了極到高度了。阿利育舍的出發點，便在這漱石的終末點。

(昭和九年五月原作)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譯了)

譯者附註

〔註一〕 夏日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

〔註二〕 『文學論』乃漱石所著的一部極有體系頗富創見的文學論著，爲漱石自明治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兩年間在東大英文科每週三小時授課的講義錄，明治四十年五月刊行。我國有張我軍先生的譯本。

〔註三〕 漱石在留學英倫時，雖攻讀極動，但對於當時留學生須一年送研究報告一份於文部省之例舉認爲無可書者，期迫，竟寄白卷一份，文部省大詫，會其時同在倫敦攻英文學之某氏往視究竟，則見漱石終日閉居室內閣處，悲觀涕泣。於是相傳漱石在國外瘋狂矣。此見『漱石之追憶』(漱石夫人鏡子述，松岡讓筆錄)。

〔註四〕 『我是插』爲漱石著第一部長篇小說，作於明治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淺草集』爲『倫敦塔』『加來爾博物館』等七篇短篇小說之結集『鴉籠』爲『哥兒』『草枕』及『二百十日』等三篇小說之結集，均出版於明治三十九年。以上皆漱石初期作品。

〔註五〕 『野分』係漱石於明治四十年所著小說，寫一文學家(白井道也)之社會正義感。發表之翌年，與『坑夫』合刊單行，題作『草舍』。

〔註六〕『虞美人草』爲漱石於明治四十年所著之長篇小說，乃漱石辭去一切教職，轉入朝日新聞社專以文筆爲生後所成之第一部長篇也。

〔註七〕『其後』係漱石於明治四十二年所著之長篇小說，與四十一年所著『三四郎』及四十三年所著之『門』，被稱爲三部作者。『三四郎』

寫青年時代的淡淡的戀情，『其後』寫壯年時代之強烈的真摯的戀愛，主人公長井代助爲一精神與肉體均極敏感微妙之人物，而『門』所寫則爲已入中年者之漸趨寂倦怠之夫婦的性生活也。

〔註八〕『行人』爲漱石於大正元年所著長篇小說，主人公爲長野二郎，與『其後』中之主人公代助相同，爲一特別神經過敏並富於想像力之人。每一思索，便入苦悶。

〔註九〕『心』爲漱石於大正三年所著之長篇小說。主人公爲飽經世間辛酸卒至自殺之廣田先生。蓋旨在描敘發現人心之本質爲自我主義時，乃企圖將其真相告白於世也。

〔註十〕『玻璃窗之中』乃漱石於大正四年所著之隨筆集，輯三十九個短篇而成。

〔註十一〕『道草』係大正四年所著唯一富於自傳色彩之長篇小說，乃漱石所著完成作品中之最後一篇，內容事件雖少，而性格描寫極爲圓熟，一切均被捲入運命之漩渦，毫無辦法，終至於破局，乃爲本書之主題。

〔註十二〕則天去私爲漱石所揭示之倫理觀人生觀及文學觀。

〔註十三〕健三係『道草』中之主人公。

編輯室之話 二

關於茶，魏敦訓先生譯了岡倉覺三氏的茶之書，在一篇婉轉多姿的美文之中透露着類似考據學的結論，讀之令人不勝其佩服，其行文澹淡而有濃厚的味大約是受着茶的影響吧！關於茶在中國興起，至少在魏晉時代已有記載，孫皓勸韋曜從代酒，劉琨函兄子柔真茶，王濛好飲，客有水厄之歎，王肅還北，妄爲酪奴之對，是知由來已久，不始梁陳，大抵其始飲之者寡且限於吳蜀，至隋唐而風行全國。宋人茶法茶錄之書夥頗不可計，至蒙古入主中國以後，其術漸絕。我們看現在中國喝茶的人有幾個人真正瞭解茶的味呢？這種飲食的藝術絕於中國，只可於日本的茶道中見之，蓋中國人的人生早已無這種閒逸之感，有之，祇不過生活的重壓和呼吸的窒塞而已。這種生活藝術的失傳是與民族的興衰爲表裏，思之不禁慨然。

末了，第九期的集稿日期在八月十五日前，第十期爲十一月十五日前，還是懇求會員諸公多予指導與幫忙。

(作雲)



明代贖刑考 (續完)

孫容軒

(四) 納銅

納銅贖罪，始于太祖，究其起原，乃因兵革未息，地利未探，銅不足用，乃藉此以濟銅之不足也。續通考卷十云：

帝初令置錢局，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輸官，頗以爲苦。

卷十一又云：

四年二月，改鑄大錢爲小錢。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收廢銅鑄錢，更定錢式，置各省寶源局，工部尙書奏達言：鑄錢本與鈔兼，不宜停罷，請收廢銅鑄造，以便民用，從之。

是明初銅不足用，明矣。故洪武八年，定納銅贖罪例以濟之。皇明大政紀卷三云。

洪武八年十二月，詔御史察自今糧長有難犯死罪及流徒者，許納

銅贖罪。

按大政紀謂以糧長始令罪囚納銅贖罪，然其意乃在濟銅之不足也。刑志分攷卷十六引會典云：

洪武間，令各處知府州知縣有犯公罪，管十以下者，許令贖銅。每管一十，半斤，杖一十，十斤。徒一年，一百二十斤。一年半，一百四十斤。二年，一百六十斤。二年半，一百八十斤。三年，二百斤，流二千里，二百二十斤。二千五百里，二百四十斤。三千里，二百六十斤。

案穆王訓夏贖刑，以銀配罪，孔穎達言入黃銅二十兩，爲一銀。唐玄宗亦有贖銅之制，故明太祖之納銅贖罪，亦有所本也。

(五) 輸銀

英宗時，以陝西饑，令雜犯罪以下囚，輸銀送邊更易米，以賑饑民，刑志分攷引會典云：

三年八月，以陝西饑，令雜犯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更易米振之，戶部議定例，死罪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等。(明史卷十本紀同此)

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載弘治十四年詳定折收銀錢之制云：

「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銀錢之制，例難的決，人犯并婦人有力者，每杖百、應鈔二千五百貫，折銀一兩。每十以二百貫遞減，至杖六十，爲銀六錢。笞五十應減爲鈔八百貫，折銀五錢。每十，以百五十貫遞減，至笞二十，爲銀二錢，笞十，應鈔二百貫，折銀一錢。如銅錢每銀一兩，折七錢。其依律贖鈔，除過失殺人外，亦視此數折收。正德二年，定錢鈔兼收之制，如杖一百應二千二百五十貫，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撫湖廣都御史米廷堅言：收贖與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鈔貫止聚于都下，錢法不行於南方，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者，有贖罪例鈔，兼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贖罪例鈔，兼收，如笞一十收鈔百，錢三十五文。其鈔二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收錢三百五十文。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今收贖律鈔，笞一十止贖六百文，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厘，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爲太輕。蓋律鈔與例鈔貫既不同，則折銀亦當有異。請更定爲則，凡收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笞一十，贖鈔六百文，則折銀七厘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

從其奏，令中外間刑諸司皆以此例從事。是時重修條例，奏定贖例，在京則做工，運囚糧，運灰，運水，和炭五等。運灰最重，運炭最輕。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其有力視在京運囚糧，稍有力視在京做工年月爲折贖。婦人審有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贖罪，應錢鈔兼收者。笞杖每十，折收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一十，應鈔六百文，折收銀七厘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

(六) 納草

按此，知明設輸銀贖罪例，乃爲省轉運之便也。

正統九年，以民間芻草歲用不給，故令罪囚上納，刑志分攷卷十六引明會典云：

正統九年，令刑部都察院問完人以四爲率，內二分納草贖罪。其斬絞罪者，納草一千八百束。三流並徒三年者，一千四百束。徒二年半者，一千二百束。徒二年者，一千束。徒一年半者，八百束。徒一年者，六百束。笞杖者，每一十，四十束，每束重一十五斤。(續通考云：戶部言民間芻豆，歲用不給，請令法司囚犯云云，從之。)

成化十四年，令遼東二十五衛囚納草贖罪，并眞犯死罪及例該充軍等項，并無力外其餘雜犯罪納草三百五十束；徒三年，納草五十束；徒二年，納草二百束；一年，納草一百五十束；杖罪，每一十，納草十束。

(七) 納馬牛羊駝

納馬贖罪事，于宣宗及英宗時，業已對外族施行，至成化二年，始有明文，令國人犯罪者，得納馬贖罪，刑志分攷卷十六引明會典云：

「凡納馬。成化二年，令在京文武官吏軍吏軍民人等，犯該徒流等罪，有力者送兵部估算運灰脚價納馬，徒二年，約脚價銀一十三兩三錢，二年半約一十六兩三錢，俱納馬一匹。三年約二十兩，三流約二十三兩三錢，俱納馬二匹。雜犯罪約銀三十五兩六錢，納馬三四匹。每一匹准銀十一兩，外剩脚價銀兩，不夠買一匹者，追收，在官會太僕寺，委官隨時買馬。」

又明史卷一七四史昭傳云：

「宣德二年，副陳懷討平松潘寇，果進都督同知，移西寧，復鎮河州，兼轄四寧，罕東酋節兒加邀殺中官使西域者，奪璽書金幣去，命昭副甘肅總兵官劉廣討之，節兒加請還所掠書幣，貢馬贖罪。」

又明史記事本末卷二十云：

正統四年夏六月，竊餘都指揮歹都等，數言宣薄，互市失利，非永樂時比，上因使者還，敕曰：文皇帝以爾通阿魯台，歲徵馬三千匹贖罪，爾僥倖聽命。

又皇明大政紀卷七云：

竊餘三番指揮使喃不花等加勅書遣人納馬贖掠邊卒之罪。

又明史卷二三八麻貢傳云：

麻貢，大同右衛人，父祿，嘉靖中爲大同參將，……兄錦少從父行陳，有戰功。……錦子承勳，遼東副總兵都督僉事，南京後府

僉書。從子承恩，都督同知，宣府延綏大同總兵官，更歷諸鎮，以勇力聞，後起援遼東，屢退避，下獄當死，詔納馬八百匹免罪，其家遂破。

考納草納馬之起源，乃因虜據河套，明之邊防計劃，亦集全力於此，勞軍糜費，公私煩擾至極，故藉此籌劃糧草，以濟之也。明史卷一七八余俊子傳云：

寇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功，成化八年秋，子俊復言今征河套，士馬屯延緩者八萬，芻藁煩內地，若令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六萬，每人運米豆六斗，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

觀此，知明之納草納馬贖罪，實由虜據河套所致也。又明史卷一九四梁材傳云：

梁材字大用，……嘉靖初，起補雲南，土官共相贖殺累年，材召其酋曰：汝罪當死，今賞汝以牛羊贖。御史劾其輕，材曰：足矣。

又卷二二二鄭洛傳云：

鄭洛字禹秀，……萬曆二年，由浙江布政使改右僉都御史，……七年，以左侍郎總督宣山西軍務，昆都力子滿五大令銀定入犯，洛奏停買市，遣使責備答罰駝馬牛羊，乃復許款三娘子，佐俺答主買市，諸部皆受其約束。

按納馬贖罪之法，亦行於內地，納牛羊駝馬罪，僅行於邊地，因物產之宜而然也。

(八) 納紙

大明會典抄畧刑部云：

刑部紙筒、舊收買應用後、令囚人上納

又云：

囚人有力者，該折奏本手本榜紙中夾紙張照依時估兩平折納，收受入庫，俟各衙門關用。每官紙一分，榜紙四十張，告紙一分，勸合二十張，中夾紙三十張，軍民紙一分，中夾五十張，奏本紙十張，手本五張，內中夾紙張折納手本紙二張，每五張折納榜紙一張，每二張半折納奏本紙一張，凡竊盜死罪逃軍民匠囚犯充軍遇革釋放者，免納紙。

刑志分攷卷十六引明會典云：

正德七年，令在外囚犯紙割，二分納紙，八分納米。

按此知明沒納紙贖罪例，在節省國家度支，明矣。

(九) 立功

立功贖罪，亦始於太祖，至明末仍沿用其例，今將要者舉例如下。皇明世法錄卷十五云：

洪武二十五年，癸酉，使勅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都指揮使習能等，朕委以討賊，乃失機敗事，當實諸法，姑宥之，俾立功自贖。

明史卷二二二俞大猷傳云：

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少好讀書，受易於王宣林，……巡撫曹邦輔劾大猷縱賊，帝怒，奪其世祿，實取死罪，詔立功自贖。

明史記事本末卷五十三云：

參議陳大珊曰：盧蘇稱亂殺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許，當以上令立功贖罪耳。

明季北略卷十三云：

丁丑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六安，連戰三捷，秦襄敗賊於細石嶺，擒賊首二人，賊潛竄大山中，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良玉以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義渠劾之，詔革良玉職，令殺賊自贖。

三朝野紀卷二下云：

督輔孫承疏讀省揚鎬熊廷弼王化員等立功贖罪，奉有行以不死之旨。

按大明會典抄畧兵部上云：

凡立功未滿身故，子孫襲替者，與支半俸，扣至限滿全支，其立遇有官，正德年題准行該衛扣算，自到彼立功，及遇有回衛，已過五年以上，又能改過自新者，照例與支全俸，其未及五年全未及立功者，亦須扣算五年之數，方許收支，若長惡不悛，雖及年限，亦不准與該衛所贖職收支，參閱在職罪。

由是可知立功贖罪之嚴矣。按立功贖罪法，國家邊地可以保，武職得以勸，囚犯又無飢寒致死之虞，亦善良之策也。

(十) 力役

力役贖罪于明代最繁，因彼時舉凡國家一切操作，皆以罪囚充任，因時之需，按罪等第工作，故事例不一：曰輸贖，曰謫戍，曰屯種，曰炒鐵，曰煎鹽，曰鑄錢煎銀，曰運磚運灰運

水等項，例證不暇枚舉。今將諸帝力役贖罪事，詳述於左。明會典卷一四三云：

洪武八年，令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罪照年限工役。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者，發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十五年令管杖罪囚悉送滁州種首蓿，每一十，十日。十六年，令徒流管杖罪囚，代農民力役贖罪，役十日，准管二十，杖十一，徒流各計年准之。三十五年徒罪囚人撥充園子監膳夫，照年限拘役，又令罪囚工役管罪每等五日，杖罪每等十日，徒罪准所徒年月，加以應杖之數，流罪三等俱四年一百日，雜犯死罪，工役終身。永樂二年，奏准徒流發充恩軍者，於長安左右門造守衛官軍飯食，于漢趙二府牧馬。不充軍者，充園子監膳夫，將軍軍伴土工，或於北京為民種田，遵化炒鐵，或自買船運，或擺站運鹽，管杖罪上鑪鑪作工。十一年，令囚徒運糧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照年限。杖罪每等五百株，管罪每等一百株。宣德二年，令匠役雜犯死罪鑪鑪終身，工役徒流管杖罪論年限工役。正統五年，令囚犯無力贖罪者，沿海邊衛軍舍，餘照舊例的決，還役隨住。陝西民雜犯死罪，文職官吏，應印承差贖罪備，照例發莊浪等衛安遠等運漚所，充軍擺站，其餘各處軍職旗軍舍管杖的決，雜犯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照徒年限。福建浙江山東發本處沿海，貴州四川廣西雲南陝西湖南發本處沿海，廣東發廣西沿海，江西南直隸發浙江金山衛沿海，北直隸河南發宣府，俱發總兵官處，定撥衛所，立功備禦哨瞭。滿日，發回衛所還職前役。民人陰陽人等，俱發附近衛要去處擺站。十三年，全四川各井竈丁犯罪加役

雜犯死衛者，罰役五年，流以下遞減半月，俱於本井上工，日加煎鹽三斤。天順四年，全雲南罪囚雜犯死罪并徒流罪無力者，解發各場煎銀，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各照限。成化十六年，令問發運灰運炭等項罪囚，有貧難無力，監追半年之上，運納不及者，許赴所司告送原問衛門，但係軍民舍餘及例該革去職役之人，俱照例改撥做工擺站，其例該復還職役之人，有貧難情願做工者，亦與改撥。弘治二年，令內外徒罪囚犯不分軍民舍餘無力者，俱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工炒鐵等項科斂。十三年，奏定凡天文生有犯竊盜拘摸搶等項，亦刺字充警，并雜犯死罪俱做工，不在收贖之例。凡內府匠做，犯該監守常人盜竊盜拘摸搶食者，俱問罪做工炒鐵等項。其餘有犯徒流罪者，拘役住支月糧。凡太常寺厨役，但係請告詞訟，及因人連累，問該管杖罪名者，納鈔贖，仍送本寺看役。徒罪以上，及姦姦詐偽，并有誤供祀等項，不分輕重，俱的決做工，改撥光祿寺應役。凡樂戶雜犯死罪，無力做工，流罪決杖一百，拘役四年。徒杖管罪，俱不的決，止擬拘役，滿日着役。若犯竊盜拘摸搶等項，亦刺字充警，凡王府旗軍舍餘人等犯，該管杖者，納鈔及杖罪以上無力者，在京俱做工，在外俱發充儀從。

續通考卷一三九云：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評定贖刑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管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餉納米納料等項贖罪，以上係不虧差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以上係行止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管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

發充儀從，情重，前贖鈔從，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與例難的決之人，管杖亦令做工。按古者罪人無閒坐之理，城垣則令之修築，鬼薪則令之劈柴，倉庾則令人舂米，故明代有罪者，令其以力役贖罪，猶有古之遺意也。

第四章 明贖刑之利弊

第一節 明贖刑之利

有明一代，廣設贖刑者，所以重民命，濟法之太重也；且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故軍士缺糧，或遇乾旱水潦，則藉贖以助之；近地有警，輒藉罪囚往戍；鈔法不通，亦賴贖罰以平；且凡國家一切工役，多以囚人充任。所以然者，省工資，節庫款也。上述皆贖刑之利，本文第二章明制定贖刑之作內，業已解明，故不煩另叙矣。

第二節 明贖刑之弊

凡事有一利，則有一弊，譬諸爲法，須視利弊之多寡，而爲取舍。察明代之設贖刑也，其初尙有其利，法亦謹嚴，然行之既久，法漸廢弛，猶不知改易，流弊則從而生焉。茲分述之於左。

(一) 閹宦藉題搜利

歷來閹宦，多以弄權斂財爲事，殘民以逞，斷喪國本，實亂亡之原也。因君主多昏庸不振，酒恤國事，以故社鼠城狐，得假虎威，大胆妄爲矣。明初，設罰米贖罪例，及劉瑾用事，受害者比比皆是矣。明通鑑卷四十二云：

正德三年八月庚寅，劉瑾憾前尚書韓文楚，指撫萬端，會戶部偶遺故籍，欲以爲文罪，屬尚書顧佐上其事，委咎于文，佐不可，奪佐俸三月，尋逮文及侍郎張縉俱下錦衣獄，數月始釋。調知文廉家業貧困，創罰米法以困之，罰文千石輸大同，縉五百石輸寬府。尋又假宅故罰文米再，家業蕩然。佐以失謹意，疏乞病，始得釋，以劉幾代之，瑾憾不置，三罰米，輸塞上至千餘石，家資稱貸以償。自是忤瑾者，悉誣以舊事，入之罰米例，中外文武無寧日矣。

又云：

「正德三年九月庚戌，劉瑾責令前後諸官罰米者，皆定限完報，下戶部議，在京者，自今日始，限一月，在外及去任者，俱自移文至日爲始，依水程遠近，定限赴倉輸納，違者聽內外管糧官舉劾，一時列上前後罰米官員之數，自一千石韓文以下，凡罰米五百石至二百石者，一百四十餘，惟南副都御史陳壽生延緩倉儲虧損，罰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貧不能償，上章自訴，瑾知其貧，竟免之。諸官之罰米也，多以公事及過備，折而中傷之，往往鬻產陪納，或稱貸償之，瑾藉此納賂，後有因事誣誤而獲其網者，往往賂瑾求免，雖平日清謹者，懼遭滅擊之苦，而遷就以爲自全之計矣。」

明史卷一八六熊綱傳云：

熊祥守汝明，道州人。二年，（正德）與總兵官伏羌伯銳討平賀縣賊，劉瑾以前汝明勇事，深疾之，伺察無所得，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尋以中旨罷之，已復抵延綏倉儲爛為糶罪，罰米五百石，責歸躬輸於邊，籍家遂破。

鴻猷錄卷十一云：

正月，瑾矯詔廷杖，逮至留都，監諫官二十餘人，皆罷之，尙書林瀚，主事王守仁，論救，瑾罷瀚官，罰米三百石，杖守仁，謫承澤驛。

觀此，知逆瑾實藉罰贖之名，大肆搜括，以肥己身，而作威福，別有法不若無法矣。

(二) 貪官併爲已有

明代贖刑雖嚴，贖穀罰金雖多，然漫無稽考，所有贓罰品物，多被府吏沒爲已有，於國家竟鮮補益，明大政要卷二十云：

宣德七年六月，復置都察院廣濟倉，時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南西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廢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廩，謹儲集，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此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戶部亦不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御史劾奏。」

皇明大政紀卷二十二云：

許讚奏言：郡縣備所贓罰贖錢引價稅課等銀，多肆乾沒，漫無稽考，宜命盡數歸贖倉備賑，從之。

(三) 滋擾良民少補實際

明代設贖刑之意，在乎佐緩急，充府庫，實邊振荒，然遊關搜刮，府吏吞沒，徒擾百姓，于國家則無濟於事也。明季南略卷三云：

小民正犯各有正律，除真正強盜人命，決不應贖外，其餘徒杖者，折贖不定例。近因軍興費繁，凡一切訟獄，不論事之大小曲直，但以犯者身家厚薄爲差等，借題措餉，院道府官，動罰千金萬金。州縣官動罰數百石米，或百石折銀，以充軍需，究無實濟，致小民傾家破產，性命隨之，如此虐政，宜痛革。

明史卷二零九周怡傳云：

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登嘉靖十七年進士，怡上疏曰：人民以盡心報國家爲忠，協力濟事爲和，未有公卿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禦外者也。大學士豐嵩與尙書談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尙文，又與總制侍郎羅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孰甚。今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災疫未銷，歲開賑銀之例，而府庫不充，累頒蠲租之令，百姓未蘇，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

張文忠全集奏疏一云

「昨者恭詣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稱：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祖宗朝國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尙有贏餘。自嘉靖二

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比之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微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查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課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萬餘，每年尙少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

按居正之調查罰贖之入，連折色錢糧及鹽課等稅結算，年收不過二百五十餘萬，每歲支放，須四百餘萬，每年尙少銀一百五十餘萬，可知罰贖之實入，並不爲多，而姦吏得藉罰贖以擅作威福，乾沒民財，可謂得不償失矣。

(四) 贖刑之矛盾性

太祖開贖刑之端，自謂權宜一時，其實即出一時之喜怒也，雖有定制，然其前後，自相乖背，如此則民何所措手足？後世變本加厲，巧立名目，閹官點吏，藉以漁財，則民怨聲載道矣。春明夢餘錄卷四十四云：

工部尙書王肅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以俸折贖，著爲令。

明史刑志卷九十五云：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輓死，工部尙書夏祥懿杖下，廷杖之刑，實自太祖始也。

是太祖執法，前後自相矛盾，前者俸贖，後者輓杖死，可知太祖立法，純出乎其一時之喜怒，法制雖設，亦不遵守，良可慨也。

又兩朝剝復錄卷二云：原任吏部尙書趙南星遭戕，舊制老疾納贖，魏廣微恨南星，不允，白髮老臣，荷戈天末。今上御極，復爲卒志憂指匿恩詔，卒死成所，天下悲之。

是舊制遺成者，老疾得納贖，竟以悲恨不允，又與律相互抵牾矣。夫法至於贖，已入歧途，而又悟之，則法何以彰，法不彰，則國危矣。

(五) 明人對贖刑之批評

明史一六四卷左鼎傳云：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兵贖，黜職如，復何顧憚

哉！又卷一八五叢蘭傳云：關陳十事，言文武官罰米者，露產不能償，朝臣譴成，刑官妄引新例，銀鍊成獄，沒其家貲，校尉徧行邊塞，勢焰灼灼，人懼自保。

又卷二二〇李世達傳云：世達因災異上書，以諷浙江饑，或請令罪人出粟除罪，世達曰：法不可廢，寧赦毋贖，赦則恩出於上，法猶存，贖則力出於下。明通鑑卷二三云：

侍講劉球應詔陳十事，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古人君不親刑獄，必有理官，蓋恐任喜怒而輕重失平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勅增減輕重，不敢執奏，及訊他囚，又勸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冤，宜使各舉其職。至運輒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

史忠正公集卷一云：一講贖刑。夫他罪可贖，從逆何罪？而亦可贖。藉曰借給軍需，姑寬寸磔，抑思諸臣已無寸壤尺產，不應沒入司農，又何有贖錢？舊帝以肥家，又資溫飽而買罪，異日即有閃爍窺伺，皆以納贖爲萬變之長策矣。

第三節 明代贖刑之影響

上述諸論以史可法所論論者最切，如諸臣之金穴積於何代，攬於何人云云，則將贖刑之積弊發露無遺矣。

明贖刑提及之緣由雖多，然考究其最初之動機，與最終之目的，皆爲藉以補助財政經濟之拮据而已。於是兵餉不足，則借罰贖以挹注；遇水旱天災，亦借罰贖以振濟；然不知國家之罪囚，罪囚注，取之何方，則未計也。故父坐贖，不能償，各子處借貸不得，因而走險掠奪者有之；愁悶而死，有之。是欲其生，反速其死，欲其安，反趨之亂也。況官吏繼任，則銳意搜刮，因例生例，欲其安，反趨之亂也。況官吏繼任，則銳意搜資，是以例生例，欲其安，反趨之亂也。況官吏繼任，則銳意搜武，定制以贖，粟納銀成獄，反趨之亂也。況官吏繼任，則銳意搜中，至社會混亂，朝臣諫諍，重贖財而輕法，故犯者日多，而自洪禍，借贖！

(完)



閑情賦讀後感

識 因

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一書乃現代傳世最完整的一部總集如果殘缺的不算，那麼也可算是最早的一部了。他以「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作為標準，選錄上自周漢下迄齊梁各時代中著名作家的偉大作品

不論詩賦詩文散文祇要合於他所定的標準，換句話說，也就是純文藝的創作，他就把他選錄下來，按照牠的體裁和內容，排列在各體各類中，讓讀者可以對每一種文體的特徵有準確深刻的認識，同時他又是每一類文章全按時代排比，更能讓讀者洞悉各時代文人的作風，全有他的特殊色彩，所以每一種文體的演變史，就很顯明地印入讀者的腦海裡。這部書的價值是難之日月而無懈作的了，又豈是後人的妄評所能增損牠的光輝呢。可是有一點很特別，令人不解，我們試把文選的總目翻開一看詩贈答四行體上選了兩首陶淵明詩（始作編軍參軍經曲阿作）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樂府內挽歌選了一首陶淵明挽歌，雜詩下文選了四首（雜詩二首詠貧士一首讀山海經一首）雜詩上也選了他的「首擬古詩此外「辭」體選了他的一篇讀去來，獨沒有選他的閑情賦，最初真有結不盡，後來讀了昭明太子作的陶淵明集序

看他說：

「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

才恍然了解他所以不選的原因大概就在這一點上了。現在我先不說我的意見，謹將前人的議論介紹一下。

蘇東坡是最對昭明太子不敬的一位，他在東坡志林裡說「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者，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也。」

這一段話關於蘇李詩和李陵答蘇武書均係僞作而昭明選錄確是尺璧之瑕，而不能為昭明掩飾的（用清錢謙益遺集語），可是我還想替他分辯一句，答蘇武書這一篇文章雖係贗品，可是文筆非常條暢，詞藻煊染也很合宜，真合乎「典而不野，麗而不浮」（用昭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語）的條件，他又那肯棄而不錄呢。至於說他選陶詩太少那恐怕因當時風氣使然像鍾記室評詩，淵明之中品，沈隱

侯宋書謝靈運傳論，暢言文藝也。獨遺淵明而弗及，可見當時風氣或以偶麗居宗，葩華是極，昭明雖心不以爲然但在取去之間仍不免要拘於世俗之所尚而多寡之數顯然有別矣。並且各人喜好不同，若子瞻喜陶而少陵謂其非知道（用雙遺集語）淵明之詩固不因少陵一言而見損，昭明之選又豈以子瞻之議而見棄哉。由此也可說昭明選陶詩過少實不足爲病，那麼他不選陶情賦更不能算是疵瑕了。無怪宋韓滂泉曰說：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蘭情一賦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余以東坡爲強生事。」

真是一針見血的話，也可以稍壓東坡之氣焰而讓昭明有喘氣的機會。並且我要要善昭明申說一句，他對於淵明確是欽佩的，看他的陶淵明集序裡說：

「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述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並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貧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推崇淵明也可以說是到了極峯，試問還要怎樣描摹才算數呢。並且他如果不喜歡陶詩陶文，又何必花費力氣去整理編校淵明的集子呢。他

之所以說「白璧微瑕，唯在蘭情一賦」正是他所以愛之切的表現，大凡一個人都有這種心理就是總不願他所愛的人有些微的疵瑕，所以他的批評正合乎春秋責備賢者之旨，東坡不明乎此，就不免要怪他強作解事了。

以上所說好像有點偏袒昭明，特意代他分辯似的，實則不然，我並不贊同昭明認蘭情賦淵明不當作的見解，祇不過不願對古人過事苛求像東坡那樣非薄他罷了。我認爲昭明所以不滿意他的原因是認爲文中沒有諷諫之意，好像全是勸人談情說愛，其實這是誤解的，須知蘭情賦的蘭字祇能寫作闕字而不能以闕字代替，因爲闕字說文訓爲闕也，從門中有木，是其本義，而引申爲防止義，如易家人「闕有家」經典釋文云「闕防也」，又文選傳「闕邪存其誠」宋衷注及左傳昭公六年「闕之以義」注亦云「闕，防也」而闕字說文訓爲闕也，從門月由隙義引申作闕暇解，是此二字義本不相近，然據段玉裁云「闕古多借爲清字，又借爲欄字」（段氏說文注卷十二上門部闕字下注），證之古籍，其言信而有徵，蓋詩十畝之閒「桑者閒閒分」釋文云「閒本作闕」，又爾雅訓注「近處闕」莊子逍遙游注「足于身故闕於世也」則陽「縣衆闕者也」釋文俱云「閒本作闕」然則闕可借爲清之閒解，而閒却未聞有借爲防閑之閒解者，這正好像亂字有治字義，離字有遇字義，而該用亂字離字時却不能逕以治字遇字替代，因爲牠倆並沒有叛亂分離的意思啊。這情形又好像莫字是古暮字，暮字是古影字，暮字是古曝字，後來莫字暮字都有了別的意思，牠們原具有的訓解反另造了三個新字來代表，於是這三個舊字依然可以保存其原有訓釋而三個新字却不克享有此三舊字的後起義。由此看來昭明陶淵明集序蘭情作闕情，不是傳刻之誤，就是他誤以爲闕字

可以互通，殊不知若作閒情就大乖淵明之旨了。因為其賦閒情本義確在防邪，而非誨淫，龐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

「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

淵明之以閒情命篇本斯旨，並且他在自序裡明云：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固聞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可見他作此賦並非自創一格，完全承繼前人勸人要發乎情止乎禮義，不可縱情放慾，為彼所累而追悔無及。並且他所說的「綴文之士，奕代繼作」是指王粲《閑邪賦》，曹植《靜思賦》，應瑒《正情賦》，陳琳《阮瑀的止欲賦而言，閑邪止欲其義更顯而易明，又那能說淵明的閒情賦獨不是這個意思呢。再看賦文末尾說：

「尤蔓草之為會，蕭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于八選。」

又何嘗沒有諷諫之旨而勸人歸於正呢。因蔓草一句係指鄭風野有蔓草這首詩，據小序說：

「思過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已經很顯明地說出是男女幽會之詩，再看原詩說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更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願。」

更是確鑿有據不容道學先生再設辭辯解了。而淵明用此正表示他是不贊成男女幽會苟合，所以勸人要誦讀邵南之詩，來澆滅熊熊火而歸於閑正，然後才能心靈體胖而優哉游哉呢。至於他所說的邵南餘歌究竟指那一首而言因為既沒有自注可依，又無前人傳箋可憑，所以很難臆斷。不過一定是一首樂而不淫的詩句以斷言的了。我現在姑且根據這一點來作一個嘗試的推測，尚望碩師大儒有以教之。

召南，按段氏說文注六下邕部邵字下注云「凡周召字作邵者俗也」一起是十四首詩，我細讀一過，覺得如果小序的話可信，那麼有四首詩是具備了做「蕭邵南之餘歌」一句的注腳的資格的。第一首草蟲小序說：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

可是一讀全詩，看他說：

「嘒々草蟲，禮趨阜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一點看不出「能以禮自防」之意，並且也誠如姚際恆《詩經通論》所說「為大夫妻豈尚慮其有非禮相犯而不目防者乎，此不通之論也。」所以這首詩用來作注不很恰當，其次野有死麕小序說：

「野有死麕，無禮也，天下大亂，禮廢，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單看這幾句話好像淵明所謂「蕭邵南之餘歌」應該指這首詩才對，可

是一看詩的內容就大謬不然了。原文是：

「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樛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尫也吠。」

簡直是一首淫詩，和野有蔓草又有什麼高下優劣正邪之不同呢。所以我不敢大膽作肯定的語氣說淵明從詩序之言而認這首詩是勸人歸諸正的，有誦讀的必要。此外還有一首行露小序說：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醜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再看詩的全文說：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

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牆，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

亦不女從。」

也很近似，彷彿一位貞女確有不畏醜暴而守其節操的決心，完全從字裡行間流露出來，所以我想這也是淵明絕對贊許的，說不定就是他主張要牢記在心中的那一首呢。另外一首標有梅，小序說：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也正和野有蔓草的「男女及時，思不期而會焉」的意思相反，如果說淵明那一句「標有梅之餘歌」是指的這一首，就小序的立場看那是最恰當也沒有了。可是細讀全詩卻又好似不很確鑿，因為他說：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既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絲毫看不出「男女得以及時」之意。如此說來這四百詩都有做注腳的資格，若單憑詩序不管內容，自然以標有梅最合適，如果想要二者兼顧，那又要推行露為魁首了。無論是行露也好，標有梅也好，淵明的確懷着勸人務必要放淫辭，息邪心的意思總可以不言而喻的了。昭明說他這篇賦有勸百諷一之嫌，這一點我是有同感的，至於說他卒無諷諫，那就有點抹殺一切，顯然與事實不合，我實不敢苟同。至於勸百諷一的弊病正是作諷刺文最易犯的毛病，司馬相如肇端，凡帶諷刺的文章都不能免乎此，那麼淵明用曲終奏雅，勸百諷一的方法來做這篇賦也是風氣使然，使他不能不承襲前人的作風。而這種作風又是賦體最宜於採用的。因為文心雕龍說：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米摛文，體物寫志也。」

可見賦體必須雍容華貴，包羅萬象，以生花之筆說理言志，或狀物寫情，既要文質相繼，又不能偏絃獨張，清唱靡靡，那麼就不免要略事鋪張，稍加渲染了，初意未始不欲藉此描摩以譏其失而戒人勿再墜入陷阱而不拔，然因讀者受其桎梏已久，夜氣不復存在，非特不能惕然以懼，恍然以驚，反益沈迷不反，永無回頭之日矣。無怪漢書揚雄傳說：

「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闕侈鉅衍，

諷於使人不能加也，既適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以風，帝反標標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

真是切中肯綮之言，也是作賦的人所當注意的問題，但是這責任也不能完全讓作賦的人負，因為凡帶諷刺性的賦必有爲而發，總希望對方能够不遠而復，迷途知反。可是怎樣才能讓他欣然閱讀，不生厭倦呢，那就不得不先投其所好，竭全力描寫他朝夕不能離的事物，最後才點明以上所說各節均非正人君子所當爲或所當好，明眼人一點就透，正不必苦口婆心教婦人輩飲泣勸說呢，並且如果對方無遷善改過的決心，任憑你用什麼方法，翻覆規勸，雖罄南山之竹，吐肺腑之言，恐也不能使彼有愧容吧。所以同馬相如揚雄他們雖想藉賦以風而竟不能移武帝成帝之心，未見得是他們用「曲終奏雅」的方法的失敗，實在還是帝王根本就沒有想改的意思，否則以武帝成帝的智慧又豈是不能洞悉微情的人，我想不用說賦文末尾已有諷一之旨了，就是表面上沒有，這兩位明主也會燭照言外之情的，那麼武帝的讀大人賦反標標有發誓之志我覺得是過意的做作，專爲對付那班忠諫的人使他們自動斂口不言，這正顯出武帝的聰明，不但不負拒諫的惡名，反讓入諫者自責己之無能，認爲帝王之所以益沈溺於萬惡淵藪者皆由於己之不善辭令使彼誤以爲奉勸也。揚雄後來不再作賦也是爲他們所愚，認爲賦體不宜於作諷諫用，昭明之認爲淵明大可不作閒情賦恐怕也多少受子雲的影響。可是我却持異議，我以爲這種勸百諷一的賦體作法雖然有讓讀者忽略了勸歸諸正的主旨而更縱情恣欲的危險，但這祇能怪讀者疏忽大意或是明知來諫而故作不曉以文已過，否則讀者又何至於其頭不撞到這個地步呢，那除非真是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的下愚了。這種作賦的方法在我看來正合乎理想，因爲賦是要鋪辭搆藻的而諷刺人又最忌疾之已甚，所以勸百諷一的賦，唯其因他勸百，當然達到文辭華麗的要求又因爲有那諷一，當然是屬於微諫，自然不會遭忌

而取辱了。淵明閒情賦序明云「始則瀟以思慮而終歸閒正」，又說「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再看他這篇賦的作法先描寫絕代佳人的色相，次說明已渴欲與之結爲密友，又苦於無人爲媒，於是生出種種幻想，願變爲衣上之領，裳外之帶，髮上之澤，眉上之黛，以便與伊人一親芳澤，又懼伊屢易屢澆而不能久長，繼又願爲空席，絲履，燭，影，琴，扇，以便伊人服用，而彼欲化爲伊人之影則更可與其形合而爲一，然仍不能永保縣長，於是把這些不能如願的牢騷完全發洩出來可是到最後方悟住者之非，而翻然自振，以求今後之是，真有懸崖勒馬，立地成佛的模樣。所以我覺得這篇賦不但達到了他做這篇賦的目的，並且在技巧上也盡量發揮了他的天才，因爲他寫相思戀慕的情緒一點也沒有過火的地方，如果用「樂而不淫」這四個字來形容牠，實在當之無愧。再退一步說，即便真像昭明所說的毫無諷諫之意，那於淵明的清高，又何傷之有，因爲祇有真有情的人才是至仁的人，因爲不單是狎邪之情是情，對於一切事物有憐憫惻隱之心的也是情，換句話說也就是真知的人不獨痴於情而已，對於世上的一切他都如此，所以才能做到「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的地步，也就是推己及人永遠抱着己之所欲施於人的態度，總有一天普天之下無處不爲仁德所籠罩矣，何況太上不能忘情，淵明又何獨能免他赤裸裸地寫出來，正是他的率真處，也是他的可愛處。昭明以此爲諷也難免讓後人有何責己輕而責人重的感覺。



莎翁作品中的典型人物

小泉 八雲 講
李 忠 霖 譯

小泉的作品，經國內學者介紹譯得很多了；而他的莎翁論稿，似尚未見譯文。莎翁論一書，係小泉翁於一八九九年在東京帝國大學所講，經稻垣嚴氏根據同學的筆記，校訂一過，而後由北星堂印行。最近北星堂改訂的小泉翁全集裡，也未收入。此次譯者於京都舊書肆中，購得此書，頗喜其要言不煩，時見警語，客居無聊，爰為逐譯，本篇係此書的末章，先行錄出，交作雲兒發表於此，惟譯筆生澀未免出乖露醜耳。——譯者——

測驗一個劇本中的角色，有沒有真實的生命，莫若依據你們對於這個角色，能有多少了解。倘若你們能夠立刻了解他——倘若你們能夠有把握地說明他的真相——那末，這位角色，多少祇是一個虛偽的概念罷了。在現實的生活裏，你們絕對沒法了解一個真實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了解他最知己的朋友底個性；每個人底個性底內部，即使他自己的父母兄弟都不會確切地了解的。個人——也可以說個性——是一種深不可測

的東西。所以，容易了解的劇中人物——這種人物，在你們看來，非常完善——一定不十分逼真的。他們祇是表面而已。莎翁劇中人物的絕對底人性，表現得很完美，使你們沒法完全領會他們。對於這些人物，我們時常會發現些新的東西，可是更奧妙的去處却出乎我們的觀察力之外了。

我以為奧賽洛 (Othello) 一劇裡的牙哥 (Iago) 一個角兒，是莎翁給予我們這種性質的最好底例子了。他是一個聰明的壞蛋，——勇敢，奸滑，澈頭澈尾沒有道德觀念的人物。祇要一看這篇劇本，就會對這個人的行為，時常感到驚訝。可是，我們得承認，這些行為，畢竟是非常自然的。想知道這類人物的動機，很不容易，祇有自己本身沒有道德觀念的人，或是具有超特天才的人，能夠想像出沒有道德觀念者在某種情境下，喜歡怎樣做。祇有這兩種人，才能真正理解牙哥的人物。奧賽洛不可能了解他。有正直天性的人，永遠不會理解這

種性格的。在優良的天稟上，他比奧賽洛低劣到沒法相比，可是在劣性方面，他却超過奧賽洛多哩；——他能够玩弄這善良的人，好像貓玩弄老鼠，猴子捉弄小鳥一樣。再看看莎翁告訴我們關於這個人物底奇突事實。世人往往不能理解巨惡——天生的罪犯——的動機。因爲一般普通人的心理狀態底發展，根本和天生的罪犯不同。某種罪惡，會使我們吃驚，就是審判他們的法官也會表示驚訝呢！莎翁沒有確切說明牙哥的動機，他爲什麼恨奧賽洛？沒有明顯的理由說明。有一個地方，牙哥說他疑心奧賽洛曾經愛過他的妻子，可是我們覺得牙哥並不真正相信這件事，所以不能認爲怨恨的動機。很可能，牙哥自己也不能說明爲什麼恨奧賽洛正如我們對於一隻貓初次見到一個孩子，轉身就跑底理由，不能說明一樣。這是純粹本能的怨恨——一個壞蛋對於一位好人的怨恨——混雜着狡詐者對忠實的不可解底藐視感覺。直到這悲劇的終局，也沒有說明究竟。審判者命令用嚴刑，想使牙哥招供，而他竟回答不願再說。我們相信他要保留他的說話，所以他的秘密永遠不明。這似乎是一種他想說也沒法說明的秘密。對於牙哥，我們所能知道的，祇有從他的言行裡得到一些，可是，所得到的，祇是些提示和建議，完全不可捉摸。個人生活的背面，本來就都隱存着罪惡和熱情的陰暗底深淵，有些人就靠這種能力生存，這種行爲，在罪犯中更不乏其列。要完全了解牙哥，一定要從心理發展的立場去研究他，——像龍白羅素 (Lombroso) 在他最近的名著

裡研究罪犯一樣。

就莎翁的描寫而論，也確實是一種驚人的藝術。至於他所寫的其他壞蛋，——雖然各各不同，——我們也祇能領悟到我們可以理解的那些實際人物一樣的限制。拿麥克伯斯 (Macbeth) 來舉例吧，這個壞蛋，和牙哥完全不同。當我們把麥克伯斯研究一下之後，我們證明他祇有一方面是壞的。麥克伯斯不像牙哥那樣，全無道德觀念，相反地，他的道德觀念很深。他能够談愛情，這是牙哥所不能的；他還願意被一個女人所約束，這也是牙哥所做不到的事。當他去殺一位有恩於他的朋友底時候，他也完全明白他將犯滔天大罪。在他已經犯了罪之後，他感到一種可怕的海恨，而使他心如刀割。麥克伯斯還信仰宗教，很迷信，非常怕鬼，而牙哥並不相信超自然的事物。麥克伯斯的壞，無非受到他的野心的感情所激勵，好像有一種不可抑制的瘋狂，附在他身上一般。在他的天性裡，這種感情，特別發達，以致衝破一切感情，而爆發出來，就是他本人對於這種感情，也覺得完全無能爲力。他並不想殺人，他也不想做罪犯，——但是他的良心和理智，沒法抑制他野心的火焰。從那個時候起，他瘋狂了，——他的行爲，他的言語，他的思想，一切的一切，都瘋狂了。他這樣的壞蛋，我以爲可以予以同情的。我想你們都知道一個瘋子的舉動，除掉在大多數的情形外，也能很合理的。當莎翁創造麥克伯斯這個人物的時候，一定也研究過這種事實。然而我們絕對不能完全了解一個

瘋子，即使醫生也不可能。所以我們也不能完全了解麥克伯斯在這篇劇本裡，常常留給我們一種神秘性，恰好知道真實的人生一樣。

現在且不談這些壞蛋，我們再研究些莎翁其他劇本中的主角，他怎樣用戲劇方法去處理的。我想你們已經念過哈姆萊特 (Hamlet) 了。我不知道你們能否了解哈姆萊特和其他的人物。過去，研究這篇劇本，已經經了好幾百年，到現在，才開始知道哥德 (Goethe) 是確切說明哈姆萊特的第一個人。(說他有王子的性格) 哥德說，哈姆萊特的悲劇，是躊躇不決的個性所造成的；一位秉性懦弱的人，突然陷於可怕而無法處理的境況中，哥德祇指出這個暗示。由這暗示逐漸發展，到現在，我們比較明白莎翁對哈姆萊特這個人物的用意了。哈姆萊特雖則優柔寡斷，而並非完全懦弱的人，他確是一位很複雜的人物。試想像一下，如果「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在哈姆萊特的地位，又將如何？你們也許想威廉或者可以在一天內，克服這許多困難。雖然如此，你們可別輕視哈姆萊特，因為他不能像威廉那麼幹，雖然他也想到。你們一定得記住威廉完全不是一位可愛的人物。他很像老虎那樣「溫柔」有那樣剛强的能力，再加上他的非常狡猾和敏捷，人家稱他是獅子和狐狸的混體。哈姆萊特祇是一個平凡的人，雖不較次於一般人，而並不比一般有才智的人更勇敢，更可愛，更狡猾。應付像哈姆萊特所遭逢的這種進退兩難的事，非有超乎常

人的才具不可。他發覺他的父親被人毒死，他母親又嫁了毒死他父親的人，並且那個人現在做了皇帝了。皇子要弑皇帝，也是一件困難的事；而且殺了皇帝，對於過去的事實，也無所裨益；更何況，那皇后，他的母親，是一個共犯；雖然處死她是罪有應得，但總不能由她自己的兒子，親手把她殺死。對他母親的愛和對她罪惡的恐懼，混合在一起。那末，他容忍一切，不設法替他父親復仇嗎？或者一位意志堅強而聰明的人，能够隱藏他所有的感情，等待着機會的來臨。然而這是需要許多聰明的行為的，而哈姆萊特又是太厚道，不會裝扮偽君子的。再加他對於這件事情的發見，給他一個極度的打擊，幾乎使他瘋狂。他不能抑制他的感情，即使對已經和他訂婚的女子，也很殘酷，祇因為他沒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他也知道，倘使不好好地把感情抑制，生命也會有危險的。果然有圖謀殺害他的事實。這兒，我不需要再講其餘的情形；把哈姆萊特當爲懦夫是不對的。他的理智和勇氣一般堅強，理智告訴他複雜的關係，因此剝奪了他的行動的力量。這是一個非凡困難的處境，祇有偉大的才具，纔能打破這個難關，而哈姆萊特又不是具有偉大才氣的人。以上所講的話，祇是就劇情揣測之辭。劇情裡祇告訴我們兩件事；——從言行方面，說明哈姆萊特的性格，和他所處的境況。其餘的，一定要自己去推量了。對於這個人物的奇異個性的證明，每位讀者，都有一個不同的觀念。假使本班同學，在仔細研究本劇後，每人寫一篇討論哈姆萊特個性的文

章，我可以斷定各人都有一種不同的評價。因為，每一個人，設想處於哈姆萊特的境地，依着各人特別的氣質和獨特的感覺能力，對於這個處境的困難，有種種不同的觀察。莎翁給我們

的哈姆萊特底描像，恰和真實人生中所能見到的人物一樣。這個人不會自己告訴我們爲什麼不幹——他並不告訴我們，自己意志的懦弱。所以，我們祇有猜想了。

再舉二個嫉妬的顯著底典型吧——奧賽洛和萊翁底斯 (Leontes) (在冬天的故事 (Winter's Tale) 的人物。) 這兩個角色，代表同樣的感情，——但是表示的方法，完全不同。奧賽洛的嫉妬，是本質高尚，並且毫無疑義是很自然的。——被偽造的證據，而陷於瘋狂。這種證據，羅織得非常精巧，看起來好像真的一般。萊翁底斯的嫉妬，却完全不同了。天生是好疑而誦詐的人物，——他並非不能談愛，而想像中總有一些可疑，差不多是一種心理病態。祇要他妻子對人家說了一句好話，他就鬧得天翻地覆。一分鐘前，他很寵愛他的孩子；祇要一起疑心，他就會疑心到這孩子是否爲他親生的孩子。一會兒，他就變成癡狂般的殘忍，粗暴不正常；他的朋友和顧問們忠告他會因此而遭到怨恨和迫害的，他就幻想全世界的

人，都結黨反對他；幻想他所有顧問，都秘密地受到皇后的影響。這是一種非凡醜惡相的嫉妬，但是比奧賽洛少些危險。奧賽洛不能回想他行動的結果，而萊翁底斯後來能够承認他的愚蠢，加以悔改。在兩個人物的描繪中，有很多地方，始終沒有解

釋明白，祇給我們去想像他們，想像許多沒有闡述明白的地方，想得愈多，發見愈多，這是人生——人性祇能由想像而見到的。

我再引起你們注意一件事，莎翁幾乎描寫過各式各樣不良的和善良的女人。他的劇中人物底人性，很可以拿那些不良女人底顯著不同點來證明的。這些女人，一些兒也不相像，即使李爾王 (King Lear) 裡那一對壞蛋姊妹，也不一樣。普通的劇作家，往往把他的壞的角色，寫成一個典型，即使他能把好的角色寫得不同。我們每每容易如此想，壞的人物，總是一樣的，簡單的，所以隨便假造了。我們所以特別容易如此做，理由很單純，因爲我們不願意研究壞人，因此，我們對醜惡的事物，連睜都不睜一眼，對卑鄙的，厭惡的，連聽都不聽一聲了。對於壞的東西，我們沒有耐性去研究，好像我們全都明白。壞的方面，可以教訓每個人，什麼東西，會給他痛苦，羞恥和憂愁的，而我們却每每避而避之，祇有很偉大的人，才能有耐性，並且用公正的態度，去研究人性的陰暗面。莎翁在這種「哲學的容忍」上，——很忍耐地去分析壞人，——沒有人能够和他並駕齊驅的。他比人家認識得更清楚，知道人世間沒有完全的善良人，也沒有完全的壞蛋。完全壞的人物，祇有神話裡才有，——西方宗教裡的魔鬼，理想中的妖魔，不論人類傳到那一代，最壞的人，總有些好的性質的。莎翁創造的人物裡最壞的一個，——牙哥，是一個殺人犯，沒有普通道德觀念

的人，是強盜，是賣國賊，是罪惡的說謊者；但是不能否認他有聰明的才智，有兵士的勇氣，有探險者的堅苦精神，不折不扣地在許多國家裡從軍，並且除非有特殊目的，他從不暴露他猙獰的面目。對他的妻子，他似乎是一位很好的丈夫，直到最後她違反了他，才因此而被殺，惡劣的根性，在牙哥身上佔着優勢，但他究竟也有好的個性存在啊！在莎翁的不同的淫婦裡，也可以找到同樣情形的例子——不論都市生活中下賤到底陶爾婦希白 (Doll Tearsheet)，(亨利四世第二部中之女角——譯者註)或是埃及皇后葛麗奧屈拉 (Cleopatra)。這又使我想起最近英國批評家的一個發見，——莎翁劇本裡的善良女人，並沒有以前註釋者使我們相信的那般好。

詹姆森夫人 (Mrs. Jameson)，當說莎翁全劇本裡的女角們，都是最美麗而忠實，差不多有些個是近乎完全的女人，這是莎翁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李爾王一劇裡的考黛麗亞 (Cordelia) 普通都認爲是一位可愛而忠實的女兒底模範的她很可愛，那是毫無疑義，但她並不是忠實的模範，——她太過裝作忠實了。被她的姊妹們的偽善和虛偽所激忿，她忿怒地喊出「太老實」(Oh perfarkness) 的一句話，——老實到了過分的程度，不再是純粹的老實，而變成過激和不自然了。她並不這麼說，不僅是因爲她想做忠實，並且因爲她忿怒了，她被惹厭了，她父親突然自私地發怒，一定在這個女兒方面，明白了這種虛偽。假使她把這個意思表示得柔和些，溫文些，婉轉些，這老皇帝也

許已經理解她，已經能夠寬恕她沒有詔諛的能力了。我們不必去研究莎翁的人物中，那些個是善良的模範，那些個是惡劣的典型。我們祇當他們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那末我們可以見到他們是多麼生動活潑了。

在戲劇中，能够創造男女人物的全部典型的，莎翁要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至少在英國的戲劇界裡。步趨他後塵的人們，都是比較渺小的人，——的確太渺小了，他們不懂得莎翁的高超；很可能，莎翁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高超處；但是，那是當然的，沒有一個人能够在生前知道自己的高超。他被人稱羨，被人聞名，被人用種種可能的讚辭頌揚，可是這種名聲，這種贊美，並不能完全包容「大眾」和「愛戴他的人們」想像得到的他的最高榮譽。全國的人，經了幾百年之久，去研究他的偉大。我們猜想，在他生前，祇被人認爲是一位聰明的詩人，一位很好的劇作家和一位很愉快(亞)伙伴而已！他的崇高，在伊麗莎白時代 (Elizabethan Age) 的目光，所領略不到的。(本節完)



零在數字中間的重要性

——數學史閒話

維 錚 鐸

在數學的各部門裏都可以看到零與其他數字具有顯着不同的性質，可是自數學史裏——由記錄數字轉到計算數字的歷史過程裏更能明顯的看出零在數字中間的重要性，本文即由吉田洋一著「零の發現」一文中擇與零之性質有關的數段節譯而來的。

譯者

(一)

翻開歷史一看，一八一二年的時候，拿破崙遠征俄羅斯，結果是很悲慘的失敗了。那時法國三十五萬大軍之中，據說有二十五萬左右未能退回，而流落在東歐一帶。其中有一位少年的工兵官科彭斯烈的也就被捕爲俘虜了。二年間寂寞的俘虜生活，使他得潛心地研究數學，造成了現代射影幾何燦爛的一頁。並且在一八一四年回歸故國的時候，還自俄羅斯帶回來珍希紀念的土產，那就是俄國的算盤。

把和我國算盤大致一樣的俄國算盤，送到他故鄉的小學校裏，小學校的教師和學生都認爲是那樣的希奇，認爲是俄羅斯的特產。可是我們看一看歷史，看一看數學史，知道在那時的

三四百年以前，法國或西歐全早有算盤了。不過經過這三四百年的演變，牠又無形地消滅了，這才造成了一般人對於彭斯烈的俄國土產的驚奇。那麼這驚奇的構成，純粹由於算盤的消滅，可是爲甚麼算盤會在西歐消滅了呢？我們爲研究這問題無形中又得到許多其他的結果。現在先往前追溯三四百年看一看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間的大事：那就有

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一四九八年達馬士革發現印度航路

一五二二年麥哲倫航行世界一周

以及金屬活字的發明，使過去被一部分人所獨佔了的「知識」才有可以漸漸普及於一般人的趨勢。而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之宗

教改革，一五四三年哥白尼之地動說的發表；這些新的知識全使中世以來重覆在全歐大陸上之教會的權威，開始走入動搖的途徑。一方是知識的普及，一方是交通的頻繁，新航路的發現，東西文化的交流，全是這一段時期的特徵。而算盤在西歐的消失也大體在這個時候。

從前很普及的被使用的算盤，爲什麼到那時被人捨棄了呢？那原因無疑的是現在所使用的筆算從那時才開始出現。可是爲什麼筆算能代替算盤呢？這是本篇的主題。

我們現在用的數目字，叫做阿剌伯字，當然是由阿剌伯傳到歐洲的了。可是這種字母並不是創自阿剌伯人，而是印度人所造的。

阿剌伯現在雖是處於歐洲人的重壓之下，可是在第七世紀左右的時候，曾經經過很大的撒拉遜帝國。領土的龐大，東方達到印度的北部，西方經過北部非洲，到了西班牙。由於這個帝國的出現，使東西文化，發生激烈的交流。希臘的古典文學，很多全被譯成阿剌伯語，傳到阿剌伯。和這相反的，阿剌伯的數字，也在那時傳到歐洲了。現在在英、德、法各語所使用的 *Algebra*，也是阿剌伯語轉化來的呢！由第八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時候，正像我們現在學歐洲語言的意味一樣，歐洲大陸的人，全認爲獲得知識的唯一關鍵，就在於阿剌伯語言的學習了。

其後撒拉遜帝國分裂爲東西二加里沃王國，東方的王加里

沃王國首都就是現在近東風雲的中心地巴格達。在七七三年的時候曾有一個印度的天文學者到巴格達宮來覲見。他帶來了在印度作成的天文表，進獻於當時的加里沃教王。所以我們可以推定印度的記數法，大概也在那時候傳與阿剌伯人的。並且在以後的阿剌伯數學家的著作裡也常常看到「印度算術」的這個名詞，這也可以旁證我們的推定是正確的。

原來的阿剌伯人並沒有數字，全是以言語來表示。隨着四方的征討，領土的擴張，財政的膨脹，數字的需要是越來越增加了。所以這時印度的記數法傳到阿剌伯以後，不久就正式成爲阿剌伯的數字，政府、數學者、商人間全很普遍的使用了。在很短的時間就能被一般人普遍使用的原因。決不能僅歸因於阿剌伯人之好奇心與豐富的異國風趣崇拜性。事實上印度記數法有優於任何其他記數法的長處，所以牠能再度傳到歐洲，以至現在被全世界普遍的用着。那麼牠的長處在那裏呢？讓我們和其他的記數法來比較一下吧！

(一)

用印度的記數法記數目時，如二萬七千五百二十九，我們就寫成 27529。這時候的文字出現兩次。不過一個表示二萬，一個表示二十。這種記數法的特點就在這裏——同樣的文字，由於被寫的地位的不同，就可以表示出不同的數目。換句話說我們的「記數法」是「取位的」記數法。用取位的記數法來表示數目字的方法，正和用算盤來表示數目字的方法一樣。可是

要想用取位的記數法把所有數目都在紙上能表示出來，那麼只用由 1 到 9 這九個數字是不夠用的。這一點是我們最應注意的。例如要寫十八，和一百另八和一百八十的時候，18, 108, 180。無論如何「0」這個數目字是必要的。反之有了「0」以後，用這十個數字，就能把所有的自然數（即正整數）全可以自由的表示出來了。

這樣寫「0」的位的數目雖沒有變更——在算盤上講，即不動那算珠，使牠空過一位。——可是若沒有表示這空位的記號，很顯然的我們的取位記數法就不能成立。所以這個「0」實在是印度記數法——取位記數法的核心呢！於是有人會這樣想，僅由於這類似「0」的記號的出現，那麼我們由算盤換到取位的記數法，不過是一步之勞罷了！這樣想的人一定很多吧？

可是這簡短的一步之勞，實在是人類歷史上的巨大的一步呢！埃及、希臘、羅馬等號稱古代文明的國家，雖由時代場所的不同，數目字形狀和構造上也有多少的差別，可是共同之點全是多用算盤來計算。計算的方法，如果暫且不顧的話，在算盤上表示的方法，大致和現在相同的。

這樣的過去了幾千年——在這些古代文明國裡，取位的記數法一直也沒有被人發現。換句話說，這幾千年的文明國民，都在沒有零的概念的夢中過去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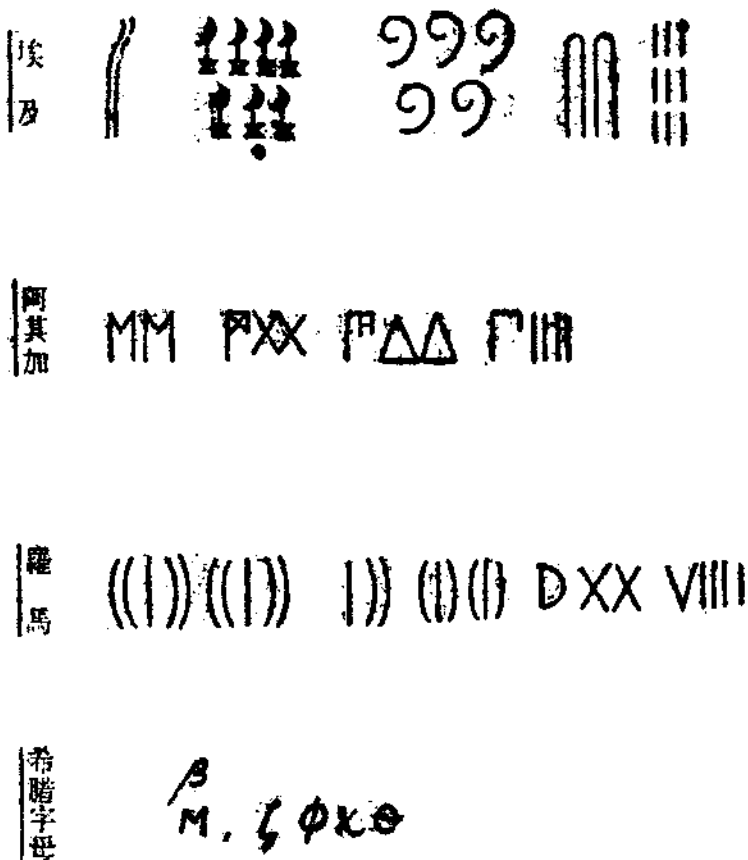
可是埃及、希臘、羅馬等古代文明國家所用的數字是怎樣

的呢？我們一個一個的看一看：埃及的記數法裡，表示單位的是象形文字：比如表示「萬」的用手指；表示「千」的是像蓮蓬一樣的花樣。這樣的記數法，從紀元前三千三百年左右的時候就被人使用着。以復形狀雖也變更，可是整個來說，組織是沒有改變的。

希臘的記數法有兩種：一種是從紀元前六世紀的時候起，以雅典為中心的阿其加附近地方使用的（見圖）這樣的數字，至紀元前五世紀波里克列斯時代，才正式定為公用數字的。這裡的記號除去表示一用「1」以外，其他全是希臘語各個數詞的字頭：比如表示「千」的「Χ」是 ΧΙΛΙΑΙ (千) 的第一個字母；表示「五」的「π」是 ΠΕΝΤΗ (五) 的第一個字母「π」的古代寫法。至於表示「五千」的「W」不過是上述兩種合併起來的記號吧！到紀元前五世紀的時候，在希臘除去上述的記數法以外，另外通用一種以希臘字母表示數目的。（見圖）這種以希臘字母表示數目的方式，雖出現於阿其加式以後，可是由於需要很多的字母的一點看來，牠比阿其加式決不是更好的一種記數法。

至於羅馬的記數法，還和我們現在用的鐘表上的文字大致一樣。不過有很大的數目的時候，有幾點不同的：表示「一千」的不用 M，而用 (I) (見圖)；表示「五百」的用 D，正是一千的一半；以下表示「一萬」的用 (M)；表示「五千」的用牠的一半 (D)，全是可以想到的。所以在羅馬的記數法裡，我們看到的特點，表示五、五十、五百的用 V, L, D。這樣看來，嚴格的講，

羅馬的記數法決不是十進位，而應該說是五進位的。



(四)

看過上面的三種記數法，我們可以知道哪個也不是取位的記數法。比如在羅馬的記數法裡，表示「十」的是「X」，和牠的位置沒有關係的。由此看來，零在這幾個古代文明國家裡，沒有被人發現的原因，正有牠的道理存在。就是在那種文明程度的環境裡，零還是不需要的呢！比如19, 108, 180，這三個數用羅馬的記數法表示出來，就是XIX, CVIII, CLXXX，雖沒有

表示空位的記號，也能很明瞭的區別出來的。

這幾種記數法最大的共同缺點在那裡？那就是每增多一位（桁），至少要添一個新字（有的要添兩個）。所以要想把所有的自然數都表示出來，那麼一定要增添無限多個新字來表示單位了！那不是當前最大的困難嗎？

譬如使用同數字種類最少的埃及記數法的場合，像方才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出要表示五位的數字，只用五種字就可以了。這樣很容易誤會比那十種的計算用數字還要簡單吧？可是這是由於專看此等比較小的數目的緣故，要是數百億的場合，就是埃及式也需要十一種數字了。

在希臘用希臘文字做記數法時，據說為表示一億的數目，很經過若干學者的心血。於是傳說那時認為「一億」是數目中最大的。正好像在南非洲的布休曼地方的人，對於數只有一和二三的觀念，三或者三個以上就不能區別，而統稱之為「很多」。這樣的民族，自然不會談到文明，由此我們也可以以「一億」當作測量當時希臘文化的尺度了！

看到現在世界自然科學的進步，產業的發達，應用體大數目的場合太多了。所以印度的記數法實在是一日也不可缺的東西，或者也可以說要沒有印度記數法，也許會沒有現在的科學文明呢！

印度式記數法的長處，還不止於此點。例如用印度式記數法寫出的兩個數目，一見就可以判斷這兩個數目孰大孰小，這

也可以說是這種記數法的顯著長處呢！還不僅限於此點，我們現在因為筆算四則的計算，過於執習了，所以就很容易忘掉牠賜與我們的恩惠，為什麼四則能够這樣容易的計算？這是我們應該銘記在心頭的，要沒有這取位的記數法，我們不會得到這麼便利的算法的。現在假如我們還要用舊式的記數法來做四則筆算的話，加減法我們姑置不論，乘法除法的如何困難我們會

可以想像到的。事實上像我們上面所看到的，在古代的埃及希臘和羅馬等國，計算全用算盤，數字的用途不過限於記載計算的材料和結果罷了！

自古以來把記數法分成「記錄數字」與「計算數字」二種，不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印度的記數法才是唯一的「計算數字」，同時也是超越一切最合理的「記錄數字」呢！

「唐招提寺論叢」

唐揚州大雲寺僧鑑真為開元開東南大師，講經之暇，修造故寺八十餘處，供養十方衆僧，其數無量。天寶元年，日本僧榮叡及普照到揚，懇請大師赴日傳授戒律。天寶二載攜從者二十一人出發，途遇匪患，道路不通，因而中止。其後天寶三載十二月，四年一月，皆阻風而輟。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與榮叡普照議妥攜從者三十五人乘舟出發，遇颶風飄流至海南島，經雷州半島之高要縣，經廣州韶州復還揚州，此行因受南方瘴氣所侵雙目失明，日僧榮叡且死於此役。至天寶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滿，吉備真備及阿部仲麻呂(是衡)等山長安東歸，特訪大師於延光寺，乃請同舟東渡，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安抵日本，時年六十六歲。

大師至日本後，孝謙天皇(女帝)敕旨慰勞，於大佛殿前建立戒壇，天皇、皇后、皇太子俱登壇受戒，沙彌證修等四百四十餘人受戒，舊大僧靈祐賢璟等八十餘人亦皆棄舊戒受大和尚新戒，朝野上下，尊崇無比，至今尊為戒律宗第一祖師，乾元二年在奈良創建唐招提寺，廣德元年五月六日大和尚面西而化，享年七十六歲。翌年揚州諸寺得遣唐使傳來之凶耗，設齋致祭，東向舉哀三日。

本年日本唐招提寺戒學院鑑真大和上頌德會出版唐招提寺論叢一冊，由京都桑名文星堂出版，(定價八元五十五錢)頗可參考，用特介紹如左。(中華君子)



之 茶 書 (續完)

岡倉覺三撰
魏敷訓譯

第二章 茶之流派

茶是藝術品，所以發出他最高雅的味道，需要名人。茶有種種，也如同繪畫之有傑作與劣品——概為後者——一樣。然而點佳茶並無特殊的祕法，如同畫「*egg*」，雪村的名畫也沒有規則一樣。每點茶皆具備個性，帶有對於水和熱的特別親和力，伴有獨特的追憶，備有特有的談話法。真的美一定是常存在於此。由於社會不承認藝術與人生的單純基本法則，我們蒙受了多大的損失呢。宋詩人李仲光曾嘆世中最可惡者有三，即錯誤的教育害了有為的青年，鑑賞的庸俗減少了名畫的價值，手法的拙劣將佳茶完全浪費。

茶與藝術相同，也有時代和流派。茶的進化，略分為三大時期，即煎茶，末茶，淹茶三者。我們現代人乃是屬於最後的流派。這些茶的種種欣賞法，代表地流行的當時的時代精神。因為人生乃是我們內

心的表現，不知不識的行動，是我們內心不斷的發露。孔子說「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大概是因為我們可隱藏的偉大非常鮮少，些微小事也過於顯露自己。每日發生的小事件，與哲學詩歌之高翔，同為人種的理想之批評。迥所愛好葡萄酒之不同，也足以代表出歐洲各各時代和國民的各各特質，與此相同，茶的理想也代表出種種情調的東洋文化的特徵。煮的團茶，攪研的粉茶，沏的葉茶，各各明白表示出唐、宋明的心境。如借用藝術分類上濫用的名稱，可以將他各各名之為古典的、浪漫的、和自然主義的茶之流派罷。

南方所產茶樹，從極早的時代已為中國植物學界及藥物學界所知。古書中寫作檉、檉、蔞、檉、茗種種字樣，有醫波勞爽精神，強意志，調視力的效能，所以頗為重視。不單用作內服藥，因能減輕 *Relaxin* 的疼痛，屢製為膏藥作為外服藥。道教徒主張為不死靈藥的主要成分，佛教徒在他們長時間冥想之中，作為睡魔預防劑普遍服用着。

四五世紀時，成爲揚子江流域住民的愛好飲料。到這時才出現代所用的「茶」這個表意文字，顯然爲古時「檮」字的俗體。南朝詩人有熱烈崇拜「液體硬玉之泡沫」的遺跡，帝王對於高官有功勳者賜以上製之茶。但是這時期茶的飲法，還是極原始的，茶葉蒸後，入臼搗之，作成團，加米，薑，鹽，橘皮，香料，牛乳共煮之。這種習慣現在西藏人及蒙古種族間還在實行，他們用這些混合物造成一種奇怪的 *Smet*，俄國人用檸檬片，他們從中國的沙漠旅行團學到飲茶法，還代表古代飲茶法的殘存。

使茶脫離野蠻狀態到達理想的境界，實在需要唐朝的時代精神。推八世紀中葉陸羽爲茶道的鼻祖，他生在佛，道，儒教混淆時代。爲當時汎神論的象徵主義所促迫，人們在特殊事物中，看出了萬有的反映。詩人陸羽，在茶湯中認爲和支配萬有的同樣有調和與秩序。在名茶茶經中，關於茶道有組織的加以說明，從這時他被尊爲中國茶茶者的保護神。

茶經分三卷十章。第一章論茶之源，第二章論製茶器具，第三章論製茶法。按他的說法，茶葉質最良者必須如下面所云，如胡人轉者，緊縮然，馱牛隨者，嚴攪然，浮雲出山者，輪爾然，輕飄拂水者，灑澹然，又如新治地者，澇暴雨流潦之所經。

第四章列舉茶器二十四種專門敘述，自風爐始，至容納一切器具之都籃止。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陸羽對於道教象徵主義的偏好。借此觀察中國製陶術上所受的茶之影響，也是有趣味的問題。中國磁器，如大家所知，其源起於表現硬玉妙不可言的色彩之試驗，結果唐朝產生南方的青磁和北方的白磁。陸羽認爲茶碗青色爲理想之色，因爲青色能增加茶的綠色，白色使茶變成淡紅色連累茶味也不佳了。他用的景團茶。後來宋代茶人用粉茶，所以他們喜歡深藍色及黑褐色的重的

茶碗。明人用淹茶，喜歡輕的白磁。

第五章陸羽敘述點茶之法。他去掉鹽以外的混合物，更詳述歷來重視的水之選擇及煮沸之程度問題。據他的說法，水以山水爲上，江水居中，井水最下。煮沸有三階段，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團茶炙之柔如嬰兒之臂，用紙護貯之。初沸則合水量調之以鹽味，第二沸放入茶葉，第三沸將少量冷水注於錢，澄茶以育其華，然後斟茶碗中飲之。這時儼然有如酒神，如晴天爽朗有浮雲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於水滑。唐詩人盧同所詠，即爲此等佳茶。

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茶經其餘各章，論及普通飲茶法之俗惡，和著名茶人簡單的實錄著名的茶園，一切不同的茶器及茶具的插畫。最後一章不幸闕如。

茶經問世，彼時當然起了大的波動。陸羽受代宗(七六三—七七九)的援助，聲名大振，門弟子群集。據云通人之中，飲茶時能區別出陸羽點的茶與其弟子點的茶來。某官人由於不知此名人所點的茶之味道而名垂不朽。

宋朝流行抹茶，生出茶的第二個流派。茶葉在小白中研爲細末，器內注開水，用竹製精巧小帚攪之。因爲新方法發生，陸羽的茶葉選擇法，自不待言，即茶的點法，多少亦起了變化，鹽水不再用。宋人對茶熱狂不知所止，講究飲食者，互相競爭發見新異的方法，而且定時舉行競賽以決定其優劣。徽宗皇帝(一一〇一—一一二四)是位偉大的藝術家，雖不能說是行止適宜的皇帝，然而爲得茶的珍種，不惜費用財寶，帝關於茶之二十四種親爲作論，其中重視「白茶」，認爲是最珍奇的良品。

宋人對於茶之理想，與唐人相異，恰如其人生觀之不同。宋人將先祖用象徵表現者努力寫實的來表現。在新儒教的心中，宇宙的法則雖不反映於現象世界，然而這現象世界，即是宇宙法則的本身。永劫是轉瞬，涅槃是永久在掌握之中，不朽存在於永遠變化之中的這種道教思想，滲入他們所有的思想裡。有興趣者是在他的 *being* 而不是行爲，最緊要者是做著完成而不是完成，這樣人就直面上天了。新的意義，漸次進入生存之術中，茶已非風流遊戲，而成爲自性了解的一種方法。王元之稱續茶謂如直言之澄靈，其爽快苦味令人思善言之餘。蘇東坡云，茶之清淨純潔，真如有德君子之不可污。佛教徒之間混雜道教教義較多的南方的禪宗，成立了苦心精誠的茶之儀式。僧人等集聚於菩提達磨像前，儀式嚴重如聖餐一般從一只茶碗中飲茶。這種禪的儀式，終于發達而成爲十五世紀日本的「茶湯」了。

不幸十三世紀蒙古突起，由於元朝的建政，中國終被劫掠征服，宋代文化產物完全破壞。十七世紀中葉企圖國家復興，從中國本國興起的明朝，永困於內亂，接着十八世紀中國又爲北狄滿洲人所支配。風俗習慣一變，昔日的影踪全無，粉茶被忘記了。明代一訓詁家竟至想不出宋代某典籍中所記載的茶筥的形狀。那時的茶，是將茶葉放入碗中泐水來飲。西洋諸國所以不知道舊的製茶法，乃是由於歐洲人在明末才知道茶的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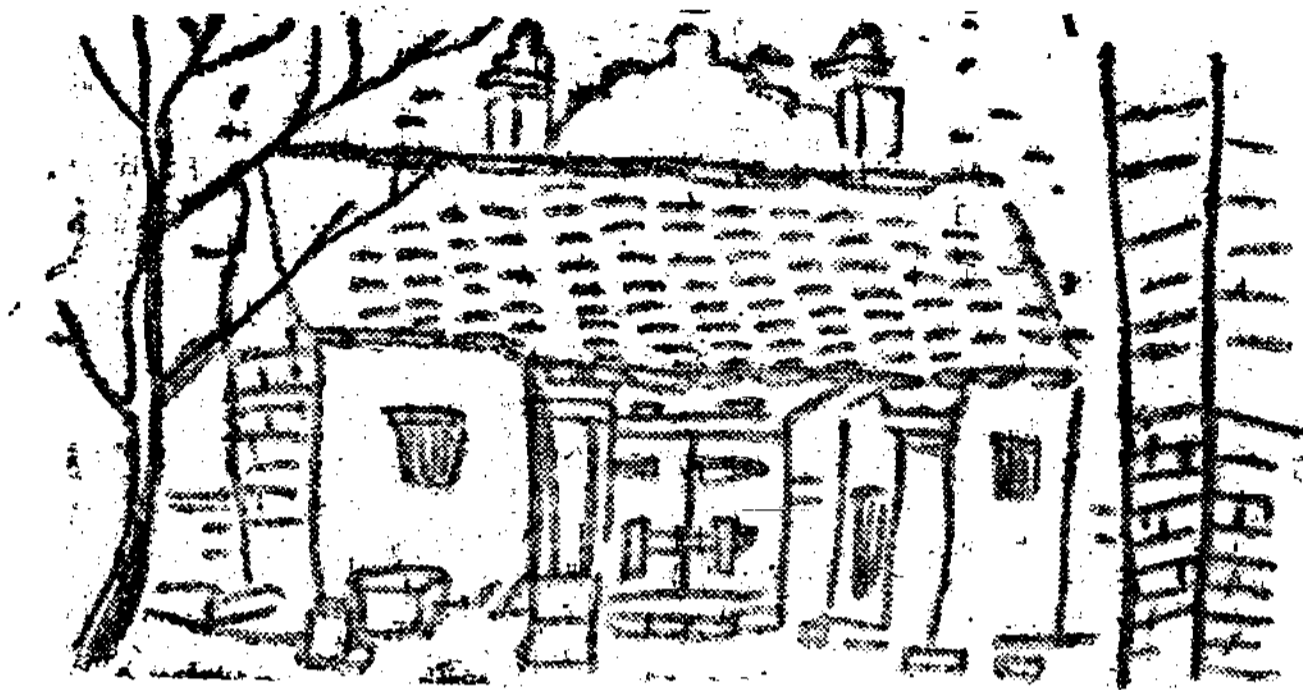
在後世的中國人，茶是佳美的飲料，而不是理想的東西。該國長年的災禍，剝奪了他們對於人生強烈的興趣，他們成了現代的，即是年老由夢中清醒過來。他們失掉了對於構成詩人和古人永遠的青春和元氣之幻影的崇高信念，他們成了折衷家，靜信宇宙的因襲而覺悟了。是得如此，雖然玩弄上天，而謙遜着不征服天也不崇拜天。他們的葉茶，放出花般的芳香，可令人驚歎，然而唐宋時代茶湯的 *Romance*

在他們的茶碗中再看不見了。

日本追隨着中國文化，所以完全知道茶的三時期。七二九年聖武天皇在奈良朝廷上賜茶於百僧，早即見於記載中。茶葉蓋由遣唐使輸入，按當時流行的點茶法來點。八〇一年僧人最澄携茶種歸國植於叡山，其後與年俱進，不但成爲貴族僧侶的愛好飲料，茶園亦產生了許多。宋茶於一一九一年研究南方禪宗去中國的榮西禪師歸國時，將新種傳入我國（日本），種植在三個地方，一處是靠近京都的宇治，現在還是稀有的名茶出產地。南宋禪宗以驚人速度普遍了，因之宋茶的儀式及理想也推行很廣。十五世紀時由於將軍足利義政的獎勵，茶湯完全確立，成爲獨立的通俗之物。爾來茶道在我國（日本）地位確定了。後世中國的煎茶，十七世紀中葉始爲日本所知，比較的最近才開始使用，雖然在日常中煎茶至於取粉茶而代之，然而粉茶現在尙作爲茶中之茶佔有他的地位。

在日本的茶湯，才能看出了茶的理想的極點。一二八一年蒙古來襲，我國（日本）將他完全擊退，所以在中國本國爲蠻族侵入不幸而斷絕了的宋代文化運動，在我們還能繼續着。在我們茶是超出飲用形式的理想化，成爲與生存之術有關的宗教。茶崇拜純粹與風雅，即是在這種時候，主客協力，成爲施行自應世姿態中作出了無上幸福神聖的儀式的口實。茶室是寂寞的人世荒野中的沃土，疲勞的旅人，聚集此處由於藝術鑑賞共同的泉源，能醫好了口渴。茶湯是以茶，花卉，繪畫等爲主題而編成的即興劇。沒有打破茶室情調的一點之顏色，沒有損壞物之 *Rayon* 的輕微之聲音，沒有紊亂調和的一指之動作，不談打破四圍統一之一言，一切行動單純的自然的進行着——這就是茶湯的目的。而且非常不可思議的，這些全屢次的成功，因爲在一切的背后，潛存有微妙的哲理，茶道是道教哲學的姿態。

(完)



土佐日記

紀貫之原著
聶長振譯註

二月二日，朝雨，午刻止。別和泉之灘以去。海上如昨，不見風浪。

經黑崎^①之松原，地名曰黑，松色爲青，而磯邊之浪如雪，真作蘇芳^②，五色之中，只少一耳。此際自箱浦^③牽纜以行，舟中或作歌曰：

海上風聲息，箱濱波不生；人皆將此海，說似鏡般明。
舟主復嘆曰：「究竟已盡此月！」悲苦不勝，比見獵心喜，遣興亦作歌曰

春日長如素，恰如舟所絡；匆匆四五旬，我輩同飄泊，聞者心中，得不竊笑其平凡無奇耶？但只微聞「舟主躬自以爲精心之作，如加貶辭，將取怨矣！」而已。俄風浪大作舟止。

① 地在今大阪附近。

② 青赤色。

③ 即和泉日根郡箱作村也。

二日，風雨未息，鎮日夜祈於神祇。

三日，海面如昨，未出舟，風吹不已，打岸之浪復回。因歌曰：

我欲備青緹，備之亦不足；何能穿淚珠，如彼荆山玉。日竟以暮。

四日，舟子言：「今日風雲之態甚惡！」，乃未出舟；然竟日風浪未興，舟子不悉天候，等諸乞食耳！此港之濱，富貝及石，絢麗多致。因儘以亡兒爲念，舟中人遂詠曰：

浪浪爾能爲，興波在我瀨？爲忘過去人，欲捨忘憂貝，某不勝情，爲遣旅愁，亦歌曰：

皎皎忘憂貝，光華如我兒，爲因愛子心，此貝置弗持。爲女兒子，親返童心。人言：「豈如白玉哉！」但亦有謂「亡兒固甚麗也！」，感連朝未發，某女復有歌曰：

吁嗟此和泉，凄凄非冷冽；只空度日時，汲取我何屑！

① 日本瀬戸内海最多，殼扁平而厚，前方稍尖，後圓，淡紫色裏白。

五日，今日始別和泉之灘向小津之港^②，松原在遠，皆無喜色，爲歌曰：

行行行不盡，漫漫此國土，此土是松原，原在小津浦。

爾時命舟子：「天氣甚佳，曷不速駛！」，船首乃令舟子輩言：

「舟中有命速曳纜，晨間北風未作前！」，言頗有歌意，乃船首自然流露，非有意以歌爲言也。聞者無不驚奇，書之亦符和歌字數。衆祈今日休作浪，驗矣！地恰爲鷗群遊處，某子喜近帝都，詠曰：

祈請波不興，風來豈恰意；白鷗群可觀，誤作浪花墜。

爾際已過石津^③，此地松原頗有致，濱延甚長。比向住吉^④去，或作歌曰：

忽憶自身事，因觀住吉松；松齡固甚遐，乃我早龍鍾。

亡兒母，無或忘其子，乃詠曰：

請鱗此行舟，泊於住吉岸；忘憂草可拾，知否情能斷。

非可忽忘，懷念少休，尤增遐想。似此亦詠亦思之間，不意風起，舟只屢進屢退耳，頗有沈沒之態。船首曰：「住吉神，得非照例欲有所獻耶？」神亦同人世矣！因言「請以幣帛獻之！」依其言，但風無少息，反益猛厲，舟甚危急，船首復言：「此乃不鑿於幣帛，舟不進，仍宜獻神所嗜也！」，復如其言。思將何物，云：「請有二，而鏡僅一，可以獻也！」，乃投於

海，良用愛惜，投竟海忽澄如鏡鑑，或乃歌曰：

鏡投水裏去，風日忽晴佳，今見此形狀，因知神所懷。

全非住江志憂草岸之姬松^⑤等歌中之神矣！雖憊極目爲之眩，但由鏡痛見神子之心，船首之意，蓋即神所懷也。

① 地近今之大阪。

② 即和泉國大鳥郡，見和名抄。

③ 地名，地近大阪，今爲大阪之一區，以住吉神社於此，聞名日本全國。仁德天皇朝，封住吉神，爲海上守護之神，乃名其地爲黑江津矣，今其地有住吉神社，住吉公園等名勝，爲遊大阪者常至之地。

④ 萱草之異名，日本以住吉所產爲最有名。

⑤ 住吉，古以「住江志憂草」，「岸之姬松」名之，視爲風雅之地，後世作歌因之。此處蓋痛言神之近俗也。

六日，過浮杭之所^⑥，達難波^⑦，自此入河口^⑧。皆喜，尤以老夫婦，額手相慶。彼病舟淡路島之巨子^⑨，聞近京口，亦大歡呼，抵首舟底，詠歌如次，

暨然愛不已，上國屢縈思；刺葦^⑩馳舟去，難波^⑪可之。

所歌出人意表，人頗驚異，其中舟君大稱讚，謂曰「頗可觀，殊異於病舟時之面目也！」

⑥ 古無燈塔，以浮杭用示舟船應行之方向。

⑦ 即今大阪，古名難波，亦名難波津。

⑧ 即淀河之河口，淀河，流於大阪市內。

⑨ 老嫗也。

③ 難波之章，古貨盛名，故道及之。

④ 即難波河川之意。

七日，今日自下游漸上，河川乾涸，頗費手脚，舟時滯弗進。爾時，舟君抱恙，君本不解風雅，向不曉歌詠等事，賞淡路巨人之歌，喜京口之近，思有頃，獲一奇作，曰：

雖曰近京門，孰期河水涸，舟行既不前，我病亦偕作。是為病而作也。意不盡，復作曰：

本欲早歸里，舟遲果奈何，無情東去水，對我緣殊苛。歌因京口漸近，百無聊賴而作，頗以「遜於淡路女人之作，不詠豈不妙乎？」為念。已夜，乃寢。

八日，舟行猶艱，泊於鳥飼^①御牧場處。舟君舊疾復作頗苦。或持河鮮^②來，返饋以米，男輩竊議「米珠可釣魚也！」似此類事頗多。因持齋，魚置未用。

① 在攝津河之畔，場為朝廷經營，故名。

② 以下文「魚置未用」考之，知蓋指魚也。

③ 古事記，載神功皇后以飯粒釣年魚事，此所云然，蓋本之。

九日，心焦急，未曉發舟。河中無水，舟踟躕不前。中途和田港^④泊舟處^⑤索魚米，與之。舟漸上，經渚院，憶院之故事，誠多風趣。坡後植松木等，中庭寒梅怒放，皆云，「此昔聞名之所！」，地係在原業平中將^⑥伴故惟喬親王^⑦，詠「芸芸人世中，多作如斯想，不絕櫻花開，神情方蕩漾」。處，茲有與者，匿於歌曰：

松過幾多年，凄然容不變，面容屢改更，偏有渚之院。

又或詠曰。

梅子最多情，主人猶憶念，香風似昔年，依舊芳容豔。京口喜近，舟亦上行，早歲出都皆無子，今則有產於彼者，此輩在停舟所，携兒出入。亡兒母見之不勝悲，泣而歌曰。

昔同出上國，多已携兒回，荒草委童軀，中心不勝哀。父聞之悲亦不勝，此非因嗜歌而作，蓋中土東國，率作歌於不勝悲苦時也。宵泊宇土野^⑧處。

① 今在何處不明。

② 原義今不明，似為停舟之所。

③ 不詳，與惟喬親王事，詳於伊勢物語。

④ 亦不詳，其詳與上同。

⑤ 大阪京都間一小地名，在攝津，今名鶴殿。

⑥ 十日，因故未行。

十一日，微雨不止。盪舟上行。見山起東方，訊之，乃八幡宮^⑨衆喜禮拜。見山崎橋^⑩益喜。暫艤舟於相應寺^⑪畔，縱商各事。近寺處，植柳甚夥，或人見柳映川底，乃作歌曰：浪紋消復生，轂轂多形式，恰似柳垂絲，青青影所織。

① 即石清水八幡，日本靈域之一。

② 冰鏡謂「聖武天皇神龜三年，行基菩薩作此橋，行法會於其上」云云，乃自昔有名之橋。山崎，乃地名也。

③ 山崎之名寺。

④ 十二日，留山崎。

⑤ 十三日，仍在山崎。

十四日，雨，遣人赴京取車。

十五日，車來。舟居鬱鬱，移寓民舍。民有喜容，具盛饌。見主人所具，殊愧慙，多方饋之。其家人起居，親近而有禮。

十六日，夕在途中見山崎肆中細箱之箱，饅餅^①螺貝之形如昔，肆人之心，未知仍如故否？島坂^②處，爲其盛饌，似此之事，非所必需，去既如斯，歸亦復然，人多所遺，我亦回敬。入夜亟思入都，未行，月已出。月明乃渡桂川^③，衆言「此河與飛鳥川^④異，淵泉從未易。」或為詠曰。

桂川映月明，清影河中潔，月影與桂川，並無今昔別。又或詠曰。

土佐出帆時，桂川雲際望，今朝川上行，襟袖濕無狀。或又詠曰。

桂川與歸心，雖似無通假，河水與鄉情，其深不上下。喜抵京口，歌亦遂多。夜深不辨咫尺。入都，狂喜。抵宅遲入時月甚明，周遭情狀，一目無遺。傾圯不堪言，較傳聞猶甚。居留之人，亦無聊賴。謂曰有垣，猶存一室之狀，乃向所望者，且每致書，必有所遺不絕，今見如此，僕從憤呼，余亦未之禁。雖覺惱人太甚，但仍思有所饒也。地有窪陷如池沼，瀟水之所，蕭處原有松，意其可歷千年，孰知五六年中，已無孑遺矣。其交柯者，乃近所生耳。舉凡概付荒蕪，皆徒呼負負而已。信目所之，無非相思之種，有所懷憶。復在此所有亡女，未能同歸，尤覺淒楚。就中見同舟率携孩提以嬉，不勝悲苦，竊有同感者，乃詠歌曰。

彼處所生兒，無能歸故里，偏偏此幼松，生在林園裏。意有未盡，復詠如次。

吁嗟女兒子，安得如松柏，松柏壽千齡，並無別可惜。難忘，苦楚乃多，書亦不能盡。如之何思速有所歸之耶？

① 餅形如螺，油炸之物。

② 地在山城乙訓郡。

③ 京都河川名，今仍之。

④ 亦京都河川名，今仍之。

三二一，九，二六，夜譯註竟。
三二一，十二，二八，重讀一過。

三十二年暮，奉職電々公司與新民報，日無讀書之暇，遑論譯述。比 錢稻孫師命譯日本古典作品一冊，用付季刊，並限於新年三，四日交卷，爲期只七，八日，已不及矣，乃復僥倖夏間此譯，急讀一過，不當之處，觸目皆是。奈以不容再事添削，勉爲交出，唐突師長，亦知罪矣！

三三，六，七，校者附識

本會會務事業進行概況

(一) 理事會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下午二時在本會議事廳
開第九次理事會議：

(甲) 報告事項

(一)本會民國三十二年度經常收支計算書，(二)本會民國三十二年度事業資金收支決算書，(三)本會民國三十二年度事業施行概況，(四)本會季刊廣告費收入報告，(五)經濟總署函知奉華北政委會指示在公益金項下補助本會經費二萬元，業經領訖，存入河北銀行，(六)補選蘇體仁，許修直，土田豐，丁子尚，西田匠，近澤道元等先生為與亞高級中學校董事，請予追認，(通過)

(七)本會舉辦救濟貧民寒衣經過及收支報告，(八)濟南分會呈送民國三十三年度收支計算書及

收支對照表，請鑒核。

(乙) 討論事項

(一)本國民國三十三年度經常收支預算書請公決案，議決照案通過。(二)本會民國三十三年度事業資金收支預算書請公決案議決照案通過。(三)本會文化部擬出版日本學術論文叢書請公決案，議決照案通過。(四)本會會費年收國幣六元，茲擬酌量增為十元，藉以彌補經常收入，是否可行請公決案，議決照案通過。

(丙) 臨時動議

(一)理事長提議本會成立數年，會員人數有限，而在京同學頗多且均未入會，應如何介紹參加以資提倡請公決案，議決由本會各理事就其服務機關團體負責連絡介紹入會。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下午二時在會議事廳開
第十六次理事會議。

(甲) 報告事項

(一)本會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份經常收支計算書，(二)本會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份事業資金收支計算書，(三)本會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份經常收支計算書，(四)本會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份事業資金收支計算書(五)華北文化事業協會函撥本會民國三十二年度第四次事業資金一萬八千元，已領訖存入上海銀行。(六)北京與亞高級中學校呈送民國三十二年度校務報告會請鑒核，(七)本國募集寒衣結束情形暨收支計算書請鑒核(八)駐日留學辦事處函送民國三十二年度留學生統計表請查收參考。

(乙) 討論事項

(一)本會六週年紀念典禮暨第七次全體會員大會應如何籌備請公決案，議決大會議式照歷屆

成案辦理，經費撥算修正通過以
節約而隆重為原則。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星期日)下午一時在本會議事廳
召開第十一次理事會議：

(甲) 報告事項

(一)本會民國三十三年度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月份雜項收入計算書。

(乙) 討論事項

(一)本會民國三十三年度會務報告請公決案，議決照案通過。(二)本會民國三十二年度事業報告請公決案，議決照案修正通過。(三)本會民國三十二年度財務報告請公決案，議決照案通過。(四)本會組織章程修正等案請公決案，議決照案通過。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星期五)下午一時應本會議事廳
召開本年度理事評議員聯席會議

臨時主席理事潘毓桂，記錄文書組主任吳秋帆。

(甲)報告事項 無

(乙)討論事項

(一)主席提議改選吳評議員錫永為理事請公決案，議決照案通過，請提會員大會追認。(二)主席提議理事評議員會議分別舉行，俟選舉完畢再續開聯席會議，議決通過。(理事會評議會分別舉行完畢，二時接開聯席會議，仍由潘理事毓桂主席)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理事會評議會舉行情形，並推舉第七屆理事長副理事長評議長副評議長人選，全體鼓掌歡迎。

(乙)討論事項

(一)主席提議第七屆評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補選管翼賢，石志泉，黃錫齡，王玉泉，王竹邨，邢振鐸，何達，池宗墨，顧敦敏，金少偉，林是鏞，陳定遠，

史光德，徐光遠等十四人擔任請公決案，議決照案通過，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二)主席提議選任孫潤宇，梁並平，方宗燾，鈕先鋒，侯毓汶，楊宗藩為本會幹事請公決案，議決，照案通過。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星期五)下午二時在本會議事廳召開本年度第一次理事會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第七屆理事姓名並介紹新任理事與全體，互表敬意。

(乙)討論事項

(一)檢選本會理事長副理事長案，議決推選蘇體仁，許修直連任理事長副理事長(全體鼓掌歡迎)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下午二時在本會議事廳召開第二次理事會議：

(甲)報告事項

(一)本會民國三十三年二、三兩月份經常收支計算，(二)本會民國三十三年二、三兩月任事業資金收支計算書。

(乙)討論事項

(一)濟南分會函以事業日繁經費不足，請酌予增加補助費案，議決本會經費有限，財力不勝，由分會自行設法籌措。(二)濟南分會函以會址不敷辦公擬利用廠產房屋請由本會代向主管方面接洽撥借請公決案，議決由分會自行尋覓，並調查確實後函告本會以便代向主管機關洽商。

(丙)臨時動議

(一)主席提議與亞高級中學校房產應補行稅契請公決案，議決由總務部長接洽辦理。

(星期五)下午二時在本會議事廳召開第一次評議會。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第七屆評議員姓名並介紹新評議員與全體互表敬意。

(乙)討論事項

(一)檢選本會評議長副評議長案，議決推選吳贊周為評議長，陶尚銘為副評議長(全體鼓掌歡迎)。

(三)本會第六週年紀念及第七屆會員大會

本會自創立以來至本年三月十五日始為創立第六週年，爰於是日在本會大禮堂舉行第六週年紀念大會暨第七屆全體會員大會，蒙中外各長官蒞臨，同人等不勝榮幸，計出席有日本華北駐

(二)評議會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屯軍岡村最高指揮官閣下代表乾
 璋中佐，野副北京防衛司令官，日
 本大使館豐澤公使閣下丁子文化
 課長，佐藤海軍武官代表北浦大
 佐，岩松華北政務委員會最高顧
 問，坂本顧問，井上華北電信電
 話總裁，內藤華北電業公司副總
 裁，西田北京日本居留團長，
 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閣下及
 總務廳五長官代表李岐山外務局
 長，北京市政府對市長代表鈕先
 鐸財務局長，及本會會長王揖
 唐，副會長曹汝霖，理事長蘇禮
 仁，副理事長許修直，總務部部長
 利剛仁，文化部部长錢稻孫及同
 學三百餘人，爲儀開會。首由王
 會長致開會詞，繼由軍司令郭乾
 璋中佐，海軍武官府北浦大佐，
 大使館丁子文化課長，政委會李
 局長，市府鈕局長致詞，繼由
 蘇理事長致謝詞。後舉行第七屆
 全體會員大會，報告會務，財政
 事業各項，繼舉行選舉會長，副

會長，理事，評議員等，至五時
 半聚餐散會。

(二)會所費宿舍費收入報
 告

本會會所寬敞故租用者漸
 多，今將本年一月份至月份收入
 表列如左：

月份	次數	金額	月份	次數	金額
1月份	4次	C¥24.00	1月份	17次	C¥797.00
2〃〃	79〃	414.50	2〃〃	13〃	642.50
3〃〃	133〃	558.60	3〃〃	13〃	517.00
4〃〃	117〃	447.40	4〃〃	15〃	832.00
5〃〃		574.00	5〃〃	26〃	870.00
6〃〃			6〃〃		

宿舍費表

濟南分會三十四年

事業報告

(一)召開理事會議

本分會一二兩月召開第二十六
 次及第二十七次理事會議二次
 第二十六次日期一月十六日討
 論事項二件

(二)年度終結本會及附校職教

員似應酌給獎金以示鼓勵是
 否可行提請討論公決案 議
 決全體職教員及工友每人三
 十元(二)物價日昂生活益艱

本會及附校職教員待遇微薄
 似應提高以維生計是否可行
 提請公決案 議決自二月份
 起全體職教員每人月增五十
 元工人每人月增三十元

第二十七次日期二月十二日討
 論事項一件：

(一)爲募集本會附校基金捐啓
 業已印就請定期舉辦提討論

公決案 議決(一)先由濟南

市着手籌募不足時再向各縣

勸助(二)於二月下旬以會長

正副理事長名義假泰豐樓宴

請濟南市富紳當場勸募(三)

濟南市富紳名單由總幹事與

各理事聯絡擬定

(二)召集會員大會

本分會於一月十六日召集會員

大會全體會員出席討論會務進

行改選會長及各理事結果莊維

屏連任爲下屆本分會會長俞康

德李汝樸吳韶九劉亞五趙君炳

鍾文新姜恩溥當選爲理事王露

洪杜中曲世和郭純中應學序當

選爲理事併推俞康德李汝樸爲

正副理事長當日由附校展覽學

生成新表演餘興頗極一時之盛

(三)舉行附校成立二週年紀念慶

祝會

三月一日爲本分會附校成立二

週年紀念日是日舉行慶祝大會

展覽學生成績表演餘興與本分會

會長及各理事全體蒞會並約請濟南市紳商名流參加繼續致詞會開後接歡宴大會賓主歡聚頗得各界贊許

(四)參加祀孔典禮

三月四月為春丁祀孔大典之期舉行典禮本分會推舉代表參加為大成殿陪祀官

(五)附校設立科學館

為增進學生研究興趣灌輸學生科學知識籌設兒童科學館

(六)附校參加學生講演大會

山東省政府以本年度為教育主旨實踐年為考察全省各級學校對於教育主旨奉行之心得起見於四月二十四日舉辦教育主旨實踐年學生講演大會藉收心領神會之效本分會附校選派學生參加實地講演發揚應如何實踐教育主旨之意義頗獲評判者之嘉許結果名列第二

(七)附校參加濟南市私立學校聯合會

濟南市私立各學校為謀私立學校教育之發展組織濟南市私立學校聯合會以利進行四月三十日開成立大會本分會附校被推舉為該會副會長並為小學分會會長

保定分會會務

事業進行概況

- 一、召開懇談會：為謀會員聯歡起見本年共召開懇談會二次並分贈會員錄所有在保會員均極踴躍參加計第一次三十八人第二次四十一人
- 二、舉辦日華軟式庭球大會：今日華大東亞戰爭決戰之秋我等日華人士應互相親善練成身心以完成兵站基地之使命特舉辦日華軟式庭球大會日華長官來賓亦多參加人數到有百餘人情況甚為熱烈
- 舉辦日期 四月二十九日
- 場所 保定留日同學會
- 庭球場
- 三、協力食糧增產：本會農場原闢成田畦九區于去冬播種小麥今春麥油綠茂盛不下可收當茲增產器中另在農場隙地種植菠菜白菜蒿苣芹菜西紅柿等及利用球場空地與庭邊種植蔬菜甚多按時灌溉施肥預料收穫可觀

四、舉行學術講演會

于五月六日九三日在本會大禮堂講藤澤親雄氏講演計六日下午八時對省垣中等以上學校教員小學校長及教育行政人員與宣傳報道人員舉行學術講演大會並介紹戰時下盟邦日本之先進學術七日下午一時舉行文化人及本會會員會友懇談會又九日下午一時特召集在保會員會友(多為藤氏生徒)舉行茶話懇歡會

五、擴充宿舍：本會以前僅有宿舍三間不敷應用今為便利會員會友旅居起見特於樓側曠場建築日式宿舍一棟俾供會友會員應用經與西松組商會洽由該組承辦已於二月鳩工行將完成至建築費為四萬元

中國留日同學會

青島分會

最近事業報主書(至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三十一日)
一、象棋表演大會
本會為提倡中國固有文化聯絡會員感情藉以設場藝術促進會員對象棋研究之精神起見蒙青島特別市政府宣傳處青島特別

市商會青島大新報社青島文藝協會後援下於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三日午前十時假市民大禮堂舉行第二次象棋表演大會又請本市名手數名表演觀衆達一千五六百人首由鄭理事康致開會詞即開始一段比賽後請名手表演均極精彩表演畢由會長授與獎金及致閉會詞至午後五時成績圓滿散會

二、成立高級華語研究科本會研究學術發揚東方文化促進中日親善起見特成立高級華語研究科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上旬開始籌備自三月十三日報名至三月三十一日報名人數三十五名全數錄取於四月一日午後六時半在本會舉行開學式參加開學典禮者有在青島大日本帝國總領事館文化課三原囑託前島先生本會阮會長及各位理事開會行禮如儀後首由尹會長致訓詞並介紹教師繼由教師代表致詞至七時二十分禮成散會

三、本會為促進中日親善起見於第二次中日善隣週間本會附設高級華語研究科學生野田輝男於四月二十七日晚在廣播電台放送題為「如何實踐中日親善」

大陸最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中日合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出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復、製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三〇番

學用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最新設備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第三卷第二期
通卷第八號

定價壹元五角

編輯者 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

右代表人 蘇體仁

北京和平門內誠謙胡同四五號

電話南局 ①五三〇三

②二六四七

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右代表人 魏元
北京阜成門外北羅士路